

HuilanStudio

作业本 ZUOYEBEN

Encore

加厚

HUILAN LITERARY SOCIETY

LEBAOR

姓名: _____

班级: _____

HuilenStudio

Encore

安可

Written by LeBaor

信息

《安可》Encore

Written by LeBaor.

Team: HUILAN LITERARY SOCIETY

Publication date: March 2025

Version information: Self-printing

Copyright Notice: In most cases, you may use the content of this book at any time without attribution.

Praise:

Guo Mingxuan's review:

HuiLan's novels are simply life.

Based on a true story.

The real name has been hidden.

Contact us:

lebaor@vip.qq.com

X:@NaH1Baor

HuilanStudio

前言

"Encore" is not a formal work specially published, nor is it a complex and large novel. It is just a booklet that I printed out in class and shared with my classmates. If you see this book and want to share it with others, please remember not to let the teacher take it away, thank you!

The theme of this book revolves around the feelings of adolescence, telling those immatures, confused, complex and expectant emotional experiences. Although it is not long and can be read in two classes, the fluctuations and inner struggles of each relationship are what I have deeply experienced during this period. You don't have to have too high expectations for it, because it is my debut work, just a simple attempt to record the emotional details and growth of our age.

"Encore" may not bring you a shocking feeling, but it is a microcosm of a journey I have gone through. It carries all kinds of feelings about love, friendship, misunderstanding and relief. If you are willing, read it to the end, you may find some memories that once belonged to you.

Thank you for opening this book. Whether you are a casual reader or you come here for my pleasure, I hope you can find your own feelings in it.

Okay, I admit that I am a little shy.

This Encore means encore. There is some English in this novel, but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except for the names of people, which are not easy to distinguish in English, everything else should be understandable.

If you want to read, please start with the new version directly. The old version has many errors. For example, you may see unclear references to him, her, and it, and not rich character images... Of course, it's okay if you want to read it.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the old version, the new vers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emotional expression, character creation, and narrative rhythm.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the old version has a good white space treatment and more direct emotional expression.

Enjoy your time slacking off! No, this is a homework book!

目录

目录

| | |
|---|----|
| 信息..... | 1 |
| 前言..... | 2 |
| 目录..... | 3 |
| Opening..... | 0 |
| 旧版..... | 1 |
| 序章 我知道我们的世界有一天会迎来终结 | 1 |
| 第一章 跌宕，第三者，情敌..... | 3 |
| 第二章 Don't want to back in my life | 6 |
| 第三章 晴依 | 10 |
| 第四章 你那全然的莫消息我像只蜜蜂在找没蜜 | 12 |
| 第五章 天台 | 15 |
| 尾声① 搁浅..... | 16 |
| 新版..... | 22 |
| 序章 欢迎来到道夫中学..... | 22 |
| 第一章 菲娜 | 26 |
| 第二章 伊莉雅，有故事 | 29 |
| 第三章 模糊的，不变的 | 31 |
| 第四章 MISS ME OR DISS ME | 35 |
| 第五章 你用指尖阻止我说再见..... | 42 |
| 第六章 半途就来见我..... | 46 |
| 第七章 劳拉 | 53 |
| 第八章 躁动 | 56 |
| 第九章 节外生枝 | 59 |

| | |
|----------------------------|-----|
| 第十章 不可以写坏的故事 | 65 |
| 第十一章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 | 70 |
| 第十二章 断路的星期 | 77 |
| 第十三章 像暴风雨 | 82 |
| 第十四章 跨过天台 | 88 |
| 关键抉择 搁浅？ | 92 |
| 第十五章 搁浅 | 95 |
| A 方向 | 95 |
| B 方向 | 103 |
| 第十六章 新生活 | 105 |
| 第十七章 晓雯 | 107 |
| 第十八章 我回来了，鲁登道夫 | 109 |
| 第十九章 果果 | 113 |
| 第二十章 才离开就开始担心今天你过得好吗 | 118 |
| 第二十一章 到底谁更记仇 谁更麻烦 | 121 |
| 第二十二章 安娜 | 126 |
| Encore（Old）尾声一 | 128 |
| Encore（Old）尾声二 | 130 |
| A 结局 | 130 |
| B 结局 | 132 |
| 故事结束 | 134 |

Opening

I see you that our world is
over in one day

Keep feeling no more will
you be seen past it

"I will see you again" would
be untrue that day

Cannot be a wish to hold
we're got to hide it

旧版

序章 我知道我们的世界有一天会迎来终结

-HuiLan Studio 呈上

“我从来未曾意识到，她会孑然一身地离开我。就像《半岛铁盒》那样，已经习惯不去组织过好一阵子她就会回来。”

“所以你沦落成这样，变得更坏，不再像以前那样？”弗德医生拿着“患者”的报告单，有好些详细，但医生过目不语。

“不，我曾经试过改变，但我认为那只是徒劳无功……”

“Tik...Tok...Tik...Tok...”

见“患者”的脸更加惆怅，弗德站起来，安慰他：“得了，一切都会过去的，无法原谅过去的自己，可非常关键的是，已经有答案了。”

“我……”“Tik...Toooook!”

“好了，这次的心理谈话已经结束了，请下次预约。”

“患者”站起，心有不满足。但丧失了判断的力气……“好吧。”

六年前 鲁登道夫

克林顿在道夫中学读初中那些年，刚开始内向得很，但还好...这个学校有他喜欢的人。啊……不知道叫不叫喜欢。但无论如何，他每周一都期待前往学校，不是为了读书，但有她在周围，克林顿的学习积极性肯定很高，正如一位他的老师会说的：“恋爱不只要朋友那么简单，还要柴米油盐呵呵呵…”对了，克林顿目前看起来只是一厢情愿。

克林顿最开始也并不清楚为什么会迷恋劳拉，在以后的时间，他也不清楚。

在每个课间，当她感到孤独的时候，克林顿便会鼓起勇气，最后为“朋友”的感情打下基础。后来，他们班主任为了控制克林顿的性格，让劳拉当他同桌，本意希望谁也不搭理谁。看起来，他们成为同桌后玩得还挺好的，毕竟两个人课上课下互动还不少。

晚自习，电影。

“欸…克林顿…”

“怎么了”克林顿对 Bazaka 的叹息疑问。

“你自己看，你同桌，挨着别个坐去了，啧啧啧…” Bazaka 开始摆头，“你不应该离开你的位置，我都替你感到着急呀。”

“那怎么办？”“你直接把她锁在里面，喊她哪儿都别去！”

次日，晚自习电影。

“石头剪刀布！”

克林顿又输了，被劳拉打手心了。

“再来……”“我终于赢了！”克林顿准备托着她的手给她沉重的一击！但他脑子抽风了：“怎么感觉你手好冷，给你暖下吧…”

不是…这两个人都能牵手牵个一分钟…劳拉还一动不动，不知道脸红没有。

那时候，他们的关系感觉一直都很暧昧，但克林顿多疑，劳拉给克林顿的感觉十分被动。但下学期他们要分开不再是同桌了。

“如果，疫情回家……”

哪天，疫情快要让学校停课了。克林顿很舍不得劳拉，他留意到，劳拉写了个短文，有关《只剩我和同桌在学校》但无论如何，克林顿想表达一下他的不舍：

他在英语书上写：“I will miss you”后传给劳拉。

等劳拉传回来之后，变成了：“I will miss you, too.”

哼……“如果我想劳拉了怎么办？”他问劳拉。

劳拉传回来一张纸条：“你不是有我微信吗？想我可以和我打视频呀”最后一天，在学校，看着教室电脑上的抖音，克林顿试图把肩膀轻轻靠近到劳拉的肩膀，只是劳拉没说什么…

回家之后，他们时常联系，但感觉没有往常那么热情和温度。为此，克林顿开始内耗。

“你是不是在吊我？”“我没吊任何人啊。”信息不断试探，始终试探不出一个到底。。克林顿被学校的任何人都期待复课。

等真的复课了，总感觉两人心生一层冰在彼此。

好吧，放寒假了，两者难见，元旦之前，他们又吵了一架，克林顿的多疑做出的

质问“为什么冷漠？那你去找别人吧。”劳拉又开始不安。他们不确定关系……无法确定……

元旦，他们在网上跨年，玩了真心话大冒险…说了些有感觉的话…

第一章 跌宕，第三者，情敌

又快是新的学期了，克林顿和劳拉在新学期不再是同桌。即使在学校受环境的影响，两者都不怎么找对方，但好在有好感基础，再回家偶尔还会在网上聊天。

克林顿一直都比较多疑，总是试探劳拉心里是不是有了别人，他因为多疑受挫，认为劳拉对他只是朋友…

但是有一天，克林顿要以经过劳拉家为由，想去劳拉家玩。咦，看起来好奇怪，抽象得劳拉都同意了…“真的会经过我家吗？”

九点上午。克林顿提了一些零食前往劳拉家，劳拉看到他“我看到了你了，我马上下来。”在门口迎接。

等到克林顿走在劳拉家门口前，有一个和劳拉长得很相似的女孩，说：“这…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哈哈哈哈哈……”

劳拉有点害羞，转过头对着她的妹妹：“没有，不是，好不好”

克林顿没说什么，心里却有一点莫名激动…“你快进来吧…”

劳拉家还有两只小狗，猛扑到克林顿叫上…“你要不要去楼上玩？”劳拉正拉开扑在克林顿身上的小狗。“好。”

三人上楼了。劳拉挨着克林顿坐，但还没挨在一起：“你在玩什么？”

“刷抖音”“你在用流量吗？这里有WIFI。”“嗯好……”

无事发生…但劳拉现在挨着克林顿坐了一会儿，两人没有多大的互动，然后劳拉又发烧，回她房间了。

这是，虽然克林顿还在看手机，但他的内心却开始不安：她发烧了？我该不该去看看她？不对，只是“朋友”我配去安慰她吗？她妹妹也在旁一动不动…再说闯入别人的房间是不是不好得…经过内心的挣扎，克林顿选择了原神！启动！

“劳拉——！劳拉——！”楼上传来了尖锐的声音。劳拉奶奶回来了。劳拉发烧了，没听见。她奶奶又开始喊她妹妹：“安娜——！”

“欸!”“你们去赶了集的吗?”“没有。”“这些吃的怎么来了?”“姐姐的同学找她要带来的。”“为什么不喊别人留下来吃饭?”“他在楼上!”

“咚咚咚……”脚步声逐渐逼近，克林顿觉得逃不掉了，便坐着淡定地玩手机。等劳拉奶奶上来之后，看到克林顿，有点惊奇地对他笑了一下。

“安娜，你姐呢?”“她在房间里。”听完，劳拉奶奶走到劳拉的房间，看到她问：“你怎么了?”“有点发烧。”“那就和我一起去拿药。”“不去……”“嘿!搞快点!”然后她奶奶带着劳拉和安娜出门了，临走前还对着克林顿说了一句：“你就现在这里玩哈。”

克林顿嗯了一声，又开始沉迷在游戏里，玩了两个小时，12点左右，她们回来了。劳拉奶奶问了克林顿吃不吃饭，克林顿不好意思又说：“不用，我吃了的。”

下午，他们依旧没有什么互动，一不小心克林顿玩到了晚上，最后，劳拉奶奶把克林顿送回了家，遇见了克林顿的家里人：“你们娃儿真乖，带了一堆吃的过来…”

后来，他们的关系逐渐“冷淡”，克林顿开始带着手机进学校，沉迷于游戏，但克林顿内心却放不下对劳拉的喜欢。

一天半夜，克林顿给劳拉发信息，大概试探了一下劳拉对他的感觉。其中，劳拉提到了她以前写过有关于克林顿的小故事，克林顿又发：“明天下了晚自习能给我看看吗?”

一篇日记：2022年12月27日 周二 小雨

快要放假了，并得知不会期末考，可以可以，这下我可以过个好年了。

从前，有个小女孩坐在草地上看月亮和星星，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星星也在闪耀。“星星多么美啊，她们受众人仰视。”她多么希望，星星只属于她一个人。后来，她发现有好多人都会在晚上看星星，她便伤心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就想开了，叹息这说：“是啊，那再美也不会只属于我，它们高高地挂在天空，它们可以俯瞰众生，我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星星又怎么会注意我呢?”她看着星星，沉思了许久，“没关系，至少我在它生命中出现过。”

我做错过许多事，以我的脾气，总以为是对方的错，当对方指出我的错，就会更加恨他。唉，总算想到了这事。就好比老师说过的故事：神明在造人时放了两个袋子在人身上，一个是自己的错误，一个是别人的错误；一个放在身后，一个挂在胸前。

不要被情绪夺取心智，一时做出想干的事，事后想起总会想用一生来治愈（愈）。

在这篇日记出现在克林顿眼前之前，他们在网上互相承认：“你在我生命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嗯你也是。”

过了好几天…

“对不起…克林顿，没有给你充电…”

“啊…”见克林顿有些许伤心，菲娜便直接拉住他的手开始晃：“对不起嘛…下次给你充好不好嘛…”

面对菲娜如此猛烈的攻击，克林顿无论是生理上和精神上都抵挡不住，便原谅了她。菲娜是一个很外向的女生，同时也认识了很多喽啰，属于耍娃儿一类。“晚自习下了跟我去拿你充电宝吧？”

晚自习下课，克林顿和菲娜走在漆黑的走廊上，感觉只是平常取充电宝，突然，有一双稚嫩的小手牵上了克林顿的手：“走吧，我们去拿充电宝？”两手两只摇摇晃晃走到楼梯间。

“克林顿，你在这儿？”Luqi 问道。“你别走 Luqi，等会儿我回寝室孤独……”菲娜听到一跺脚，两只小手扯住克林顿的手晃：“难道我不能陪你吗？”“你们两个…我先走了……”

三个月后，暑假，微信。

“劳拉……其实我知道我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成了你的替补……”

“我没有男朋友——！[恐龙咬舌]”

那天克林顿对着劳拉发了一堆 emo 文案：能不能再回来看看我…

劳拉好奇道：“你怎么啦？半夜 emo 对身体不好哦”

……九月份开学。由于菲娜闯入过克林顿的生活，这些事也传入过劳拉耳中，或多或少对他们的关系有影响。

十月底。“我能打电话和你聊聊天吗？劳拉？”“你打呗[疑问]”

聊了一个小时天，挂了，那是他们时隔差不多一年重新打起电话。在疫情那年，劳拉说封校见不到面可以和她打视频，但出于内向不敢，克林顿连电话都没打一个。去她家那天，他也没有做出行动，甚至被劳拉传染，也发烧了。关系一直“冷冰冰”的，好在他们重新联系上了，升温了。

“劳拉，能和你玩玩游戏吗？”

“好啊！我现在也是十分开心知道吧…”

第二章 Don't want to back in my life

11月。劳拉的同桌 HowSheep 传纸条给她。

“你以前和克林顿牵过手吗？”

“不知道，也许牵过？”

早在昨晚，克林顿准备向她表白，但没胜算，便向同学求助… “SeaKing，我真的喜欢她呀!!!”

SeaKing 眼睛一眯：“不得了，这个你和劳拉的事情有趣多了，等会儿帮你问。”此时，劳拉经过了 SeaKing 和克林顿旁边。“嘿！劳拉…！” SeaKing 从座位上站起，和劳拉一起走到学校走廊，开始交谈：

“如果有一个同班男生，他周末陪你打游戏聊天，持续了很久，他来和你表白你会同意吗？”

劳拉听了，嘴角都压不住，“哪个哇？得看人品……”

上课了，SeaKing 告诉克林顿：“我感觉你们 80%能成！”现在克林顿的嘴角也压不住了：“哦？”

“她就是说，你，专门说了你，放了她鸽子！还说她为你下过游戏的！”

这周日，克林顿发信息问劳拉八点玩不玩游戏，劳拉答应之后，结果克林顿九点才找别人。“这就是你说的八点吗？瓦达西（我）睡觉去了。”

HowSheep 继续和劳拉传纸条。

“你对他还有感情吗” “不知道，他跟菲娜耍之后应该没了。” “真的吗？” “你是对方派来的间谍吗？我的好同桌？……”

下课…… “克林顿，快去表白！！” “啊？” “快给我去！” HowSheep 拉着克林顿去表白：“坐在她旁边。”那时劳拉坐在靠墙位置，背靠着墙。克林顿坐在她旁边，面对着她。两者都有点 Shy 吧。

“克林顿，快说！”

克林顿转过身去，手脚却十分躁动，说：“I have been…”

“别说你那个鸟语了，说中文!!!”这话听得让克林顿更加害羞了，开始低头…劳拉问：“你要不要晚上再说？” “好…”

“不准晚上说！给我现在说！！”

克林顿鼓起勇气，把头凑得近了一点，“我…我喜欢妳。”听完后，劳拉脸有点

红，但笑而不语，感觉尴尬的很…克林顿便再次鼓起勇气，眼神躲闪：“How 'bout you?”

她笑了点点头，“得行得行。”“你晚上跟我一路不？”“好。”

“你刚刚不是说你不干咩？”

他们在一起之后很幸福，至少在外人眼中。以前克林顿在讲台上对大家和老师唱过一首歌：“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唱完虽有掌声，却没少格林班主任的阴阳：“耶~看来都是为了心中的那个她啊！”

“克林顿…你和劳拉表白了吗？”格林老师问克林顿。

“我没有，我只是问她那个游戏怎么玩。”

听完，格林老师拍了下桌子，摆头叹了口气：“好嘛，我相信你们。”事实上，劳拉是一位遵规守纪的学生，在格林的印象里，劳拉从不搞杂七杂八的事。

过了几天，克林顿在传纸条给劳拉：

“‘小纳¹’，我手好冷…”“嗯……我手也好冷……你要牵吗？”

克林顿想起了以前……以前是他帮她暖手…吃晚饭放学时，克林顿走到劳拉旁边：“‘小纳’，我手冷。”

劳拉有点懵，“可是…我要去吃饭”她歪着头。

“啊……”克林顿像个小孩一样在她面前摇摆求牵手，然后劳拉的一只手伸出来向他展开……

几句话在克林顿脑海中回响：“我们要杜绝传纸条的坏习惯，麻烦的女人最讨厌麻烦事了！”

他们的恋爱还是很甜的，但过了好些天……

劳拉趴在课桌上，一动不动。HowSheep 走到克林顿旁：“她感冒了！你快去安慰别个……”“啊……？”

“Ring……”上课铃响。克林顿传纸条过去：“‘小纳’，你感冒了？”她收到纸条，抬起头，拿起笔…等纸条传回来，克林顿只看见一个字：“对。”

¹ “小纳”：克林顿给劳拉取的昵称。

“克林顿…” CatChen 叫克林顿，“我给你包感冒药，你去给劳拉弄起嘛。”听完这话，他接过了 CatChen 的药，但克林顿却觉得羞耻，不敢去。最后，劳拉请假回家了。

克林顿在学校发信息问劳拉：“‘小纳’好点了吗”“好点了”“周五就输完液了？”“嗯”“好冷漠”“[火]嗯[火]”

太…看一下他们玩原神的经历。

他们在提瓦特拍了很多照片，打卡了很多地方，但克林顿突然问劳拉：“‘小纳，我还有个地方，你来我尘歌壶。’

到了空间之后，克林顿把劳拉带到了一个小岛上。岛上一堆石头，在洲上围成了一个丘陵，上有一棵大树，大树下有小池塘，还有依靠树木修建的上升木梯。树上还挂着悬着的木椅，正对着在天上乱散无支撑的一堆小石块。

克林顿把劳拉带上去，叫她坐在那个悬着的木椅上。等了好久，夜晚到日出，那在天上看似杂乱的石头，竟在太阳的照射下映射成阴影：“I LOVE YOU”

聊天框：

“哇啊……”——劳拉。

“怎么了？不开心吗？”“我觉得我小鹿的建模好美”“我可以发说说吗？”“嗯嗯。”

元旦前日。

他们跨年打电话，聊到次日一点：“不行，我遭不住了，我想睡了”“啊……难道……我不可以陪你嘛？”劳拉听到这话，或多或少了解他的心思，“你的意思是不挂嘛？”“对。”……“对了，‘小纳’，我有话可以对你说吗？”“可以呀。”“Could I take photos with you?”“啊，我没听懂”“你愿意不？”“好。”

其实，劳拉的英语并不好，可能只是和他相处久了，大概猜得明白一些。

过了好些天，这段时间他们过得多还好。

“YueLan！我怎么和劳拉传纸条？”

“我帮你传。”YueLan 便以克林顿的身份写纸条，“‘小纳’，其实最近没聊，I Miss you.”“嗯，我也是”“今天你能陪陪我吗？”“好，什么时候？”“晚二下课。”

晚自习第二节课下课是自习第三节，所有人必须上，不得旷课。他俩下了晚自习，去了无人的美术室。

“这儿就是美术室吗？”劳拉问道。

“对。不喜欢这儿吗？”“有点”“你不怕遭？”“我怕。”

等劳拉说完，克林顿留意到她的双手插进兜里，他的手便伸进去把她手拉出来，五指扣她手。她的姿态感觉很麻木，克林顿看着她：“你不扣回来？机器人一样咩？！”她像是被气笑似的在笑。把手扣了回来。

大概持续了一分钟，劳拉说：“不行，脸红好尴尬，得走了。”她拽着克林顿的手便想离开，克林顿又一把拉回来，“你不相信我？”“我相信你！但要上课了，我脸好红……”“那你走吧。”

他俩回教室，但劳拉先回，克林顿后回。但克林顿后来时，值日老师又说：“我都没注意到克林顿没有回来。”与此同时，SeaKing 传纸条给克林顿：“不是哥们，你牵成了？她脸那么红！”“对，成了”“嗯，就保持这样！”

克林顿又收到了 YueLan 的纸条：“成了不谢谢我？”“接下来可以做什么？”“适当的话可以亲一个嘴一个抱一个/狗头”

克林顿经历了这些，难以入眠…第二天早上，格林老师来班上，一不小心在 YueLan 桌下捡到一张纸条，看完之后，格林老师很冒火，从未那么凶过，狠狠地打了克林顿的头：“克林顿——！你以为你藏的住吗？！我昨天就从监控看到你们搞一前一后……等着嘛…”格林又把目光转向 YueLan，“这是你写的吗？”“我…我不知道。”格林又给了 YueLan 一巴掌，“一天天的…”又给了 YueLan 一巴掌，“只教一些不好的。”

“Ring……”上课铃响，格林走出教室，又回来吼：“克林顿，我早在昨天就发现了，你要耍朋友，自己给我接回去把别个养起来，来读啥子书安？一天天都给我惹事…还有有些同学”格林语气放缓，一是不想吼劳拉，二是后面任课老师来了，但还是阴阳了：“利用我对她的信任，肆意妄为！等着吧，我一个个来逮……”

下午，劳拉去改听写，在格林那儿，老师问她：“你有什么想给我说的没有？”她很平静地回答：“你想知道什么？”……

劳拉是在老师印象中，极其遵规守纪的学生，被克林顿这么一带，肯定冒火。他们先前就被发现过，但两个人都骗了老师几次，而劳拉极其惧怕权威和家长之间的碰撞。更何况，格林和劳拉交谈之后，得知：“格林老师是她亲戚。”那样的话，关系难办。

事后，劳拉也对别人说了，只想和克林顿做普通朋友。

“对了…我建议你别再去找劳拉了，她现在挺开心的。”

“你还喜欢克林顿吗？”她笑而不语。

周五，克林顿给劳拉打电话，但她没接，他们过一阵子，又在微信上约着打游戏。这是克林顿第一次玩光遇。

他们从九点玩到四点……却在游戏里气氛冷淡。

最终，劳拉想结束这段故事。尽管克林顿拼命挽回，却……“我一直都相信你，可是谁能保证没有意外呢？我还是更想结束这段故事……不给你机会了……就这么结束吧，我说真的。”

后来，应该是劳拉认为克林顿做错的事越来越多，爱意消散了。再后来，两人愈发仇视对方，说对方的不好，关系愈发越差。但克林顿还有思念和不舍，而劳拉不想再见到他……

第三章 晴依

“哎呀，你不要伤心了，你当时已经尽力挽回她了，其实也没什么。”菲娜抚摸着克林顿的头说。

当克林顿趴在桌子上抑郁时，菲娜跑来安慰他。克林顿有些抗拒，因为有菲娜和他亲昵，让他认为这会影响到他和劳拉的复合可能性。“你走开，我没事。”“好吧。”

克林顿听到劳拉很讨厌他，他便订了机票前往布莱恩郡，离开鲁登道夫，这个开心与不开心一一在细数的地方。当他到沙滩海岸机场的时候，他收到了菲娜的信息：“不是，你怎么去布莱恩郡了，我把我带起去？”

“哼，我要带你跟我去那就怪了，我会那边过年。”克林顿回完她的信息，坐上出租车，前往了他的家。他在出租车上睡着了，让手机休息了一夜……

等到了佩里托之后，克林顿回到家，又直接躺在床上，看着手机，注意到菲娜的未读信息，不禁回想起他和菲娜的故事：

前年 11 月，鲁登道夫，北扬克顿。

“我问你，是不是在和菲娜在恋爱。”YouHu 站起来用力拍桌子，瞪着克林顿施压。“我不知道。”

菲娜在克林顿眼中，说实话就是混社会的，很喜欢和那些不读书耍酷的学生玩，菲娜把她成为耍娃的原因归咎于她不喜欢甚至讨厌的原生家庭，把品行不好的少年说成：很好的朋友，只是学习差了一点。那些社会少年也很喜欢菲娜，因此，学习良好的克林顿和菲娜开始一些受异样眼光看待的事，被那群烂仔看到了，按他们那德行，自然要找克林顿麻烦。

YouHu 搂着菲娜，左手夹着烟，听完克林顿的“我不知道”便坐了下来，把烟又放到嘴里吸了一口，张开双腿，猛吸一口，又烟气又吐到克林顿那边，然后 YouHu 开口：“那你给我说，到底是哪个，把你俩的事传出去了，叫他来道歉。”说完，他又开始抽烟。

“算了，我走了，就你这个态度。”

“说走就走？你把人家小菲放在哪？”

“我会重新开始我的新生活。”克林顿回答道。说完，克林顿转身就要离开，可是，在场全是不良少年，怎么会放过他？眼看局势要打起来，克林顿意识到不对，但为时已晚。

当克林顿转过身时，直接有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他眼冒金星，难以反应。又有一人把他脖子捏住压在桌上。这时，有人把菲娜带出场外，离开前，她和克林顿深情对视一眼又回避。克林顿开始反抗，一脚踢开压他脖子的那个人，一头撞人，把那人按在墙上，反捏住那人的脖子，准备使其窒息，却此时 YouHu 拿起了台球杆，狠狠地往其头上咋了一棍，克林顿晕了过去。

“走！别打死了…免得菲娜生气。”

后来，克林顿便遇见了劳拉，转移了很多注意力。他突然想起有人对他说过：“你们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她知道你和菲娜的事，她觉得你对她会和其他人一样，不够好？”

过了几天，克林顿收到了菲娜的信息：“去了这么多天布莱恩郡了，有没有想我？”

克林顿收到信息只回复了一个：“也许吧。”

尽管以前克林顿因为菲娜周围的人那些事心里还有未消散的阴影，但不可否认的是，菲娜在陪克林顿的时候给了很足的情感支持。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但克林顿始终心存劳拉，与菲娜相处施展不开手脚。

在布莱恩郡的日子，克林顿还是会想念劳拉，甚至发过信息，但得来的却是劳拉带了坏情绪的回答：“就是你和别人的事，把我搞得心烦意乱！再见好吗？”

克林顿还是把目光转向了菲娜。他开始重复在网上做以前他和劳拉做过的事，但这次换了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菲娜十分的主动，就像不想失去克林顿一样……

“开学了……请把克林顿同学送至道夫学校，完成义务教育……”克林顿收到了读的学校的通知，由于法律的要求，他不得不返回鲁登道夫，他不想离开布莱恩郡，他觉得鲁登道夫太小，很容易遇见劳拉，尴尬和回忆涌上心头的时候，他不太能压制

住他的伤感情绪，可何况还要读一个班……

在克林顿一个人在布莱恩郡的时候，他和菲娜聊得很开心，在分手后，他难免觉得孤独，而菲娜很会察颜观色。

“克林顿！我们来打《PUBG》！”“什么时候……？”克林顿发了这条信息，隔了好久，菲娜发信息回来：“不打了！刚刚有老六把我阴死了呜呜呜……”

他们的关系很模糊不清，那段时间经常两人连麦睡觉。

有一天，黑水镇下雨了，菲娜触景生情，对克林顿又发语音：“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到了学校哦，克林顿听见劳拉和别人在谈论：“听说克林顿在离开我以后有和菲娜要在一起……还好分了。”听完了这个话语，不知为何，克林顿想开始和菲娜一舍暧昧关系拉开两人的距离了。

在布莱恩郡的那段时间里，克林顿用 Word²写了十多页近乎万字的文档，是有关于菲娜和他的，那篇文档里，写了很多他和菲娜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回学校之后，他递给菲娜。他们的关系好景不长，由于克林顿不想让劳拉看见他和菲娜的事，害怕影响到他们之间复合的可能性，他准备挑个时机。

某天下午，克林顿和菲娜在走廊上。

“怎么啦？把我叫出来，是想让我陪你么？”菲娜虽然很矮小，但每次和克林顿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高兴并且蹦蹦跳跳的。克林顿转过身望着她：“不，我想说……”

菲娜跳起来，捂住克林顿的嘴：“STOP YOUR MO...（住嘴！）”，突然，菲娜意识到了什么，有种提前预知的感觉，收回了她的手，低头嘀咕道：“好吧……如果你需要我，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说完菲娜便走开了。

第四章 你那全然的莫消息我像只蜜蜂在找没蜜

时间在流逝，克林顿在道夫中学待不了多久了，快要中考了。迈卡，一位克林顿的朋友，不过因为劳拉，两人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记得克林顿和劳拉在一起的那一天，迈卡找到克林顿倾诉过：“哎……很难说，喜欢了别人五年，她却和别人在一起了，我从未想过事情发生成这样……还记得以前……”

以前，初一那年，军训坐公车回学校，那时候迈卡坐在窗边，一个人看着窗外的

² Word：一款文字处理软件。

风景，旁边的位置劳拉做了上来，两人有说有笑，一起吹着秋风。

“那是我觉得和她在一起，最幸福的时刻，她说过她喜欢看《凹凸世界》我看完了。喜欢怪盗基德，我也追完了，可是我发现，她和你越玩越开心，我感觉我才是多余的那一个。”

克林顿当时安慰了他，又和劳拉讲了这件事，劳拉回应道：“不会让迈卡难看的，你放心吧。”

.....

“唉，克林顿，听说你改了你的游戏昵称？”迈卡问道。

“第五人格？”“对，她觉得你的游戏 ID 那个时候拼和她有关联，她妹妹认为，你在通过 ID 表达 ‘You love her’ ”

克林顿把 ID 改成了：“RoadLittleRian(路小雨)”，这首拼和“劳拉 (Rola)” 有关。“没有，我只是看了一部电影，这是女主的名字。”“哦。”

劳拉生日的那天，HowSheep 给克林顿发信息：

“今日我送我 GF 回沙坪坝，来小镇广场陪我，我尴尬。”

克林顿见自己好兄弟发信息了，马上撒着个烂拖鞋出门，火速前往广场。在飞奔的过程中，一不小心碰到了劳拉和安娜。克林顿的观察能力比较强，先反应过来，便穿越街道走向另一条路防止尴尬。

等到了广场，遇见了 HowSheep 和他的 GF，他对 HowSheep 说：“欸，刚刚下来遇见劳拉了，好尴尬，今天好像她过生。”

HowSheep 有点懵：“不给别人准备点礼物哦？”

“关系太尴尬了。”

然后，克林顿陪 HowSheep 送他 GF 去了。不过到了情人的私密时间后，克林顿走开了。

很多天后，寝室。

“不是，劳拉生日那天，我有些话没告诉你。”

“我就知道！怎么可能那天你约我出来！”

“不，当时我送完我 GF 之后，我向上走，在中学门口遇见了劳拉和她的朋友，我开玩笑地说：‘劳拉，克林顿在下面等你。’ 她问：‘哪儿？’ 我没回答她我走了。”

“啊，真的吗？”

“咳咳咳……” HowSheep 嘴角像 AK 一样压都压不住，“我和你说了难不成会是假的吗？可惜你当时半路走了…”

……

可从表现来看，劳拉和克林顿的关系还在持续恶化。

劳拉更不想见到克林顿。劳拉以前还会偶尔对克林顿的朋友圈有兴趣，但有次经过克林顿找她的一次聊天，她把克林顿拉黑了。

至此，两人关系崩裂到极点。在以后，劳拉但凡听说了克林顿的事，总会找点话语，来输出对克林顿的厌恶。克林顿也知道劳拉有时候在言语他，但克林顿没怎么提过，只要那些言语没被他听到。

中考前几日。

“迈卡，我来你们那儿玩。”克林顿给迈卡发信息。

“你来……怕有目的哦。”“不，我来找 OFan 玩。”“咦，你来到底有什么目的！？”“如果遇见劳拉，我会闪开”“哦！我突然想起，以前我给你的发的信息，就是你们在一起的那天的那些信息，你发给她看了？”“嗯”“为什么……（生气的态度）”

克林顿看到劳拉转发的那些信息，因为让迈卡难看了，心中有一股怒火，便发信息叫劳拉朋友传话，叫劳拉别再乱说，而得回的信息：“她说你真自恋，她最近都没说你，她就在我旁边。”

“没事，你叫她以后别再乱说了”克林顿发完信息准备结束聊天，可劳拉好像比克林顿更激动，对着克林顿就是信息轰炸……“你要干啥”“我觉得我们得好好谈谈。”“不要……不想见到你”“你看什么都想谈。”

接着，劳拉继续在键盘上猛敲，输出她的情绪，克林顿也忍不住了，发了这些年来对她态度最强硬的信息：“我也不想压着我的情绪这么唯唯诺诺的讲话。如果你不需要我给你尊重，那么这是最后一次对你尊重并且到此为止。你不放下偏见，那我们不可能再有良好的沟通。”发完这段话，劳拉的态度一转，有点不像她：“好，我放下偏见，我用微信和你聊。”

他们重新加上了联系方式。经过交流，劳拉的意思是：和克林顿在一起之后情绪不再平静，在和他分手后，情绪更加不稳定，不善表达，她说她吐槽克林顿，不是想传递什么，而是她的情绪不稳定，想发泄情绪。她也试过改变，但朋友对改变的不在意和当时克林顿总是给她发一些作文，让她的表达并不符合原意。

然后，克林顿稍微开导了他，并提出了以后别再让克林顿听见她在吐槽克林顿。

“好的，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认真的挺好的，就是以前那些事……如果我们放下

以前的不谈，我觉得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可扭扭捏捏的两人，能走到一起吗？

后来，他们去了不同的学校，偶尔会玩玩游戏。有时深夜还是会聊天，但过去的阴影，两人似乎无法忘记和原谅。有好多个周了，有天克林顿又想念劳拉了，发信息：“我们还算朋友吗？”“你觉得算就算。”

第五章 天台

中考前夕，晚自习，电影。

“克林顿，过来炸金花！”“来了”

“哟，来了哦，克林顿”松哥笑道。“有金花我不炸哦？”克林顿挨着松哥坐了下来。

“哎——！”菲娜坐在了松哥对面，“我要来！”

“不对……”HowSheep意识到了什么，拍了拍克林顿的后背，“去挨着菲娜坐。”

“啊……”“你担心什么？劳拉都去其他学校读了，你们也没机会了……快！去挨着她！”克林顿看到菲娜的眼神渴望和朋友的指导，还是坐了过去。看到克林顿坐了过来，她很开心……

“我 JQK！”菲娜用这个牌开松哥。松哥看了她的牌一笑，“呵呵呵，我 JQK 的金花。”菲娜输了捂住了脸，有点害羞。

“好了，菲娜…”松哥露出了笑容：“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嗯，大冒险吧。”听完菲娜这么一说，松哥猛拍桌子兴奋起来“你！”他指着菲娜，“还有你”又指向克林顿，“你们给我……！”然后松哥的双手拿出来，做出了十指相扣的手势。

“我不玩了。”克林顿准备离开，不是不想，而是害羞。松哥一把按住他：“给我坐好哟！”克林顿又坐下来，望着菲娜，菲娜开口：“这到底是我的大冒险，还是我们的呀……”菲娜笑了笑，朝克林顿伸手：“喏？”两人十指还是相扣了。

见到两人相扣，HowSheep 脸上也是有种胜利的喜悦。

再来一把金花！

菲娜又输了，拉着克林顿摇来摇去，头靠着克林顿的肩膀：“我又输了呜啊！”“菲娜！”松哥叫道，“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吧”

“真心话呀！？？！”松哥站起来，咳了几声，“请问你呀，有没有和克林顿 Kiss 过呀？”克林顿听完松哥的话，哭笑得低下了头，菲娜脸红了，不知怎么面对。他们回避了这个问题。

第二天，克林顿趴在阳台上，在想念劳拉，害怕如果近期和菲娜的行为会影响到他们的机会。“如果当初我和老师关系好一点……”

突然，有一双小手从克林顿背后捂住了他的眼睛：“猜猜我是谁？”克林顿听出了是菲娜，说：“把手放开。”菲娜放开了手，歪头看着他：“你怎么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可以和我说说。”

“我还好。”菲娜转过身，背对着克林顿：“你跟我来教室。”

克林顿跟着菲娜走到她的位置上，菲娜说：“你在我位置后面坐好。”克林顿坐好之后，看见菲娜从书包里拿出什么东西，戴上了手套，又对克林顿说：“张嘴……”

“啊……”

菲娜往克林顿嘴里喂了一个鸡柳，说：“快吃。”等到克林顿吃完，菲娜又拿出纸擦了擦克林顿的嘴，菲娜问克林顿：“我对你好不好？”“好~”

克林顿回家之后，正沉浸在新的陪伴的快乐当中，而有人加了克林顿 QQ，说了一句：“你敢和菲娜玩，你完蛋了。”好了，克林顿又遇到那群不良少年的麻烦了……要中考了，克林顿不想再扯这些事。

“我们就这样吧，我不是憎恨你……而是……”

“我跟他们说了，他们不会找你的。”

“算了，我受够了……”克林顿离开了学校，两人至此没有多少联系了。克林顿把菲娜也拉黑了。

那时候过了，正好也是克林顿和劳拉和好那段时期了。

尾声① 搁浅

“劳拉……”

克林顿和劳拉走在鲁登道夫的小镇广场上，夜深人静。

“怎么了？”劳拉像以前那样抬起头来，注视着克林顿。

“为什么要抬起头来看我？”“你太高了知道吧，每次我都得抬起头来看你。”克林顿被劳拉逗笑了：“咳咳……也没几个人能让我低头看她，除了班主任知道吧。”

他们趴在广场公园上的围栏上，看着由月光照耀的一片片梯田。正值夏天，身在农村，蝉鸣，蛙叫……劳拉有时被克林顿，锤了克林顿的肩膀。克林顿又问：

“我们还算好朋友吗？”“当然，你想我怎么回答？”……

中考完后……³

克林顿收到了菲娜的 SMS⁴ 信息：“我要去旧金山了，你会 Miss me 么？”克林顿看了感觉始终对菲娜亏欠什么。便主动邀请：“明天我北洋克顿城回鲁登道夫，你来吗？我把你微信拉回来。”

第二天，炎炎夏日，克林顿坐客车回了鲁登道夫，他们见面之后做了一些准备，克林顿便问：“去哪儿？我不想被烂仔看到。”

“天台吧。”在鲁登道夫这个偏远镇上，有两幢很高的公寓，作为镇上繁荣的面貌。想要进入天台上，必须先进入公寓，但那一般只对业主开放，楼门口有身份检验门。克林顿问到：“你是住哪儿的吗？”“不，我自有办法。”

等到了小区里，菲娜拿了根木棍，插进那个楼下检测门的缝隙里，想触碰门里的“出门”按钮以开门。但菲娜太矮了，她碰不到。而克林顿就在一旁看着。突然，有两个人来了，克林顿咳了两声：“菲娜……我先走了。”便逃的飞快，而菲娜还在用木棍说：“你等一下我嘛……”

克林顿走了一段距离，菲娜突然从他后面跑过来抱住他：“好尴尬。”……过了好一阵子，他们终于想办法进了天台，而克林顿并不开心，他一直在念叨过去不好的种种，而菲娜只是在一旁听着，两人趴在护栏上看着风景。

过了一阵子，菲娜该走了，他离别前想要一个拥抱：“抱一个……”克林顿摇头：“不。”“求你了。”看着菲娜的祈求，克林顿张开了双臂。突然有人上楼，是为在菲娜身边的不良少年，悄然走到了克林顿的背后……

“不可以！不允许动手……”

……

³ 在重制版本中，这里有两个选项，可以选择《Encore(Old)》对应两个结局。无论你选择哪一个，对后续都没有多大影响。

⁴ SMS：通常指移动设备连接到基站的发送信息。不同于微信，是由手机运营商服务。这里之所以菲娜被拉黑了还能找到和克林顿的联系方式，就是通过手机号联系的。

八月份。

“劳拉，最近我心情不好，能陪我出来走走吗？”

“好！什么时候？”“晚上。”

劳拉和克林顿又走在了一起。不过克林顿把劳拉叫出来，不同往常，今天克林顿没那么主动了，两人就在公园里走着。劳拉察觉到了些许不对劲，问他：“你怎么啦？”“嗯，说不出来。”

死一般的沉默。“‘小纳’？”“欸！？”劳拉抬起头望着克林顿。“要是我们当初没有分开会怎么样？”劳拉听完，脸又有点红：“嗯……你想要我怎么回答。”

“随便。”又陷入了沉寂。突然，克林顿说：“‘小纳’，我手冷。”劳拉听完很惊异的笑：“夏天了手还说冷？”。克林顿又转身看劳拉，然后撒娇似的晃：“啊……”然后克林顿又看到了那只手伸了出来。

“以前克林顿我面对你都有亿点害羞。”“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你还是有点小帅知道吧。”“那你害羞什么？以前我们都是互相 Get 的人。”“哼，不想说以前的你，你鼻子怎么了？”劳拉注意到克林顿的面貌有点伤痕：“骑车摔的。嗯……过几天要去北洋克顿城做手术。”

“哦……”“你跟我去城里玩吗？”“好！”

他们坐上了大巴，在公车上聊天。“欸，‘小纳’？”“怎么了？”“以前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很喜欢下晚三和我一起嘛？”

听到这了，劳拉的脸红得红温一样：“咩，喜欢！”

“猜我为什么这么问？”“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那么内向，平时又不找我玩，我以为按你的风格你会拒绝我。当时我和我前桌，她没经过我的同意就问你，不是问你，就是通知你：‘放学和克林顿一起。’你那时候的笑容难以压制知道吧。”

“额哈哈……”

他们现在的感觉很美好，但现在的关系很微妙。

“其实……”劳拉说道，“我当初是喜欢你的，可是你看嘛，那时这么多事。”

“我们班主任后来和我说，如果我们走到最后了，成家立业了，她回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真的呀？？？”“嗯，还有数学老师也是这么说的。”

虽说两人现在暧昧了，但总感觉还有未解的结，但万一他俩就是感情基础好呢？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安娜还开玩笑地对克林顿说：“姐夫，如果哪天你把我惹生气了，

你们结婚的那天，我会紧紧抱住户口本不会放手的。”

北洋克顿城。

“到我们学校玩吗？”劳拉问克林顿。“好啊。”

到了克顿职高之后，有老师看到克林顿后就问他：“考不考虑我们学校？”

克林顿：“额……”稍显犹豫。老师又回应他不知所措的模样：“如果我是你，没考起高中的话，我就读这儿（暗示这个学校又劳拉在）。”说完，那个老师便离开了

两人又在校园里走了很久，感觉离复合就差一个对的时机了。

几天后……

门诊手术室门口，劳拉在手术室门口焦急地等待。

她在手术室开门能够看到克林顿平安。

手术门开了，劳拉抢在医生出来前走进去，看见克林顿在病床坐着好好的。看着劳拉进来，克林顿也冲她笑。两人搂在了一起，交换了彼此的感觉。

“你好啦！？ ”劳拉问道。

“嗯，再住几天院。”克林顿讲道，又给了劳拉一张单子，“帮我下二楼取个药好吗？”

“好！”劳拉拿着单子往下走。

二楼，药房。

“请 406 号，克林顿到 3 号窗口取药。”

取完药回来，劳拉回病房发现克林顿躺在病床上睡着了。她把药放在一边，思考了一会儿，便一改她往常的内向姿态，吻了克林顿，然后下楼，出医院买其他东西。

克林顿在劳拉下去一会儿后醒来，旁边发现了劳拉给他拿的药，准备下床吃一道。

突然，有一个人闯进来，看到克林顿，扯掉了自己手上戴的手环，一把甩开那个手环扔到地上，紧紧抱住克林顿：

“终于找到你了…你别再走了，我不会再让那些事发生了。”

“你快走开…我不想每次我受伤你还坐在原位！”

“不，我好不容易在这里听到你的名字找到你。”

又在此时，劳拉轻轻推开门，拿着两个冰淇淋，却看到菲娜和克林顿抱在一起……

克林顿听到关门声，猛地推开菲娜，出门一看，确实只看到了空旷的走廊。

……

三年后……

“弗德医生……容我多说一句，我想开了。”

“嗯？那就好。”

克林顿离开了弗德医生的办公室，下楼嘀咕着：“如果我们初二那年就在一起……”

他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风筝终究还是搁浅了。

“她给了我几次机会…”

“可是我原谅不了我…”

“于是只能永远读着对白……”

下楼，克林顿正准备推开会所门准备离开，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克林顿，你也来问询嘛？”

“好久不见。”

“这是我在三年后，第一次再见到‘小纳’。”

《Encore(Old)》终。

根据 LeBaor 的真实故事改编。

Special thanks: Jiang Yucheng, Si Yuchen and Chou xiaoding.

Guo Mingxuan: Novels are life.

新版

序章 欢迎来到道夫中学

“我从未意识到，她会在不知不觉中离开我。她的离去就像《半岛铁盒》里的旋律，一遍遍回响在耳边，我却早已习惯了在她离开后，沉默地等待，等到她回来。仿佛那是理所当然的事，仿佛她一直都会在。”

弗德医生低头看着手中的报告单，指尖在纸面上微微停顿，然后缓缓抬起头，“所以你就这样堕落了，变得更加迷茫，逐渐忘记了曾经的自己？你不再是那个你了？”

“我试过改变，”我低声说道，语气中带着无奈，“可是我发现，那一切都像是徒劳无功。无论我怎么努力，依然回不到从前。”

“Tik...Tok...Tik...Tok...”

弗德看着我，眼神中闪过一丝怜悯，站起身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不必再为过去折磨自己了，所有的痛苦终将过去。或许你无法原谅曾经的自己，但你得明白，答案早已摆在眼前。”

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内心愈发沉重，心头的那些话堵得慌，“我.....”

“Tik...Toooooo!”

“好了，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吧，”弗德说道，语气不容置疑，“请记得预约下一次。”

我站了起来，心中涌动着不满与无力，但那种无声的失落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低下头，喃喃道：“好吧。”

六年前，鲁登道夫，北洋克顿。

我是克林顿，住在乡下的一个初中生。今年我即将迎来初中的新挑战，准确来说，我对初中充满了期待。最重要的是，我终于不用再待在那座管制严格的家里，能到镇上去上学了。

“好了.....同学们，”讲台上站着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她看上去不算很老，面容还挺好看。她怎么会来到我们北洋克顿这样偏远的地方教书呢？“欢迎大家来到道夫中学。”

她接着讲了一堆开场白，我终于知道了她的名字——Lily 老师。

嗯，Lily 老师不光长得挺好看，估计也挺温柔的吧。

“好了，下午我们先安排一下自习，大家不要吵闹，保持安静。晚上我们再进行自我介绍。”她说完这些话，转身离开了教室，接下来的下午里都没再见到她的身影。

好吧，既然老师不在，我先去吃点东西吧。

老实说，我挺期待晚上的自我介绍。毕竟，大家都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总感觉会比小学多点新鲜感，也许还能结识些有趣的人。

等真正到了晚上，我站起来做了自我介绍，其他人也纷纷介绍自己。看得出来，大家都很阳光，个个自信满满。但说实话，我一个新面孔的名字都没记住。

算了，这些都不重要……

刚上初中，我还是想给别人留下个好印象的。只是，我和班上其他男生不太一样。他们三句话不离“娱乐”，张口就是……，我却更习惯安安静静地待着。女生来找我玩时，我也只是随性应对，没刻意讨好谁。

不过，说到底，我还是有点不服管。喜欢在课上违背纪律，只是图个开心。这习惯不仅限于老师，对同学也是一样。

其实，最开始纪律委员这个职位是我的。结果，Lily 老师觉得我不靠谱，没几天就把我换了，换成了一个女生——伊莉雅。

还记得她竞选纪律委员的那天，她站在讲台上，个子不高，笑起来却挺阳光，看上去是个温和好相处的人。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纪律委员，应该不会太严格吧？

事实证明，我的直觉没错。她坐在讲台旁管纪律，嘴上说着“狠话”，语气却软乎乎的：“松哥，有啥子话好讲的安？”开始时，我偶尔逗逗她，她还挺不乐意的。

至于为什么要逗她？很简单——坐在讲台旁的我，没有同桌啊！

中午，伊莉雅当纪律委员的第一天。

我实在无聊，坐在讲台旁，身子往前探了探，让头刚好超过讲台一点，然后伸手敲起桌面——“咚咚咚咚咚咚”。

伊莉雅立刻抬头看过来，眼神警惕，随手抓起讲台上的小教鞭，啪地一下敲在我手上，皱着眉说：“你要爪子？！”

太痛了！我连忙缩回手，心里默默发誓：今天，不敲了……

又是一个中午，伊莉雅上任的第二天。

我又无聊了，脑袋一热，又开始敲桌子。这次她连小教鞭都懒得拿，只是撇了我一眼，接着抓起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我的名字。

我一看，心里顿时一紧：糟了，要记名？！

立刻换上可怜巴巴的表情，小声求饶：“对不起，我错了，原谅我。”

我故意夹着嗓音，带点撒娇的意味，可伊莉雅却冷哼一声，头也不回地说：“哼，撒娇对我没得用的哦。”

好吧，我输了，还是乖乖趴桌子上睡觉吧。

等我醒来，发现伊莉雅也睡着了。

黑板上的名字也不见了，估计是她睡前顺手擦掉的。

看来，她其实也没那么严格嘛。

其实，我内心一直渴望谈一场恋爱。

还记得四年级那个暑假，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只不过，是在网上。那时候的我性格内向，不怎么主动和人交流，可自从网恋后，我好像变得外向了一些。只是，当年的那个女孩曾经那么喜欢我，而我却日久生疏，最后连她的模样都快记不清了。

到了初中！如果有人喜欢我，那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她！

……

“你在班上违反纪律的次数倒是挺多啊。”

耳边突然传来 Lily 老师的声音，我猛地回神，发现自己正站在办公室里。原来刚刚的那些幻想……都是做梦？

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连空气都好像凝固了。我站在办公桌前，心里七上八下地猜测——Lily 老师虽然看起来人美心善，但不会对我下狠手吧？

“你去给我找个本子来。”她抬起头，语气平静地说道。

“哦……好！”我赶紧跑回教室，翻箱倒柜找了个本子，然后飞快地递给她。

她接过本子，翻了翻，随后用笔在封面上写下几个大字——《克林顿的记录本》。

“我看你一天天精神旺盛得很。”她合上笔盖，语气淡定，“从今天起，每天记录班上发生的事，把你看到的、经历的都写下来，听懂了吗？”

“哦哦哦哦，好的好的！”

我松了口气，心里甚至有点窃喜——本以为会挨训，结果 Lily 老师居然只是让我写点东西？这也太好了吧！

不过，要写什么呢？

对了，中午反正无聊，不如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好逗的纪律委员伊莉雅吧。

我侧头望向她。她的小脑袋看起来不大，皮肤白白净净，整个人显得乖巧又安静。不过，今天的她似乎有点心不在焉，时不时皱起眉头，目光飘忽，好像在想着什么事。

她怎么了？

这个小小的变化瞬间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必须一探究竟！

.....

晚自习下课后，我悄悄注意到伊莉雅走出了教室，一路去了隔壁一年一班。她走进教室，坐在了一个叫 Ronwei 的男生旁边，和他聊得有说有笑，看上去很熟络的样子。

我愣了一下，心里隐隐有些惊讶。这两个人……该不会是在谈恋爱吧？！

不行，这么重大的八卦，必须记在记录本里！

回到座位上，我赶紧拿出本子，刷刷刷地写下刚才看到的一幕，顺便标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第二天，Lily 老师翻阅我的记录本。

她的眉头先是微微一皱，随后露出一脸懵逼的表情：“你这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一脸无辜：“老师，你不是让我写班里的事吗？这不正是班里发生的事？”

Lily 老师扶额，叹了口气：“……我是让你写点正经的，结果你就给我整这些八卦？”

我缩了缩脖子，心想完了，不会要被骂了吧？

然而，她看了看，又轻轻地合上本子，嘴角微微勾起：“……不过，也行，我了解了她的情况了。”

诶？！什么意思？

第一章 菲娜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感性，特别在意“恋爱”这种事。尽管我也清楚，在初中谈恋爱恐怕没什么可能，但这种念头还是会时不时地冒出来。

不过，最近我的座位换了，不再坐在讲台旁，而是分到了一排“正常”同学的座位。换句话说，我终于不用当纪律委员的“旁观者”了。

我的前桌是个女生，叫菲娜。

她是个擅长跳舞的女孩，身上总带着一股轻盈的气质。说实话，她的长相和伊莉雅有得一拼，甚至某些角度看过去，她可能还更有女人味一些。更重要的是，她的身材比例比伊莉雅更好，看上去很协调，甚至有点吸引人。

我并不是一个轻易对女生动心的人，但不得不承认，菲娜的存在让我有些不一样的感觉。

.....

这天课间，菲娜突然回头，轻轻拍了拍我的桌子：“欸，克林顿，可以帮下我弄这个吗……？那些男生都不愿意帮我。”

她的语气带着一丝无奈，还有点小小的撒娇成分。我低头一看，是她的书包掉在了地上，旁边还有一大堆课本，看起来很沉。

“当然可以。”我笑了笑，没多想，弯腰帮她捡起来，然后顺手把书包搬回了桌子上。

她眨了眨眼，露出一个带点俏皮的笑容：“谢谢你啦。”

我摆摆手，心里却莫名升起了一丝奇怪的感觉——好像，这还是第一次有女生这样找我帮忙？

.....

初中的日子过得很快。

俗话说，日久生情，这种话以前对我来说只是个道理，但现在，我好像有点懂了。

随着每天的接触，我渐渐发现，自己对菲娜的感觉变得不太一样了。她每次回头找我讲话的时候，我都会莫名紧张；她笑起来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多看几眼……

这是什么感觉？

我不确定。只是，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可能对菲娜，有点不一样的情愫了。

自从我发现自己对菲娜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后，我开始习惯性地找她玩。

比如上课的时候，她站起来回答问题，我就会悄悄伸出脚，勾住她的板凳，轻轻往后挪。如果计划顺利，她一坐下只有坠机知道吧。

结果——她根本不上当，每次都能及时发现，然后瞪我一眼：“你又想爪子？”

我摊手，一脸无辜。

但下一秒，她就毫不犹豫地伸手捶了我一下，力气不小，简直跟伊莉雅有得一拼。

唉，怎么每次被捶的都是我啊？

不过，她对我其实挺好的。比如有时候，她会带零食，看到我在座位上发呆，就随手丢给我一块德芙巧克力：“喏，你吃不吃？”

“哎哟，你对我这么好哦，搞得我多不好意思的。”我咬开包装，故意逗她。

“滚。”她白了我一眼，转过头去，但嘴角还是有一点笑意。

——她笑起来的样子，真的挺好看的。

.....

有一次，我可能是嘴欠了点。

那天课间，我们不知道怎么聊到一些有的没的，菲娜皱着眉跟我争论，而我懒得多讲，随口说了一句：“不服来打我啊。”

话音刚落，她直接伸出双手，捏住了我的嘴巴！

“呜呜呜——zhengynun wo cuo le!”我发出一串含混不清的声音，整张脸都被她捏得变形。

周围的同学一看，瞬间炸了。

HowSheep 那个家伙第一个起哄：“哎哟哎哟我…克林顿被制服了!”“不得了不得了!”

菲娜这才松开手，随即用纸擦了擦自己的手，一脸嫌弃地看着我：“哼。”

我揉了揉脸，委屈巴巴地摇头。

.....

但心里却有点不服气。

为什么她总是这么快就放开我？为什么不多跟我互动一下呢？

在换到菲娜这里之前，我还坐在讲台那一排，和伊莉雅几乎是天天打闹。她虽然是纪律委员，但私底下根本管不住我，逗她、让她生气，已经成了我的日常任务。

不过，有一次气氛不太一样。

那天，伊莉雅和 Ronwei 吵架了。他们俩平时关系就挺好，说是朋友也行，说是“在耍朋友”也说得过去。但那天，她坐在座位上，胳膊撑着桌子，脸上挂着一丝明显的烦闷，看起都要哭了。

我没忍住，凑过去问：“咋了？和你男朋友吵架了？”

她抬头瞪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像是想反驳，但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他……算了，他可能也不懂事吧。”她声音低了点。

我想了想，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男生嘛，不懂事正常。或者说，这个 Ronwei，根本就是在耍你呢？就他那个颠子模样。”

她愣了一下，看着我，好像是被这句话点醒了什么。然后，她嘴角扬起一丝笑意，轻轻说了句：“谢谢你，小太阳。”

我怔了一下。

.....

可后来我才发现，我和伊莉雅的关系，有点远了。她不属于我，她身边的故事我感觉我始终只是个旁观者。

因为，菲娜才是近在咫尺的，伸手可得的。

毕竟，她就坐在我前面，不互动白不互动。

.....

“请问，菲娜同学，你戴了个电话手表吗？”我忍不住问她。

菲娜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的表，然后点了点头：“是的，新买的。学校读起太无聊了。”

她抬起头，目光带点随意地看着我，眼神像是在等我接下去说点什么。

机会来了！

“Cloud I ask, what’ s your…（可以问一下你的…？）”

但剩下的话，我突然不好意思说出口了。

菲娜微微眨了眨眼，像是看穿了我的意思，嘴角扬起一丝笑意，直接替我说了下去：“Telephone number?（电话号码？）”

心跳，瞬间加速。（我都没对…）

这就是 Crush 的感觉吗？

我慌忙点头：“额对对对。”，故作镇定地看着她，而她笑了笑，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

今晚，回寝室，我一定要给她打个电话！

第二章 伊莉雅，有故事

说实话，以前和伊莉雅相处，有时候真的很愉快，有时候又觉得很难捉摸。

她平时在我们这些同学面前，总是活泼、开朗，甚至有点傻傻的感觉。但有时候，她又会突然安静下来，让人摸不透她在想什么。

或许，这就是她的特别之处。

她的过去，我也听过一些。

小学时的伊莉雅，是个成绩不错的学生，但她从来不是那种自觉性特别强的学霸类型。她聪明，但学习习惯没有养成，做题靠灵光一闪，靠临场发挥。她的开朗，掩盖了一些东西，比如她的随性，比如她的某种不安定感。

她身上，有时候会带点小孩子气的可爱。比如生气的时候，会鼓起嘟嘴或者“哼”；开心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抬头傲娇起来；被人夸奖了，又会不好意思地“没有，我不这样的…”

这些细节，让她显得特别真实。

但她的情感世界，却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的。

我的判断：

最近，班里关于“伊莉雅和 Ronwei”的讨论越来越多了。即便我没主动打听，也能从各种闲聊里听到一些事情。

“伊莉雅一开始，是追 Ronwei 的。”

“后来，她真的追到了。”

所有的故事，在这里应该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吧？可奇怪的是，她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幸福。

她拥有了 Ronwei，但“拥有”就等于“幸福”吗？

听班上的人说，Ronwei 对伊莉雅的要求有点奇怪。

“什么奇怪？”有人问。

“不知道，反正就…挺奇怪的。”

这种模糊的传闻，反而更让人在意。

而我开始回想起，她那天和 Ronwei 吵架后的表情。

她的情绪不是单纯的生气，而是一种复杂的、夹杂着犹豫和无奈的情绪。

我突然有点想知道——她到底在这段关系里，经历了什么？

不过，伊莉雅是个奇怪的女孩子。

她看起来开朗，甚至有点大大咧咧，但我总觉得，她比别人更看重“恋爱”。她似乎对感情有种执念，像是一定要抓住点什么，仿佛只要谈着恋爱，她就能证明自己，也能从中找到某种安慰。

说到底，她跟我很像。

我们都渴望“恋爱”的感觉，只不过……我渴望的是一份稳稳的陪伴，而她，更像是想随时有人填补空缺。

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

她有点像那种“永远不会缺替补”的人。因为她长得乖，性格又开朗，和谁都聊得来，似乎总能在不同的男生之间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

但，为什么是 Ronwei？说真的，我搞不懂。

Ronwei，差不多算是个体育生，身高不错，打篮球也还行。但要说品行……那真是谈不上好。

他出口成脏，骂人张嘴就来，甚至不分场合地开黄腔。有时候，连女生在场，他都照样乱说话。

我实在想不明白，伊莉雅怎么会看上他？

难道，她喜欢的只是那种“恋爱”的感觉，而不是“人”本身？

我开始回想起她和 Ronwei 在一起的场景。他们的互动，真的像一对情侣吗？

还是说，其实她自己也不确定，这段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

哎呀…感觉自己有点脚踏两只船的样子…

第三章 模糊的，不变的

思考完伊莉雅的事情，我的脑子还是乱的。不如，找点别的事情做。

我看了一眼手上的电话手表…对了菲娜的电话…

要不要给她打电话？

有点不敢啊……

她会不会觉得我很烦？还是说，她其实也想和我聊聊天？

算了！打就完了！

手指悬在屏幕上，猛地一咬牙，输入号码，拨号。

“嘟……嘟……嘟……”

她会不会不接啊？

正当我的心跳逐渐加快时，手表忽然震动了一下。

——她接了！

我一瞬间紧张得差点开始“振刀”了。

“额……请问是菲娜嘛？”

说完，我就想拍死自己。这不是废话吗？她的号码是我亲手输的！

“嗯。”

她轻轻应了一声，声音有点慵懒，带着夜晚的氛围。

“你在干什么啊……”

我心虚地问道，感觉自己像个做贼的。

“嗯，我要洗漱睡觉了呀。”

她的语气很平淡，没有一点波澜。

“好吧……”

……然后，沉默。

长达一分钟的寂静。

这一分钟，我的心跳快得不像话，屏幕上的时间在走，可我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该找个什么话题？还是她根本不想和我聊太久？

——“宿管来了，先挂了。”

她的声音在夜色中划过，电话里传来了脚步声，然后，通话结束。

我呆呆地看着黑掉的屏幕，心里一阵失落。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电话聊天？短暂得让我心痒难耐，像刚伸出手，结果指尖触碰到的只是空气。

明天……好想她。

这不只是情愫了。我想要拥有她！睡觉！

清晨的空气带着些许寒意，我还窝在被子里，迷迷糊糊地沉浸在温暖的梦境里。

突然——

“嗡嗡嗡……”

电话手表在手腕上震动，震得我手臂发麻。

“哎呀，我妈又来烦我了吗……”

我皱着眉头，闭着一只眼揉了揉脸，随手抬起手表一看。

“139……”

——等等！这不是菲娜的号码吗！？

我的困意瞬间全无，身体条件反射般猛地坐起，心跳加速，手指僵硬了一秒，才赶紧划下了接听键。

“请问小克林顿，你起床了吗？”

电话那头，菲娜的声音清脆又带着一点懒散的气息，像是随口一问，但却让我的耳朵瞬间发烫。

“嗯……快要起了，怎么了？”

我努力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紧张，但嗓音还是带着没睡醒的低哑。

“你快点起来，我和我朋友 Celeste 在宿舍门口等你。”

我愣住了。

她主动来找我了？！

——这是对我发出了邀约？

我的脑袋一时间转不过弯，但心脏已经在狂跳，意识到这可是个大好机会！

我猛地掀开被子，几乎是翻滚着下床，收拾，洗漱，飞奔！

牙膏都没来得及漱干净就咽了下去，脸也不知道有没有擦干，我就像风一样冲出了寝室。

“咚咚咚——”楼梯间传来我的脚步声，我急匆匆地跨下最后一级台阶，停在宿舍门口。

抬起头的瞬间，我的目光就被吸引住了。

——她站在那里。

晨光落在她身上，菲娜穿着宽松的卫衣，随意地站在门口，旁边站着 Celeste。她头微微偏着，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

我的目光紧紧锁定了她，她那独有的轻盈气质，让我在嘈杂的早晨里，一下子找到了最吸引人的风景。

“克林顿！”

她在远处喊我，声音里带着几分活泼，又带着一丝不经意的温柔。

我本来有点尴尬，毕竟这么早被女生叫出来……但算了，人家女孩子都主动找我了，矜持什么？

我挺直了腰板，快步走上前。

“走吧？”

她问我。

“走！……不对，去哪？”

我一边跟上她们的脚步，一边心里莫名有些激动。难道她们是要带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去吃早饭呀？”

菲娜理所当然地说道。

“哦好好好。”

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但心脏仿佛在胸腔里疯狂乱跳。我的脚步似乎都得用力踩在地上，才能让自己站稳。

不对，我应该展现出成熟稳重的一面，可是……为什么会有种初恋的感觉？这种难以控制的情绪让我有点慌。

到了食堂，我主动走在前面去打餐，假装很自然地拿起餐盘。

——两个馒头。

这是我一贯的早餐选择，简单，快速，边吃边回教室。

但就在我刚刚接过馒头的一瞬间，我猛地意识到——

糟了！我应该点稀饭或者面条！

这样就可以坐下来，找个借口和她们一起慢慢吃了！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我看着手里的两个馒头，心里满是懊恼，机会白白溜走了。

但还没等我遗憾太久，菲娜和 Celeste 也打完了餐，她们居然也只要了两个馒头！

我松了口气，算了算了，这样的话，至少不会太尴尬。

我们一边走回教室，菲娜在我后面，Celeste 走在旁边，三人默契地没怎么说话。

就在这时，菲娜突然激动地喊了一句——

“克林顿！”

她的声音清脆而带点调皮，让我瞬间回头。

“欸？”

她冲着我笑了笑，然后对我喊道——

“13 岁！没存款，吃喝全靠父母花！”

我怔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她在和我开玩笑呢。

这个女孩，真的很开朗，也很可爱……

我忍不住跟着笑了出来，感觉心里某个地方，悄悄地融化了。

第四章 MISS ME OR DISS ME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午自习的教室里安静得只能听见钟表秒针缓慢走动的声音。

我百无聊赖地翻开记录本，反正回到了讲台排，没什么有趣的事，不如随便写点东西吧……

可就在这时，我的目光瞥到了伊莉雅的身影。

她趴在桌子上，整个人缩成一团，脸埋在臂弯里，即使这样，我还是能看到她红红的脸颊。

她怎么了？感冒了？还是……哭了？

我转头问后桌的好朋友迈卡，毕竟是伊莉雅开学后固定的同桌。

“迈卡，伊莉雅怎么了？”

迈卡眨了眨眼，一副懒懒散散的样子，耸耸肩道：

“晓不得。”

说完，他慢悠悠地补充了一句：

“好像是她去看她男朋友打球，然后他们队里有个人球没传好，正中她肚子了。”

“……”

听完，我的心情有点微妙，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

难道她是疼得趴在桌子上？还是……生气了？

迈卡刚说完，伊莉雅忽然翻了个身，嘴里轻轻地“呜”了一声，似乎有些委屈。

我有些担心，试探地问她：

“伊莉雅，你哪个了哇？”

她没有回应，只是继续缩在桌子上。

我皱起眉，犹豫了一下，站起身准备去找 Lily 老师。

“我帮你请假吧。”

可就在这时——

她的一只手从桌子底下伸出来，轻轻抓住了我的衣角。

她的声音很小，透着点倔强：

“不要去……”

“有点难以抗拒啊……”

我盯着伊莉雅抓着我衣角的手，心里闪过一丝异样的情绪。

她不愿意让我走，可她又不说话。

我犹豫了一下，低声问道：

“那我走开了？”

她没吱声，只是手指微微动了一下，然后慢慢松开。

我看着她沉默的样子，也没再说什么，回到了座位上。

下午课间，我正准备回座位，却被 YingDou 叫到了走廊。

“克林顿……”

她的语气带着点故意压低的神秘感。

我看着她，随口问：

“怎么了？”

她笑了笑，靠近了一点，说：

“给你讲个好消息，听不听？”

“你说。”

她顿了一下，语气刻意拉长，然后轻飘飘地丢下了一句：

“伊莉雅他们要分了，你有机会了。”

“哈？”

我的第一反应是莫名其妙。

我怔了一下，下意识地反驳：

“可是我并不喜欢她啊。”

YingDou 眨了眨眼，带着点揶揄的笑意，看了我一眼。

“你看着办吧。”

说完，她转身就走了，留下我站在原地，满脑子问号。

他们要分了？为什么？

明明之前伊莉雅还因为 Ronwei 被球砸到，去看他比赛……怎么突然就要分手了？

是吵架了，还是……本来就没有多喜欢？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之间肯定出了什么事，但我又不太确定该不该去问伊莉雅。

更何况，我真的会在意这件事吗？

——还是说，我其实并不像自己说的那么不在乎？

“哇哦，又被男朋友弄哭了？”

我靠在讲台边，带着一点打趣的语气，看着趴在桌子上的伊莉雅。

她抬起头，眼睛有点红，但并没有生气，而是轻轻叹了口气，说：

“没有，我在想一些事情……”

我歪了歪头，挑眉道：

“什么事情？”

听到这句话，她忽然愣了一下，好像陷入了深思，眼神飘忽了一下，然后才缓缓开口：

“当年我去追 Ronwei 的时候，我花了好大好大的力气，好不容易追到了，我以为是我们幸福的开始……但没想到，这段恋爱不是我想的那样。”

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苦涩。

“他总是需要我的时候才想起我，比如说帮他买双球鞋……我那么主动，可他总是那个样子。”

我听完后，没忍住笑了一下，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调侃道：

“哎呀，你自己也是眼睛瞎了，看上这么个人了。”

“不……”她轻轻地摇头，抬眼看着我，语气变得认真起来，“当你真正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我一时怔住了，嘴巴微微张开，却没接上话。

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说我从没真正喜欢过人？

还是她觉得我不理解她的感受？

我正思考着怎么回她的时候，她忽然皱起了眉头，一只手轻轻地捂住了小腹，语气带着一丝痛苦：

“不行……我肚子好痛……”

她缓缓地从讲台上下来，整个人虚弱地趴在桌子上，呼吸都有点不太稳。

我皱起了眉，语气有点担忧：

“没事吧？忍一下就好了。要帮你请假吗？”

她没说话，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似乎还在犹豫。

我看着她这个样子，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想了想，又拍了拍她的桌子，说：

“帮你请假你也不说愿意，这可不像你啊。”

她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却最终只是轻轻地吸了口气，声音极小地说了一句：

“好吧……你帮我去请……”

我转身走向 Lily 老师的办公室，心里却突然有点乱。

“怎么感觉我和伊莉雅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了？”

她对我好像有点依赖，但那是因为朋友间的关心，还是她对 Ronwei 失望后的情感转移？

而且……她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当你真正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她是在暗示我什么吗？

可……我应该更喜欢菲娜啊？

想到菲娜，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她那天早上站在宿舍门口，微微仰头看着我，喊我名字的模样。

我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甩了甩头。

不行，我还是更喜欢菲娜一点！

自从我被换回讲台排后，和菲娜的距离远了，下课想找她聊天都难，更别说一起吃饭了。

无聊的课上，我的目光渐渐落在了伊莉雅身上。

她趴在桌子上，不知道在想什么，偶尔用笔在纸上随意划着，表情有点发呆的样

子。

我心里一动，随手撕了一角草稿纸，写下了一句：

「怎么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然后用手指戳了戳她的手肘，把小纸条递过去。

她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然后撕下来，回了一句：

「无聊，感觉最近不太开心。」

我挑眉，继续写：

「又和 Ronwei 吵架？」

她回得很快：

「不是，别提他了。」

我看着这行字，心里顿时觉得有点奇怪。

——这不像是她的风格。

以前她总是黏着 Ronwei，哪怕吵架了，也会逢人就抱怨个没完。可是这次，她却显得异常冷淡，甚至不愿提起他的名字。

我沉吟了一下，写道：

「那你在想什么？」

她没马上回，而是用笔轻轻戳了戳我的手背，示意让我等等。

过了两分钟，一张纸条被悄悄塞进了我手心。

我展开一看，只见她写着：

「我在想……如果当初选择的人不是 Ronwei，会不会不一样？」

我看着这行字，愣了一下，心脏仿佛漏了一拍。

什么意思？

她后悔了吗？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上课一直在传纸条。

本来只是随意聊聊天，可渐渐地，气氛变得有点奇怪了。

她开始变得有些……暧昧。

有一次，我刚递过去纸条，她没接，而是伸出手，慢慢地从我手心里抽走了那张纸。

但她的指尖，却故意在我掌心划过，带着一丝轻柔的触感，像是刻意停留了一秒。

我微微一怔，心里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指尖的温度仿佛被她的触碰点燃了一样。

我抬眼看了她一眼，她却低着头，装作若无其事地看着纸条，嘴角微微翘起。

——这个女孩，绝对是故意的。

有一次，我把纸条递给她，她却突然握住了我的手腕，指尖轻轻扣着我的手背，然后慢慢地滑到我的掌心，轻轻地……握住了。

她没有看我，仍然盯着讲台方向，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但我能感觉到，她的手是温热的，柔软的，甚至带着一点点微微的颤抖。

我的大脑瞬间宕机了。

……这算什么？

传纸条，传到最后，变成了牵手？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不受控制地加快，可又不知道该不该挣开她的手。

就在我僵住的时候，坐在旁边的迈卡一直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嘴巴都快合不拢了。

他慢慢地凑过来，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小声说道：

“……vocal……你们在干什么，我没看错嚟？”

我瞬间回过神，手一缩，飞快地把手从伊莉雅的掌心抽回来，脸上装作一副平静的样子。

但伊莉雅却笑了，像是早就知道我会这样似的，轻轻地朝我眨了眨眼，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上课。

过了几天，体育课。

体育课的时候，我的脑子还有点乱。

最近和伊莉雅的关系越来越微妙，上课时她牵着我的手，甚至会用指尖在我掌心画圈……可是一到下课，她还是一副和朋友们嘻嘻哈哈的样子，完全不像是对我有特别感觉的人。

所以.....这到底算什么？

“克林顿！快点！”

体育委员的声音把我从思绪里拉了回来。我甩甩头，深吸一口气，跑了起来。

今天是长跑训练，我心情复杂，不知不觉跑到了队伍最前面，风吹在脸上，有点凉，却让我的脑袋清醒了一些。

可就在这时，“嘭——”

我的脚步猛然一空，身体失去了平衡，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膝盖擦着地面，火辣辣地疼，手掌撑地的时候，甚至感觉到了一阵刺痛。

“.....痛死了。”

我回头一看，DuQing。

她站在那里，表情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你干嘛啊？？ ”我皱起眉，痛得不想动，但心里更是莫名其妙的生气。

“你跑太快了，别太嚣张。”她甩了甩手，语气不咸不淡。

“.....”

我真是无语了，这是.....啊？

可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影子挡住了头顶的阳光。

“你快起来！”

是菲娜的声音。

我抬起头，阳光从她的侧脸透过来，她的眉头微微皱着，表情有点担忧。

我本来想说点什么，但不知怎么的，脱口而出的是：“啊.....别.....”

她一愣，然后无奈地叹了口气：“不是我弄倒的你，你快起来好吗？”

她伸出手，拉住了我。

她的手很小，却很有力。

我深吸一口气，靠着她的支撑站了起来，膝盖还隐隐作痛，但能忍住。

“你能继续跑步吗？”她问。

“可以。”

她点点头，轻轻松开了我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那好，你加油哦，我们先走了。”

她转身离开，回到女生队伍里，Celeste 还转头看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笑了笑。

第五章 你用指尖阻止我说再见⁵

自从体育课的事情之后，我开始思考菲娜和伊莉雅的事情。

伊莉雅看到我摔倒了吗？她有注意到我吗？

好像没有。

我当时疼得爬不起来，可她似乎根本没看见，或者说，她根本没在意。

可菲娜不一样。

她当时直接跑过来扶起我，虽然没说太多话，但她眼神里的那种认真和自然，真的让我有点心动。

可问题是，现在的我们，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

座位分开了，我上课都来不及观察她有没有看我，更别提和她讲话。以前我们打电话疯疯癫癫地聊着，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很幸福。

但现在，伊莉雅的出现，让一切都变得复杂了起来。

那天中午，我去食堂吃饭，电话手表随手放在了教室里。

走到刷脸机前，我把脸对准屏幕，等了几秒，没反应。

“.....？”

又试了一次，还是不行。

我人都炸了。“不会吧，今天中午要饿一顿了？”

无奈之下，我只好转身往教室走。

教室门是虚掩着的，我正准备推开，突然听到里面传来“咔嚓”一声。

.....??

⁵ 这是《不能说的秘密》的一句歌词。

我轻轻推开门，看到伊莉雅正拿着我的电话手表，玩着拍照。

屏幕上，她正对着自己比了个剪刀手，笑容灿烂。

“你在干嘛？”我一把夺过我的手表，皱起眉头。

她被我吓了一跳，但很快嘻嘻一笑：“哎呀……还给我嘛，那张不好看……”

“不可以，这不是你的东西。”我语气有点冷。

可她突然双手抱住了我的手臂，她的脸贴得很近，我甚至能闻到她头发上的香气。

“哎呀我错了嘛……”

……就这么抱着我，她的手臂很细，但抱得很紧。

我僵住了。

我想甩开她，但因为她是女生，我又不太不好意思太用力。

周围没人，但我的心跳开始加快了。

大概一分钟后，她又突然拉住了我的衣服，眼神亮亮的：“让我穿你的衣服，我冷。”

……？

我一脸无语地看着她。

“我也冷。”

她嘟着嘴，松开了我的手臂，一把推开我：“不跟你耍了。”

我站在原地，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这一次，我真的感觉不太好。

她对我太主动了，我有点抗拒不住。

可我心里明明还是喜欢菲娜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后来，我换了位置。

因为表现好，Lily 老师让我自己选座位，我思考了一下，走到了菲娜的后面坐下。

这意味着，我和伊莉雅的距离，变远了。

坐下没多久，菲娜轻轻转过头，睫毛微微颤着，语气带着点戏谑：

“你为什么不去挨着伊莉雅坐？”

我愣了一下。

是啊，伊莉雅最近对我那么主动，按理来说，换座位时选她旁边应该是最自然的选择。

可我没有。

我低头想了想，语气平静地回答：“我觉得她只是有点缺爱，并不是真正的喜欢我或者对我有感觉之类的吧。”

菲娜听了，眼神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随即露出一个微笑：“哦~”

我正想问她什么意思，她却话锋一转，声音压得低低的，说了一句让我大脑直接死机的话——

“她说明天要和你表白了。”

“.....？”

“.....”

“啊？”

“听到没得嘛？”

“她.....她要干嘛？”我声音都变调了，耳朵也开始发烫，“别和我表白，我 Shy（害羞）。”

菲娜噗嗤一笑：“什么意思？”

我一时语塞。

怎么说呢？我害怕伊莉雅表白后，我一拒绝，关系就彻底闹僵，可如果不拒绝.....那就等于默认了她的心意。

可问题是，我真正喜欢的人是非娜。

怎么办？

我脑子乱得像一锅粥，心跳快得要命，脑子里闪过无数种回答，结果嘴巴却不受控地蹦出了一句：

“我有 GF⁶.....”

——空气瞬间安静了两秒。

⁶ GF：是 girlfriend（女朋友）的缩写。

菲娜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后嘴角微微翘起，轻轻“哦”了一声，声音有点不自然：“哦哦~好吧。”

然后，她就转回去了。

不对劲。

她刚刚的反应……怎么看都不像平时开玩笑的样子，反倒像是有点懵，又有点失落？

可是我说“我有 GF”到底是想干嘛？

是想阻止伊莉雅表白？还是……想看看菲娜的反应？

我自己都搞不懂自己了。

后来，伊莉雅真的没有表白。

但她很快和高年级的一个男生在一起了。

传闻是她故意找的，目的是为了气我。

说实话，有点难听。

可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不是生气，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感。

不是因为喜欢她，而是因为她那种随便就能喜欢上别人的态度，证明了我当初的猜测：

她只是缺爱，而不是喜欢我。

我应该高兴的，可是……

菲娜再也没有那么主动了，只是我们在平时坐那儿聊天而已了。

第六章 半路就来见我

自从换了座位，我和菲娜的关系似乎回温了一些。

我们偶尔会聊天，偶尔会互相吐槽作业，偶尔她会在我考试卷子上乱写乱画，写完还装作没事人一样地看着黑板，对了还给我一只很大很大的千纸鹤，是她折的。

我以为一切都慢慢恢复了。

但又好像，差了点什么。

菲娜，谈过恋爱。

这件事我之前不知道，还是后来听别人八卦才知道的——她曾经和一个高年级的男生在一起过，叫 RuiGo。

这个名字我也听过，我私底下叫他“欲望哥”，听说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对女生又甜又腻，一旦得手就跑得比谁都快。

但菲娜不是傻子，她谈到一半就觉得自己眼睛瞎了，直接分手。

这让我有些复杂。

我知道自己应该高兴，毕竟她和那种人分手了，可是……

她谈过恋爱了。

她是真的喜欢过一个人。

而我呢？

我好像只是跟她闹着玩，坐在她身后，听她讲些有的没的，偶尔嘲讽她几句，看她皱起眉头……就这样而已。

可这样的关系，好像不太一样。

直到那天午自习。

教室里很安静，偶尔有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风扇慢悠悠地转着，吹动几缕头发。

我写了几行字，突然觉得有点无聊，就伸长手去捣鼓菲娜的课桌，故意去推她的笔袋，去翻她的书。

“哎呀，你别烦。”

她皱着眉，伸手把我的手拍开。

但我还是不依不饶：“哼？难不成你要叫 RuiGo 来收拾我？”

说完，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完了，这句话是不是有点过分？

我原本是想开玩笑的，可是当这句话落在空气里，我突然察觉到不对劲——

她沉默了。

我看见她的肩膀明显僵了一下，然后，下一秒——

啪！

一本书狠狠砸到我身上，震得空气都一颤。

“克林顿！我讨厌你！”

整个教室瞬间死寂。

所有同学都被这一幕惊呆了，纷纷回头看着我们。

我整个人都懵了，脑袋一片空白。

她，生气了？

是真的生气了？

菲娜的眼睛微微泛红，死死地盯着我，咬着嘴唇，像是气得不行，却又强忍着不让自己更激动。

她一言不发地转回去，把书摔到桌子上，低头猛写作业。

而我，坐在她身后，心跳还没平复。

这……怎么就闹到这个地步了？

过了好些天，军训终于到来了。

我们的学校鲁登道夫位置偏远，是这片区域最后一个开始军训的学校。

这几天，我和菲娜几乎没说过话。

自从那天午自习的冲突后，她对我明显冷淡了，不再主动找我聊天，也不再回头看我，连下课路过我的座位，都像是刻意绕开了一样。

我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可事实是，每次看见她和别人笑着聊天，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

然后，军训分组的时候——

我和菲娜，被分到了一起。

说实话，这种感觉并不是很好。

军训中有一门课程和跳舞有关，本来我就对这种“软萌”又有点搞笑的动作没什么兴趣，怎么跳得像个傻子一样呢？

不过，我们组的组长是菲娜，她毕竟是专门学跳舞的，身上那股灵动的气质让她担任这个角色也不意外。

本来想偷懒不学的，可是她的目光一扫过来，似乎察觉到我在吊儿郎当，完全不想配合，走过来凶巴巴地看着我：“你不想跳就离开。”

“好。”我不想再和她争辩，直接转身走开了。

我找了个没人的角落，蹲在柜子后面，感受着冷冷的空气。

反正她也不愿意见到我，那就别见！我就不信能让我主动去靠近她。

就在我以为自己一个人能安静待会的时候，突然柜子被推开，菲娜出现在我面前。

她没有说话，只是拉着我的衣袖，眼神有些认真：“走吧。我们去好好练一下，好不好？练好了我带你吃零食。”

我心里不禁一阵莫名的犹豫，零食？这个好像有点诱惑。

这时，Weder看到了，调侃道：“克林顿！你还不赶紧答应！她这相当于牵了你的手了哦！”

菲娜听到后，没说什么，只是安静地看着我，仿佛在等待我给她一个答案。

看着她那副表情，我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决定不再继续闹脾气，让她教我完成这节课，毕竟这也许是个好机会，能借此机会和她有些互动，如果能恢复点过去的关系，或许会更好。

于是，我开始跟着那些动作学习。

一开始，我跳得磕磕绊绊，动作生硬得像个机器人，总觉得自己在丢人。可是菲娜不像之前那样对我凶巴巴的，她只是轻轻地拉着我的衣袖，耐心地帮我调整姿势。

“手抬高一点，脚步轻一点，不要像木头人一样。”她纠正着我的动作，眼神里带着一丝笑意。

被她这么一提醒，我心里有些异样的感觉，但还是尽量让自己专心练习。

一步一步……我渐渐熟练了，动作不再僵硬，甚至有些流畅了。

“嗯，克林顿小朋友真棒呀~”菲娜笑着拍了拍我的手臂，眼睛弯成了月牙形。

就在这时，Weder 悄悄凑过来，在我耳边低声说道：“嗯，不得了，她有点喜欢你哦，加油哈！”

我一愣，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喜欢？怎么可能？我都不敢这么确定。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无法控制地在意她的表情。

音乐声再次响起，我们按照排练好的动作，一遍遍地跳着，终于顺利完成了表演。周围的同学都在鼓掌，菲娜转头看着我，轻轻地说道：“好！”

我愣了一下，看着她带着点期待的表情，心里突然有种奇怪的情绪涌上来。

“待会儿吃完午饭，我在寝室楼下等你，给你吃的。”她丢下一句话，就跟着队伍离开了。

——她说的是真的？她要给我带零食？

中午，吃饭时我总觉得味道和平时不一样，不知道是因为军训的疲惫，还是因为脑子里总想着菲娜说的那句话。今天的饭吃得比往常慢了一点，但又不能不吃完，教官说过不许浪费，所以即便食欲不佳，我还是强行把饭吃完了。

等我慢吞吞地回到寝室楼下时，远远地就看见菲娜和 Celeste 站在那里，她们似乎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喏~”菲娜看见我走过来，直接把手上的零食塞到我手里，嘴角微微上扬。

她看起来有点开心。

“谢谢。”我低声说道，心里竟然有些莫名的窃喜。

“没有啦。”她摆摆手，下一秒就转身走了，留给我一个轻快的背影。

我站在原地，看着手中的零食，突然觉得这一天的疲惫似乎也没那么难熬了。想珍藏，但又不敢说出去。

可我和菲娜，最后差不多美好的回忆，差不多就到这儿了。

菲娜，用我的话来说，是个典型的“耍娃”。虽然她跳舞很好，甚至可以说是一流，但她的个性、她的选择，总让我觉得有点不切实际。她很活跃，常常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似乎总是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兴趣和好奇心。但好像不管做什么，最后都像是为了消磨时间，找些轻松的方式，而没有想过长远的意义。

我有时候会想，菲娜这样的人，真的适合在这里待吗？她在小学时成绩虽然不错，和伊莉雅差不多，但那时候她努力的意义和现在完全不同。小学成绩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照顾”那些周围的人，那个时候她总是觉得自己得保持一个“好孩子”的形象。可是，到了初中，成绩和学习似乎成了她不太在乎的事情，她的目标变得模糊了，那个时候的她似乎更多是想去逃避那些责任。

菲娜最喜欢和一些不良少年混在一起，他们对她来说，像是另一种解脱。她把这归咎于自己的原生家庭——她从不掩饰自己对家里的不满。她讨厌那个充满压迫感的家庭，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支持。而那些所谓的“社会上的烂仔”，虽然他们并不懂得什么是责任，甚至不懂得学习，但他们给了菲娜她需要的那种“自由”——不需要承受任何压力，生活在一个没有规则的世界里。

我知道她把这一切都怪在家里，但我总觉得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究竟在逃避什么。她真的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被理解，是能有人给她提供一种稳定的支持。但她选择的这些人，反而可能把她拖得越来越远。

她的这些“朋友”，那些看似理解她的“社会青年”，并不是她真正想要的，她表面上说着他们在“陪她长大”，但实际上的情感依赖是单方面的。这些人，他们大部分也并没有多少理想，他们的生活完全是与学习、与未来无关的。而菲娜也并没有意识到，她越来越被这些人影响，变得迷茫、空虚，甚至开始自暴自弃。

她周围的环境虽然给了她短暂的安慰，但也让她迷失了方向，陷入了不必要的纷争和麻烦。每当我看到她的那些“坏朋友”混在一起，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仿佛她正在一步步走向更深的迷雾。

我想，她自己也很清楚，这些人并不会真的理解她。他们也不会给她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她每次说起他们，总是带着一些无奈和叹息，但好像始终无法放下自己对他们的依赖。也许她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只是还没意识到这一切早已开始改变她的内心。

.....

“我问你，是不是在和菲娜恋爱？”YouHu 站起来，桌子被他拍得震动，眼神如刀，带着压迫感直逼我。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但那股强烈的气场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这四个字，我几乎是从嘴里挤出来的。

本来，按道理说，我和菲娜的事情并不应该被别人这么放大讨论。可是，我知道，眼前的这些人对我不满已久，特别是 YouHu 和他身后的一群不良少年，他们看我从来不顺眼。菲娜的情况也很复杂，她那些不良朋友总是给我带来麻烦，每次我想和她保持距离，却总是被推得更近。

这一次，我彻底触动了 YouHu 的底线。他冷笑了一声，将手臂搭上菲娜的肩膀，左手夹着烟，优雅地吸了一口，然后狠狠地吐出一团烟雾，直往我脸上喷。

“你说不知道？”他眯着眼，语气里带着一种压倒性的威胁，“那你告诉我，是谁把你们的事说出去的？如果有胆量说，就给我找出来，带着他来道歉。”

他说完，几乎没有给我反应的时间，继续在那儿慢慢抽着烟，仿佛我就是他随便玩弄的对象。我可以感受到空气中的紧张与火药味，这场对峙，就像是拉开了引线的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我感觉有些窒息，内心一阵烦躁。这一切都太不对劲了，为什么菲娜的事就能引来这么大的麻烦？

我默默转身，打算离开，用一种最冷静的方式退出这场局面。但我这动作似乎彻底惹怒了 YouHu，他瞪大了眼睛，冷笑道：“说走就走？你把人家小菲放在哪？”

我的心里一阵不安，我能感到他们的敌意，我离开的决定似乎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同。

“我会重新开始我的新生活。”我咬牙说，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决心。我必须离开这个漩涡，不能再被这群人困住。

然而，我的背后，似乎突然变得沉重。不良少年们的气息越来越近，我能感觉到自己被包围了。一股不安的情绪涌上心头，我知道，事情已经不简单。

还没等我转身走出几步，身后一拳就狠狠打在了我的脸上。痛感几乎立刻占据了我的脑袋，眼前一阵发黑，金星乱冒。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另一只手已经猛地捏住了我的脖子，整个身体被压在了桌子上。

“给我老实点！”那人低吼着，紧紧抓住我的脖子，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喘息着，眼睛扫过周围的局面，突然，菲娜被人带出了门外，她和我深情对视了一眼，眼神中闪烁着复杂的情感，但很快她就回避了目光，消失在门口。

那一瞬间，我的心仿佛被一把刀割开。我看见她眼中的那种复杂，既有担忧，又有无奈，我知道，她不想这样，可是局势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这一切让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无力感，我该怎么办？

我的思绪一片混乱，身体本能地开始反抗。我不能就这样屈服，不管如何，这个局面不能继续下去。

我开始奋力反抗，狠狠一脚踢开压住我脖子的那人，猛地甩开他，借力一头撞向另一个站在旁边的人。那人被撞得踉跄后退，我趁机把他按在了墙上，死死捏住他的脖子，准备给他一个教训。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力量在那一刻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这一切的愤怒和压抑终于得到了宣泄。

然而，就在这时，YouHu 突然抓起了一根台球杆，狠狠地往我的头顶砸了过来。我瞬间感到头部一阵剧痛，视线一片模糊，最后的意识开始模糊不清。

我挣扎着试图站稳脚步，可头部的剧痛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周围的一切声音都变得遥远，脑袋里像是有一场风暴在咆哮，整个世界在旋转，失重感让我几乎要崩溃。

“走！别打死了……免得菲娜生气。” YouHu 冷冷地说道，带着几分轻蔑的语气。他似乎对这场暴力并不感到愧疚，反而像是在处理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

我听着他们的声音，却再也没有力气去反抗。意识渐渐远去，最后只剩下一片黑暗。

第七章 劳拉

（很久之后）

自从那次和 YouHu 的冲突后，我的心里一直无法平静。和菲娜的事，甚至到了现在，我都时不时想起。我明明知道，她不再是我能轻易触碰的存在，但那个曾经的美好，仍然在我心里挥之不去。就是这样，突然有一天，我和喜欢的人之间的距离不再是距离，而是无法跨越的鸿沟。我开始不再那么习惯没有她的日子，心里也难免有些空落落的感觉。

进入初二后，我以为自己会渐渐适应这一切，却没想到，我遇见了劳拉。

那时，我依旧沉迷于《第五人格》这款游戏，这是我平时喜欢放松的方式。巧的是，劳拉也玩这款游戏。最开始，其实我并没有打算去找她玩，只是那个约好的女孩突然失约了。正巧看到劳拉一个人坐在座位上，我便走过去想找个伴。

“劳拉，你是不是也在玩《第五人格》？”我走到她旁边，轻轻地问道。

她抬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些许惊讶，但随即点了点头：“嗯。”

“能一起玩吗？你把你 ID 给我吧。”我开口邀请道，心里有些紧张，毕竟这是我主动找的她。

“好。”她爽快地回答，然后很快就把她的 ID 发给了我。

从那一刻起，我们便通过游戏联系上了。我开始和她一起打游戏，我们互加了微信，开始语音开麦。每当我进入游戏的世界时，我总是能听到她那带有些许笑意的声音，每个游戏中的交流，仿佛让我从孤独中挣脱出来，找到了某种陪伴。那时，她经常选择一个叫“小女孩”的角色，就像是王者中的瑶妹，站在我的角色身上完全不动，仿佛成为了我的附身。

我记得那时我刚刚重新开始玩第五人格，虽然手感还在，但一些新的功能我并不熟悉。每当她“附身”到我身上时，我看到游戏界面上出现了一个按钮，看起来像是互动的，实际上是“取消附身”。当时，我以为这是可以和她互动的一个操作，我看见按钮后不假思索地开始点了几下。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让我上身？”她的声音带着一丝疑惑和小小的调皮。

“啊……什么？”我有些愣住了，反应迟钝地看着她，心里一阵莫名其妙。

劳拉笑了出来，语气有些忍俊不禁：“你干嘛乱点那个按钮？那是取消附身的……………”

听到她这么说，我顿时有些尴尬。原来我误会了按钮的功能，以为能和她做什么互动，结果只是自己搞错了。她轻轻地笑着，好像这小小的误会也变成了一种微妙的默契，让我忍不住心里暗自松了口气。

游戏继续进行着，而我心里也开始有些不一样的感觉。和她在一起玩游戏，竟然让我感到某种温暖和放松，不像以往那种孤单的感觉。虽然我们只是通过这种方式彼此接触，但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又找回了些许属于自己的舒适感。

而劳拉呢，也逐渐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一开始她只是一个游戏伙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我们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我开始期待每天和她一起打游戏……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对劳拉的感情开始变得不一样。甚至有种莫名的感觉，好像心里那份对菲娜的喜欢，悄无声息地被转移到了她身上。**每当下课铃响，我总是下意识地往劳拉那边跑**，她坐的位置就在政治课代表旁边，我也顺带去背背书，有时还会故意找她聊聊天。那个时候，政治课也考得挺好，拿了个A。我想，除了功课上的进步，和劳拉在一起的时光，似乎让我感觉自己变得不那么孤单了。

“克林顿，”有一天，Lily 老师在办公室训我，眉头紧皱，“放你到哪儿都要讲话。**我对你很失望啊。**”

我无奈地低下头，心虚地回答道：“我保证，我不会再这样了。”

她依旧不太满意，嘴角带着点儿无奈的笑意：“嗯，你每次都是这么说的。”

“为了她，我会改变，”我突然脱口而出，声音里带着一点坚定，那一刻，我自己也有些惊讶。我想，我是真的开始在意劳拉了。

Lily 老师好像听出了什么，眉头一挑，似乎是开玩笑的语气：“哪个啊？下次放假回来，我给你们安排个位置，安排到一起。”

我立刻尴尬地笑了笑，连忙摆手：“**这是不能说的秘密……**”我心跳加速，心里突然涌上了一阵不安，怕被老师察觉出什么。

Lily 老师见我这个样子，只是笑着摇了摇头：“你呀，什么时候能稳重点呢。”

即便如此，她还是那样和蔼可亲，似乎对我总是有点包容，连带着我的心情也变得轻松了不少。

劳拉，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虽然和她的接触并不多，但她总是显得那么低调和安静。假期回去，我是主动去找她聊天的，聊得久了，心里的那份喜欢，也悄然升起。说实话，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那种和她聊天时的温暖感觉吧。虽然她总是有点冷淡，有时候我发信息过去，她几乎不回，但只要她回了，我就特别高兴。她似乎没有太多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但又不像我预期的那样完全拒绝。在她的世界里，我有时是那种稍微主动一点的人，但她从来没有真正疏远我。

在学校里，我们好像并不怎么说话，甚至成了彼此都很陌生的存在。我在她旁边的时候，她有时会显得不太主动，而我也没法开口，似乎总有一层看不见的隔阂。但一旦我们线上联系时，她就会回我消息，和我一起玩第五人格。我们聊游戏的时候，我总是能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默契，仿佛我们在同一个世界里，不再是疏远的两个人，是“好朋友”！

放假了，我回去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脑袋里总是转个不停，心里充满了各种念头，尤其是关于 Lily 老师是否会把我和劳拉安排到一起的事。会吗？会吗？！我不断在脑海里回想，仿佛那是决定我接下来一个学期的重要问题。

我仔细斟酌了一番：嗯，劳拉，她是内向的，不太爱说话，我们以前总坐在二三排。这次换座位肯定是按学习成绩和身高来分配的，我应该会被安排到第三排，而第三排的人都比较活泼，而唯独第二排的她，安静、安稳。Lily 老师很可能会把她安排到我旁边作同桌吧？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能有更多机会和她接触了！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脑海里不断重复着这个可能性。

我忍不住想象着那一天：如果真和她坐在一起，会是怎样的情景？会不会我们在课上互相传纸条？或者她偷偷抬头看我，我也悄悄地看她？所有这些幻想都让我兴奋不已，然而随着这些念头在脑海中飘动，我发现自己真的越来越难以入睡。

啊……睡不着了，真希望开学快点来吧……我自嘲地笑了笑，想着自己是不是太过于沉迷于这种琐碎的幻想中，但还是有些抑制不住心中的期待。

突然，我想起了假期的时候发生的事。那时我也试探了一下劳拉的感情，发现她似乎对迈卡有些特别的感觉。我本来以为自己能在她心里占据一席之地，结果，她竟然对迈卡的情感并没有完全否认。我问她是不是喜欢迈卡，她只是回：“我只是找他玩，没说我喜欢他!!!”，根本不正面回答。这种模糊的态度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甚至有点失落，毕竟我真的希望能把她“占为己有”，能在她的世界里占据一个更重要的位置。

这种感觉有点复杂，既有失落，也有些嫉妒，我不禁在心里嘀咕：为什么是迈卡？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不能是我呢？每当这些情绪泛滥时，我又会有点后悔，是不是自己太过急功近利，急于把一切都掌控在手中？不过我依然忍不住时常回想那个画面，假如她真的是喜欢迈卡，那我怎么办？我是否能够改变些什么？

这些问题像重重的石头压在我的胸口，让我辗转反侧，心里难免有些不甘与不安。

第八章 躁动

回到学校后，我迫不及待地跑到了办公室，想要知道什么时候换座位。我心里已经有了预感，也许今天就是我和劳拉坐在一起的日子。

“今天中午。”Lily 老师笑着回答我。

我点了点头，心里却不停地盘旋着无数的念头。如果真的是劳拉，和她坐在一起，那该有多幸运呀？不过，我怕老师看穿我复杂的情感，所以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这一天，我几乎都在期待中度过，眼睛不时地看向窗外，心跳加速。万一真的能和劳拉坐在一起呢？那该有多好……我一想到这个，就有些紧张，生怕一切只是幻想，终究还是不可能。

到了中午，班长 DuckTu 拿着座位单，投影到大屏幕上：“同学们，按照这个名单换位置，午自习之前搞定。”

我的心跳一下子加速，眼睛盯着屏幕，看着自己名字旁边的座位，一瞬间，眼睛锁定了。

“我和劳拉坐在一起！”我几乎是低声嘀咕出来的，心里激动得难以言表，那种心跳的感觉，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我加油，期待着我与她的接触。

我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心脏跳得更快，劳拉也走了过来。我们终于坐在一起了，但两个人之间的气氛依旧沉默无言。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坐着，低着头。我也不敢主动开口，心里有些紧张，又有些羞怯。我们是彼此心知肚明的陌生人，虽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却仿佛依旧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

这种状态持续了好一会儿，直到下午的时候，劳拉终于开口了。

“诶，我有个问题，克林顿。”她突然抬头，带着一丝好奇的眼神看着我。

“嗯？”我有些愣住了，心跳突然加速，生怕她问的是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你到底喜欢我们班上哪个啊？”她直视着我，眼神清澈，似乎在等待我的答案。

我愣了几秒，脸瞬间变红了，心里有些慌乱。其实，早在以前，我就跟她说过自己喜欢我们班上的某个人，但并没有告诉她，那个“喜欢的人”其实就在她面前。此刻，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额……”我吞吞吐吐地说道，心里有些乱：“我……不知道。”

“好吧。”劳拉微微一笑，然后转过头，继续低下头画她的画，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看着她的侧脸，那一瞬间，她的冷静让我心里更慌乱了。她似乎并没有太在意我的回答，但她的微笑却让我有些失落，也有些心疼。

我意识到自己似乎有些错过了什么。她不是在乎我说的答案，而是想要从我这里听到更多。但我依然不敢开口，只能默默地看着她，心里一阵阵纠结和矛盾。

一切看似平静，却也有着我不安波动。

.....

“还给我——！”她一把扑到我身上，抢我手里的作文书。

今天老师布置了作文，看她皱着眉、根本不会写的样子，我干脆把作文书借给了她，让她抄一抄。她快抄完时，我忽然一把拿回作文书，故意逗她。她还没完成剩下的部分，我故意耍起了小脾气。

“还给我！”她眼里闪着不满的光，朝我扑了过来。

我把作文书藏到我背后，笑着挑衅她：“你抢得到吗？”

她脸微微泛红，气鼓鼓地跺了跺脚，显然有些生气，又想站起来和我抢。可是我靠在墙上，她根本够不着，只能在桌前不断地伸手想抓。我不禁忍俊不禁，看着她有些急切又可爱的样子。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讲台上的迈卡，他正呆呆地盯着我们，眼神中有些复杂，似乎夹杂着一丝伤心。那一瞬间，我心里有点不舒服。迈卡怎么了？他这么看着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她和我闹了一阵，完全没办法把作文书抢回来，最后有些无奈地坐回了位置，低下了头。

“你怎么了？”我走过去，忍不住问道。

她依然不理我，低着头开始画画，眼睛瞟了我一眼，依旧没有什么表情变化，继续埋头在自己的画作里。

我没有放弃，继续问：“怎么了？是生气了吗？”

她还是不理我，只是专心地画着，仿佛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任何回应。我心里莫名有些焦急，不知道她究竟在想什么。

过了几分钟，我终于决定把作文书还给她，走到她旁边，递过去：“这是给你的。”

她抬起头，接过作文书时，我轻声问：“你是不是生气了？”

她缓缓开口，声音有些低：“和你在一起相处，我从来没生过气。”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一阵激动，甚至有些震惊。她的语气那么温柔，却又似乎透露出某种不为人知的情感。我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是站在那里，突然觉得气氛变得有

些微妙，仿佛一切都在悄然改变。

我们的关系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慢慢地进展着，有时我会故意去抢她的东西，然后拿着她的手捏住，让她无法夺回。我知道她总是会用力掰开我的手，而她眼神中那种无奈和羞涩的表情，反而让我有些开心。每当她挣扎的时候，我看着她的小手和我接触，莫名其妙地心里有些温暖，似乎从那一刻起，我们之间的距离开始悄然拉近。

有一次，我们在聊一些琐事，我忽然觉得她的吐舌模样特别像《原神》里的纳西妲。那一刻，我不自觉地笑了出来，脑袋里也开始有了一个念头：“她就像纳西妲一样，既有点呆萌又有点可爱。”于是我给她取了个“昵称”，叫做“小纳”。然后我俏皮地说：“乖乖的，就像卡哇卡哇伊！”她一开始有点呆住，接着也笑了出来。看到她露出那种笑容，我心里一阵满足和愉快。

从那以后，我开始试探性地喊她“小纳”，她也总是会笑着回应我。有时候她会有些羞涩，但更多时候她会带着一一点点调皮的笑意看着我，这让我更加确定我们之间有种微妙的关系。

我们的互动渐渐变得越来越自然，但有时候我也会忍不住逗她一下，可能是因为喜欢的心情让我有些放肆。有一次，我可能是逗得有点过头了，她竟然直接给了我一巴掌，那一瞬间，我的脸上烧得通红，感觉整个人都傻了。她似乎意识到自己可能做得有点过分，晚自习的时候，她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打了你很痛吗？”我看着纸条，心里有些温暖，虽然有点痛，但也并没有那么难忍，只是觉得她的担心让我心头一阵微妙的波动。

我低下头，开始写纸条。就在这时，语文老师格林走了过来，她好像注意到我低头写着什么，站在我旁边看着我。她停了几秒，语气平淡却又认真地说：“于是……这里体现了他勇于追求，不怕困难的品德。”我心里有点发愣，觉得她好像是看到了我在写纸条，但她并没有点破，只是继续讲课。格林老师是个性格非常耿直的老教师，和 Lily 老师的温柔相比，她显得更加严肃和直接。

我写下了纸条：“痛！其实也没那么痛啦，我就故意写的。”接着我加了一句：“万一我回寝室了，松哥看到我为什么在哭，你就完了 TAT。”写完后，我把纸条递回给她，心里有些期待她的反应。没多久，她又写了一条纸条给我：“对不起嘛，我错了，下次不会再这么重了。你也不要那么逗我嘛，心疼你...你下次千万不要哭啊！”

看到她的道歉，我心里稍微放松了下来，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觉得这份关心让我不再那么难受。我回给她一条纸条：“没事，和你相处真的挺开心的，谢谢你。”然后我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心情渐渐平复，暗自期待着我们的关系能够更进一步。

第九章 节外生枝

那天早上，我还在寝室里睡得昏昏沉沉，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个喇叭声：“同学们，由于疫情原因，学校暂时封校，请同学们先暂时待在寝室，开灯之后不要乱窜，等待学校通知。”

疫情封校？这不等于说我回不去了？心里一阵沉重，感觉像被一座大山压住了。回家遥不可及，可我突然一想——劳拉也是住校的！她就在附近，她可以陪我一起度过这段时间！想到了这个，我的心情瞬间好了起来，虽然不能回家，但至少有了她的陪伴。

于是，我开始等待学校的通知，大家都按部就班地去上课。因为封校的原因，很多走读的同学上网课都挺困难的，学校干脆让我们自己玩了。大家的心情都显得有些轻松，毕竟没有人能预料到这样的封校通知会有多长时间。

晚自习，电影。

那天，我正低头埋头做着些无关紧要的事，忽然听到 Bazaka 在我旁边轻声叹息：“欸…克林顿…”

“怎么了？”我疑惑地转头看着他。

他摆了摆手，眼神透出一丝调侃：“你自己看看，你同桌，怎么都挨着别人坐去了？啧啧啧……我都替你感到着急呀。”

我不太明白她什么意思，随口问：“那怎么办？”她歪着头，压低了声音：“你直接把她锁在你座位里，喊她哪儿都别去！别让她随便跑去别人那儿！”我听了后，不由得笑了出来，感觉她有些多虑。

虽然劳拉是个比较内向的人，但她并不喜欢随便和别人走得太近，更不会去随便换位置。但 Bazaka 的这种调侃倒是让我有些愣住了，心里有些微妙的波动。

到了第二天晚自习时，大家又聚在一起看电影，气氛愉快而轻松。

“石头剪刀布！”这时，我和劳拉又开始玩起了游戏，结果我又输了，劳拉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心。

她的笑声就像清风一样，拂过我的心头，感觉她有时候真是让人心情愉快。“再来……”我准备重新开始，可这次我终于赢了，心里一阵窃喜，准备托着她的手给她一个轻松的沉重一击！

然而，脑袋不知道怎么抽风了，我竟然没控制住自己，看到她的手温凉凉的，居然说了一句：“怎么感觉你手好冷，给你暖下吧……”

劳拉没说话，只是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了一个小小的笑容

。我有些不知所措地愣在了原地，但又忍不住低下头，心里暗想：“怎么她的笑容每次都能让我心跳加速？”

我们俩就这样安静地待着，不急着说话，也不急着离开。每次我们的手接触，哪怕只是片刻，空气似乎都变得温暖而柔软。

而劳拉，也没有抗拒，只是静静地坐着，不知道她的脸是不是已经红了，但我却知道自己的心跳有些失控了。

我写了一篇日记：

我们的关系，真的是一直悬在一条模糊的线之间。每次见面，心里总会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劳拉是个非常被动的人，每次我想接近她时，她似乎总是那么淡然，不急不慢。她的态度给人一种含蓄的感觉，但对于我这种有些多疑的性格来说，总是忍不住想：她到底怎么想的？她是真的不喜欢我，还是只是不好意思表现出来？

随着时间推移，我和她越来越像是走在一条隐秘的轨道上。我们之间的互动，总是带着一层暧昧的气氛，有时候甚至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这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每当她给我发消息或者我们一起做事时，我的心里总会不自觉地跳动几下，然而她的回应总是那么温和、疏离，让我不禁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想得太多了？

转眼间，下学期就要开始了，课桌也将不再有我们并肩坐着的日子。心里有些不舍，但更多的是一种无法言喻的遗憾。我们不能再是同桌了，这个事实让我深感失落。她的身边将会有其他人，我将不再是那个可以轻易接触到她的人。虽然我知道这些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每每想到这一点，心中就会升起一股难以压抑的情感。

突然有一天，疫情爆发的消息像一阵风一样吹进了校园。学校宣布可能会停课，所有的学生都准备放假，许多人早早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我开始担心，担心我们在学校的最后时光就这么突然结束，担心没有机会再见到劳拉，担心那份隐秘的情感就此停滞不前。

那天，我在课桌前坐得有些发呆，心里满是复杂的情绪。突然，我注意到劳拉在忙碌地写着什么，眉头微微皱起，似乎有些沉浸其中。我走近一点，发现她写的是一篇短文，题目写着《只剩我和同桌在学校》。我看着她的笔迹，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触动。我不禁自问：是不是她也有些舍不得这段日子？

我鼓起勇气，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一下对她的情感。拿起英语书，我在其中一页上写下：“I will miss you”。这句话就像是心底流淌出来的，简单却深情。然后，我把书传给了她，眼神里带着一丝期待。

劳拉接过书后，翻看了一下，随即在那页上写下了：“I will miss you, too.”看到这句话，我的心中一阵温暖，似乎所有的焦虑都在这一刻消失了。她的回应，虽然简单，却让我感到无比的安心。

但我还是忍不住再问了一句：“如果我想‘小纳’了怎么办？”这话一出口，我就有些后悔了，心里想：“是不是太直接了？”但劳拉并没有拒绝我，她只是安静地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不是有我微信吗？想我可以和我打视频呀。”

她的字迹清新简单，带着一种温柔的关怀。看着这些字，我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了。虽然她不像我那样直接表达，但她的回答让我感到安慰，也让我看到了她隐藏在冷静表面下的温暖。

最后一天，学校的气氛有些不寻常，大家都急着收拾东西，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假期。我们班的教师电脑上正播放着抖音，大家都在围着看，气氛有些轻松。我悄悄地靠近劳拉，轻轻地把肩膀靠了过去。她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默默地看着屏幕，像往常一样安静。我心里一阵慌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是否她会介意。可是，就算她没有说什么，那一刻我也觉得心里暖暖的。或许这就是我们之间微妙的联系吧，无需太多语言，只是靠近，便能传递所有的情感。

那个瞬间，仿佛时间在我们之间静止，只有她的存在，和我心中那份不舍。

回到家后，我们开始频繁联系，但每次对话似乎都少了些许温度，少了那种最初的亲切感。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这只是因为我们都回到各自的生活中，忙碌了起来。可是渐渐地，我发现，和她的每次对话都带着一种莫名的疏远感。我开始怀疑，是我自己太敏感，还是她真的对我开始冷淡了。

“你是不是在吊我？”我试探性地发了一条信息，声音也显得有些刺耳。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有些过于冲动，但我心里真的忍不住。每次看到她的回复都不像以前那样那么热情，像是隔着一层屏障。

“我没吊任何人啊。”劳拉的回应依然那么平淡，带着一丝冷静，但又让人无法捕捉到任何情感波动。那种陌生的距离感让我越来越不安。于是，我开始一次次地试探她，每条信息都带着疑问和不甘，想要从她那儿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却始终无法得到她真正的心意。

但她始终没有回应我任何直接的情感。每次发出去的信息，无论是关心的，还是调侃的，都仿佛变成了单向的投递，而我始终得不到她的回馈。内心的焦虑开始蔓延，仿佛被锁在一间玻璃房里，看着她却触不可及。我不敢再继续自欺欺人，意识到这份关系可能早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直到学校复课的那一天，我的心里充满了不确定。我们面对面坐在教室里，曾经亲密的距离仿佛被一层无形的冰层隔开了。每次看她，我都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似

乎再也找不到过去的那份默契。她依然安静，依然是那个熟悉的她，可我却无法摆脱那股阴霾的情绪，觉得我们之间的空气越来越冷，彼此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薄弱。

终于，我忍不住了。我问她，心里的不安早已无法抑制：“为什么冷漠？那你去和别人吧。”我知道这话说得太直接，但当时我心里实在是太痛苦了。明明心里充满了她，却感觉她对我越来越远。她沉默了，没有立刻回应我，只是低下了头。我看着她，心里不断升腾着无力和失落。

劳拉的反应让我更加心疼，也让我更加不安。她开始不知所措，仿佛也不再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到底是朋友，还是更多？我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甚至怀疑她是否曾经对我有过同样的感情，还是她一直都只把我当作朋友。我们都没有答案，关系的模糊让我们更加痛苦。

终于，元旦来临了。我们决定在网上跨年，打破这段时间的沉默，尽管心里仍然有着深深的疙瘩。跨年夜，我们玩了真心话大冒险，气氛一度有些尴尬，却也在游戏中流露出了些许情感。那一晚，我们彼此说了一些话，说的都是平时不敢说的心里话。那些话并不长，也不复杂，但却充满了意味深长的情感。

虽然没有明确的告白，也没有彻底解决我们的疑虑，但那晚的交流让我意识到，彼此之间依然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只是，这份联系依旧没有答案，仍然像是一张没有完工的画，未来充满了无数可能。

回望那段时光，我意识到，或许我们之间一直缺少的，正是那份坦诚，缺少那份能够直接表达彼此情感的勇气。我们并非没有感觉，只是被不确定和多疑的心态所困扰。如今，我们仍站在那道模糊的界限上，不确定是否该跨越，还是继续停留在原地。

又快到新学期了，劳拉和我已经不再是同桌了。新学期的开始，仿佛也带走了我们之间的亲密感。尽管我们都还在同一个学校，身边的一切环境似乎都在无形中推动着我们渐行渐远。课堂上不再有偶尔的对话，走廊里也没有了过去那种不言而喻的默契。我们似乎变得越来越疏远了。

虽然心里清楚，我们之间曾经有过那份特别的默契和感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的亲近都变得模糊了。在学校里，我们彼此间越来越少联系，甚至有时连眼神交汇的瞬间都变得那么短暂。就算偶尔遇到，她也总是低着头，快速走开。我也没有再主动找她，仿佛我们都在刻意保持一种距离，怕再去触碰那些已经开始变得不确定的情感。

尽管如此，每当回到家，我依旧会时不时地和她在线上聊聊天。那些聊天一开始还有点热络，逐渐却变得越来越冷淡。我们聊的内容越来越简单，话题逐渐变得无关紧要。我开始感受到，曾经那份属于我们之间的特殊联系，似乎在悄无声息中褪色了。

内心的疑惑和不安也逐渐变得愈发明显。我总是忍不住试探她，怀疑她是不是对我已经没有以前那种感觉，甚至怀疑她心里是否已经有了别人。每一次我问她这些话，她的回答都显得冷静、平淡，仿佛我并不是她心里那个特别的人了。她的反应让我更加自卑，也让我更加多疑，渐渐地，我开始觉得她不过是我当做普通朋友，或许她早就没有那份特殊的情感了。

我总是这样纠结着，反复问自己，是否曾经错过了什么，是否是我自己太过多疑，甚至质疑过她的每一句话。我的心情开始被这种猜疑所消耗，我仿佛看不清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无法确定她到底对我是什么样的感觉。

开学之后，每次看到劳拉和她的新同桌在一起聊，我心里总是一阵难受。看着他们无话不谈，笑得那么开心，心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压住了，喘不过气来。曾经我和劳拉之间的亲密感，似乎已经被一层无形的距离隔开了。我开始变得越来越心烦，学习成绩也渐渐下滑，那种久违的焦虑感悄悄涌上心头。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专注于课本，渐渐地，我的注意力总是被手机吸引。

于是，我带了手机来学校，心想着，反正上课听不懂，也许玩一下能让我暂时忘记那些烦恼。刚开始，我只是偶尔回寝室玩玩手机，觉得放松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很快，手机变成了我的逃避工具。上课时，我不再听课，目光总是盯着屏幕，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逐渐忘记了当初对学习的那份认真。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依赖手机，甚至到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地步。

上课时，我已经完全不在状态，手机充电宝也没电了。那一瞬间，我有点慌了，心里想着：我得找个办法充电，不然这一天都没法继续下去了。

“嗯……怎么办，Weder？我手机没电了。”我低声问着身边的朋友。

“去找菲娜帮忙吧，她人脉广，没问题的。”Weder倒是轻松地回答。

“额……以前的事可能有点尴尬。”我有些犹豫，毕竟菲娜和我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以前那样轻松了。

“没事，你去试试吧。”Weder拍拍我肩膀，给了我些许勇气。

于是，我鼓起勇气去找菲娜。她见我走过去，接过我的充电宝，脸上露出了她惯有的笑容，“没问题，我帮你充电！”她的语气还是那么轻松，仿佛我们之间的距离从未改变。我松了一口气，心里觉得轻松了些，想着终于可以继续玩手机了，暂时不用面对那些不愿面对的现实。

然而，正当我以为事情会这样顺利下去时，发生了一件让我措手不及的事……

过了好几天，菲娜找到了我，面带歉意地走过来。

“对不起…克林顿，今天没有给你充电…”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安，那种感觉让我

心里有些许的伤感。我一时有些愣住了，毕竟以前的事还没有完全放下，和菲娜的关系，也始终有些复杂。

“啊...”我勉强回应着，低下头，有些不太知道该怎么反应。

看到我有些伤心，菲娜好像立刻察觉到了，她突然伸手抓住我的手，开始轻轻晃动：“对不起嘛...下次给你充好不好嘛...”她说这话时的语气软绵绵的，仿佛什么事都能用这种方式轻松解决。

我被她这么一拉，心里有些发紧，身体下意识地僵了一下。虽然她的动作和话语带着一种近乎撒娇的感觉，但我却不太能简单地回应她。因为菲娜以前的一些事，尤其是那些不良少年围绕她的事情，让我心里始终有个疙瘩。面对她这么突然的亲昵，我紧张地有些不知所措，心跳开始加速。她那种毫不避讳的亲昵让我感到有些不适，但也不得不承认，那一瞬间我心里又有些不忍。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原谅她，毕竟她说得那样真诚，笑容又那么灿烂，我也知道自己在某些时候其实是软弱的。菲娜是个外向又随性的人，她身边总是围绕着一些不太靠谱的朋友，像是小喽啰那种，大家都以她为中心。她这种性格给我一种复杂的感觉，总有些不真实。

“晚自习下了跟我去拿你充电宝吧？”她的声音再次拉回了我的思绪。

晚自习下课后，我和菲娜一起走在漆黑的走廊里。原本我只是以为这不过是去取个充电宝，没什么特别的，可是，走着走着，我突然感觉到一只柔软的小手轻轻抓住了我的手。我顿时愣住了，几乎是本能地停住了脚步，心跳也加速了。我低头看了看，才发现是菲娜牵着我。

“走吧，我们去拿充电宝？”她轻声问道，语气里充满了那种无忧无虑的亲昵，完全没有察觉到我的紧张。

我的心脏狠狠跳了一下，情不自禁地有些僵硬。我不是不喜欢她，也不是没有心动过，只是和她的过去，那个被不良少年骚扰的日子，始终让我心里有些顾虑。我想抽回手，想要做点什么，可是她的手握得那么紧，我的身体却仿佛动不了了。

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我。

“克林顿，你在这儿？”是 Luqi 的声音，听得出来她有点疑惑。

“你别走，Luqi，等会儿我回寝室孤独.....”我还没说完这句话，菲娜突然撒娇一样站住了，低头一跺脚，双手死死扯住我的手，晃了晃：“难道我不能陪你吗？”

我看着她那副模样，心中一阵复杂的情感涌上，内心纠结不已。

“你们两个...我先走了.....”Luqi 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什么，轻轻叹了口气后，便转身离开了。

第十章 不可以写坏的故事

正如我以前所说的，在学校里，我和劳拉的关系变得若即若离。教室里，我们不再是同桌，甚至连眼神交汇都变得稀少。劳拉总是低头看书，偶尔和周围的同学说笑，而我常常在玩手机。他总觉得劳拉的笑容比以前少了，偶尔还会发呆，像是在想什么心事。我心里有些不安，却又不敢主动靠近。

“她是不是在躲我？”我在心里反复问自己。他试图通过微信试探劳拉的态度，但每次聊天都显得生硬而尴尬。劳拉的回复总是简短，偶尔还会隔很久才回一句。克林顿开始怀疑，劳拉是不是有了新的朋友，甚至……新的喜欢的人。

这种多疑的情绪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里，无法平静。我翻来覆去地想着劳拉的一举一动，试图从中找到答案。终于，我决定找个借口去见劳拉，哪怕只是短暂的一刻，我也想确认她的态度。

……

“劳拉，我今天下午回家路上会经过你家，顺便去看看你，可以吗？”克林顿在微信上敲下这句话，手指悬在发送键上犹豫了很久。他怕被拒绝，但又忍不住期待。

出乎意料的是，劳拉很快回复了：“真的会经过我家吗？那……好吧。”

克林顿的心跳加速，他立刻从床上跳起来，翻箱倒柜地找出一堆零食，装进书包里。

九点，我站在劳拉家门口，手里提着一袋零食，心跳得厉害。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紧张，明明只是“顺便”来看看她。可当我发信息让她迎接我的时候，我的手心全都是汗。

“我看到了你了，我马上下来！”劳拉的声音从楼上传来，带着一丝慵懒。我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看起来自然一点。

门开了，劳拉穿着一件宽松的居家服，头发随意地扎成一个马尾，脸上带着淡淡的的笑容。她看起来比在学校时更放松，眼神也比平时柔和了许多。我心里一阵暖意，刚想开口说话，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笑声。

“这……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哈哈哈哈哈哈……”一个和劳拉长得十分相似的女孩从门后探出头来，脸上带着调皮的笑容。

劳拉的脸瞬间红了，她转过头对着妹妹，语气有些慌乱：“没有，不是，好不好！别乱说……”

我站在原地，心里既尴尬又有些窃喜。低下头，假装整理手里的零食袋，嘴角却不自觉地微微上扬。劳拉的妹妹眨了眨眼睛，似乎对我的反应很感兴趣，但她没有再

说什么，只是笑嘻嘻地跑开了。

“你快进来吧……”劳拉侧身让我进门，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

我跟着她走进客厅，两只小狗立刻扑了上来，兴奋地围着我转圈，甚至跳起来拉扯我的裤腿。劳拉赶紧蹲下来，轻轻拉开小狗：“别闹，别闹！”她抬头对我笑了笑，“你要不要去楼上玩？这里有点吵。”

我点点头，跟着她上了楼。楼上的客厅布置得很温馨，劳拉的妹妹在沙发上玩手机。

你在玩什么？”她看着我的手机，轻声问道。

“刷抖音。”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你在用流量吗？这里有 WIFI。”

“嗯，好……”我低头连接 WIFI，心里却有些紧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机械地滑动手机屏幕，假装专注地看着视频。

劳拉也没有再说话，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时钟的滴答声。她轻轻挪了挪位置，离我更近了一些，但两人之间依然保持着微妙的距离。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味，心里一阵悸动，但我不敢抬头看她。

过了一会儿，劳拉突然咳嗽了几声，脸色有些苍白。她揉了揉太阳穴，轻声说：“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是发烧了……我先回房间休息一下。”

我愣了一下，心里顿时涌起一阵不安：“她发烧了？我该不该去看看她？不对，只是‘朋友’，我配去安慰她吗？她妹妹也在旁边……再说闯入别人的房间是不是不太好？”我内心挣扎着，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无意识地滑动，最终，我选择了逃避——打开《原神》，试图用游戏来分散注意力。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阵尖锐的喊声：“劳拉——！劳拉——！”是劳拉的奶奶回来了。劳拉因为发烧，没有回应。奶奶又喊了一声：“安娜——！”

“欸！”劳拉的妹妹应了一声，跑下楼去。

“你们去赶了集的吗？”奶奶的声音从楼上传来。

“没有。”安娜回答。

“这些吃的怎么来了？”

“姐姐的同学找她要带来的。”

“为什么不喊别人留下来吃饭？”

“他在楼上的！”

“咚咚咚……”脚步声逐渐逼近，我的心跳得更快了。我觉得自己逃不掉了，只能硬着头皮坐在原地，假装专注地玩游戏。

劳拉的奶奶推开门，看到我，脸上露出一丝惊讶，但很快又笑了起来：“安娜，你姐呢？”

“她在房间里。”安娜指了指劳拉的房间。

奶奶点点头，走到劳拉的房间门口，推开门：“你怎么了？”

“有点发烧……”劳拉的声音有些虚弱。

“那就和我一起去拿药。”

“不去……”

“嘿！搞快点！”奶奶的语气不容置疑。

劳拉无奈地叹了口气，跟着奶奶和安娜出了门。临走前，奶奶回头对我说了说一句：“你就现在这里玩哈。”

我点点头，心里松了一口气，但同时又有些失落。我继续玩着游戏，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两个小时后，劳拉她们回来了。奶奶问我：“吃不吃午饭？”

我不好意思地摇摇头：“不用，我吃了的。”

下午，劳拉似乎还在发烧，脸色有些苍白，偶尔会咳嗽几声。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杯热水，眼神有些涣散。我坐在她对面，手里拿着手机，假装在刷视频，心里却有些愧疚。

“你……好点了吗？”我终于忍不住开口，声音有些干涩。

劳拉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轻轻点了点头：“嗯，好多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哦”了一声，低下头继续看手机。房间里又恢复了沉默，只有时钟的滴答声和劳拉偶尔的咳嗽声。

过了一会儿，劳拉的妹妹安娜凑了过来，笑嘻嘻地问：“你们在学校是不是经常一起玩啊？”

我愣了一下，抬头看了看劳拉，发现她正低头喝水，似乎没有要回答的意思。我只好干笑了一声：“嗯……还好吧。”

安娜似乎对我的回答不太满意，撇了撇嘴，跑开了。我看了看劳拉，发现她的目光依然停留在杯子里，仿佛那杯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等我回过神来，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看了看手

机，发现已经晚上七点多了。我心里一惊，赶紧站起来：“糟了，我怎么看手机看得这么入迷。”

劳拉的奶奶从厨房里探出头来：“你还不回家吗？同学？”

我点点头，心里有些懊恼。我怎么就没注意时间呢？劳拉站起来，轻声说：“小心回去的路上被拐起跑了。”

我看了她一眼，发现她眼神有些复杂，似乎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好像在说“路上小心”。

“你在你们班上成绩怎么样？”

“还好，英语课代表。”

“劳拉的成绩呢？”

“还好。”

有天半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手机屏幕的光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刺眼，我盯着和劳拉的聊天记录，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最后，我还是忍不住给她发了条信息：“你睡了吗？”

过了几分钟，劳拉回复了：“还没，怎么了？”

我盯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悬了很久，终于敲下一行字：“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你……？”

发出去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得厉害，仿佛下一秒就要从胸口跳出来。我甚至有点后悔，怕这个问题会让她觉得我太唐突。但很快，劳拉回复了：“你怎么突然问这……半夜emo对身体不好哦。”

我和她聊了一晚上，倾诉了很多，得知，她以前写过有关与我的一篇小作文：

“明天下晚自习可以给我看看嘛？”

晚自习结束后，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劳拉的座位旁。她正低头收拾书包，看到我过来，脸上露出一丝不自然的笑容：“你真的要看啊？”

我点点头，心里有些紧张：“嗯，你说过的…啊……”

劳拉叹了口气，从书包里拿出一本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递给我：“你自己看吧。”

我接过笔记本，手指有些颤抖。那一页上写着：

2022年12月27日 周二 小雨

快要放假了，并得知不会期末考，可以可以，这下我可以过个好年了。

从前，有个小女孩坐在草地上看月亮和星星，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星星也在闪耀。“星星多么美啊，她们受众人仰视。”她多么希望，星星只属于她一个人。后来，她发现有好多人都会在晚上看星星，她便伤心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就想开了，叹息说：“是啊，那再美也不会只属于我，它们高高地挂在天空，它们可以俯瞰众生，我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星星又怎么会注意我呢？”她看着星星，沉思了许久，“没关系，至少我在它生命中出现过。”

我做错过许多事，以我的脾气，总以为是对方的错，当对方指出我的错，会更加恨他。唉，总算想到了这事。就好比老师说过的故事：神明在造人时放了两个袋子在人身上，一个是自己的错误，一个是别人的错误；一个放在身后，一个挂在胸前。

不要被情绪夺取心智，一时做出想干的事，事后想起总会想用一生来治愈（愈）。

在那时之后，我们的关系依旧没有回到应该暖和的地步。相反，菲娜闯入了我的生活……不过，这份喜欢可以告诉别人吗？他们会给我提建议吗？

（图2，当时劳拉的日记）

2022/12/27 小雨 周二
快要放假了，并得知不会期末考，可以可以，这下我可以过个好年了。
从前，有个小女孩坐在草地上看月亮和星星，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星星也在闪耀。“星星多么美啊，她们受众人仰视。”她多么希望，星星只属于她一个人。后来，她发现有好多人都会在晚上看星星，便伤心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就想开了，叹息着说：“是啊，那再美也不会只属于我，它们高高地挂在天空，它们可以俯瞰众生，我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星星又怎么会注意我呢？”她看着星星，沉思了许久，“没关系，至少我在它生命中出现过。”
我做错过许多事，以我的脾气，总以为是对方的错，当对方指出我的错误时，会更加恨他。唉，总算想到了这事。就好比老师说过的故事：神明在造人时放了两个袋子在人身上，一个是自己的错误，一个是别人的错误；一个放在身后，一个挂在胸前。
不要被情绪夺取心智，一时做出想干的事，事后想起总会想用一生来治愈。

第十一章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

11月的天气已经开始转凉，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寒意。我坐在座位上，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心里七上八下。纸条上是HowSheep写给劳拉的问题：“你以前和克林顿牵过手吗？”

我偷偷瞥了一眼劳拉的方向，她正低头看着纸条，嘴角微微扬起，似乎在思考怎么回答。过了一会儿，她把纸条传了回去，HowSheep看了一眼，脸上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然后把纸条递给了我。

“不知道，也许牵过？”劳拉的字迹清秀，却让我心里一阵翻涌。她这是什么意思？是害羞，还是真的不记得了？

昨晚，我本来打算向劳拉表白，但一想到她最近的态度，我就没了底气。于是，我找到了SeaKing，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建议。

“SeaKing，我真的喜欢她呀!!!”我压低声音，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这句话。

SeaKing眼睛一眯，露出一副“我懂了”的表情：“不得了，这个你和劳拉的事情有趣多了，等会儿帮你问。”

正说着，劳拉从我们旁边经过，SeaKing立刻站起来，喊住了她：“嘿！劳拉……！”

劳拉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疑惑。SeaKing走过去，和她一起走到走廊上，开始低声交谈。我坐在座位上，假装低头看书，耳朵却竖得老高，试图听清他们在说什么。

“如果有一个同班男生，他周末陪你打游戏聊天，持续了很久，他来和你表白你会同意吗？”SeaKing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

劳拉听了，嘴角微微上扬，似乎有些害羞：“哪个哇？得看人品……”

我的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SeaKing回来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压低声音说：“我感觉你们80%能成！”

我愣了一下，嘴角不自觉地扬了起来：“哦？”

“她就是说，你，专门说了你，放了她鸽子！还说她为你下过游戏的！”SeaKing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得意。

我听了，心里既高兴又有些愧疚。上周日，我确实约了劳拉八点一起玩游戏，结果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九点才找她。她当时回了一句：“这就是你说的八点吗？瓦达

西（我）睡觉去了。”我当时还以为她生气了，没想到她还记得这件事。

HowSheep 作为我的好哥们，对我和劳拉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和劳拉传纸条，又把纸条传给我，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

“你对他还有感情吗？”

劳拉的回答让我心里一紧：“不知道，他跟菲娜耍之后应该没了。”

HowSheep 不死心，又写了一句：“真的吗？”

劳拉这次回复得很快：“你是对方派来的间谍吗？我的好同桌？……”

下课铃一响，HowSheep 就像一只嗅到猎物的狐狸，猛地从座位上跳起来，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克林顿，快去表白！！”

我被他吓了一跳，手里的笔差点掉在地上：“啊？”

“快给我去！”HowSheep 不由分说，拉着我就往劳拉的座位走。我被拽得踉踉跄跄，心里既紧张又有些抗拒，但更多的是期待。劳拉坐在靠墙的位置，背靠着墙，手里拿着一本书，似乎没注意到我们过来。

HowSheep 把我按在劳拉旁边的座位上，低声说：“坐在她旁边。”然后转身溜走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对劳拉。

我坐在劳拉旁边，心跳得厉害，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劳拉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疑惑：“你怎么坐这儿了？”

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HowSheep 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压低声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克林顿，快说！”

我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转过身去，手脚却像不受控制似的躁动不安。我张了张嘴，脑子里一片空白，结果脱口而出的却是：“I have been...”

HowSheep 立刻打断我，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别说你那个鸟语了，说中文！！！”

我被这么一吼，更加害羞了，低下头不敢看劳拉。劳拉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尴尬，轻声问：“你要不要晚上再说？”

我如释重负，赶紧点头：“好...”

“不准晚上说！给我现在说！！”HowSheep 的声音再次传来，带着一丝威胁。

我咬了咬牙，鼓起勇气，把头凑得近了一点，低声说：“我.....我喜欢你。”

劳拉愣了一下，脸上泛起一丝红晕，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她低下头，笑而不

语，似乎有些尴尬。我看着她，心里一阵忐忑，忍不住再次鼓起勇气，眼神躲闪地问：“How 'bout you?”

劳拉笑了，点了点头：“得行得行。”

我松了一口气，心里一阵狂喜。HowSheep 在旁边笑得像只偷了腥的猫，拍了拍我的肩膀：“成了！”

劳拉看了我一眼，轻声问：“你晚上跟我一路不？”

我点点头：“好。”

HowSheep 突然插嘴：“你刚刚不是说你不干咩？”

我瞪了他一眼，心里既无奈又有些好笑。劳拉也笑了，低下头继续看书，但嘴角的笑意却怎么也藏不住。

他们都说，我和劳拉在一起之后看起来很幸福。至少在外人眼里，我们像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小情侣。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些看似甜蜜的瞬间背后，藏着多少小心翼翼和患得患失。

有时候，我会想起我们刚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那时候，我总觉得一切都像一场梦，美好得不太真实。每次看到她低头看书时微微翘起的嘴角，或者听到她轻声喊我“克林顿”时，我都会忍不住心跳加速。可越是幸福，我就越害怕失去。

其实，早在我们在一起之前，我就曾经在班上做过一件“大胆”的事。那天我和同学在英语课上唱歌被发现了，老师叫我读报课专门给我机会唱歌，轮到我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上，没有伴奏，直接唱。

台下坐满了同学，劳拉坐在第三排，也在专心致志的看着我。我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她的影子。“克林顿！上课都能唱，现在不能唱了！？”听着班主任的阴阳，我开口了：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

我的声音有些颤抖，但唱到那句“♪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时，我忍不住偷偷看了劳拉一眼。她正抬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惊讶，嘴角微微扬起。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

唱完之后，教室里响起了掌声，夹杂着几声起哄的笑声。我红着脸走下讲台，心里既兴奋又有些忐忑。可还没等我坐回座位，格林班主任的声音就从讲台上传来：“耶~看来都是为了心中的那个她啊！”

全班哄堂大笑，我低下头，假装整理书包，耳朵却烫得厉害。劳拉坐在前面，背对着我，但我能看到她的耳尖微微泛红。

“克林顿……你和劳拉表白了吗？”格林老师的声音一直很压迫，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

我愣了一下。抬头看向格林老师，发现她正盯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探究。

格林老师听了，拍了下桌子，摇头叹了口气：“好嘛，我相信你们。”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但更多的是调侃。

事实上，劳拉在格林老师眼里一直是个遵规守纪的好学生。她从不迟到早退，作业也总是按时交，甚至连上课传纸条这种事都很少做。可自从我们在一起后，她似乎变得“叛逆”了一些。虽然只是偶尔传个纸条，或者有机会偷偷在课桌下牵一下手，但这些小小的“违规”却让我觉得格外甜蜜。

过了几天，我又忍不住给劳拉传了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小纳’，我手好冷……”

劳拉很快回复了：“嗯……我手也好冷……你要牵吗？”

我看着纸条，嘴角不自觉地扬了起来。以前，总是我帮她暖手。每次她手冷的时候，我都会主动握住她的手，直到她的指尖变得温暖。可现在，她却反过来问我：“你要牵吗？”

我抬起头，发现劳拉正偷偷看我，眼神里带着一丝调皮。我冲她笑了笑，心里一阵暖意。

吃晚饭放学时，我走到劳拉旁边，低声说：“‘小纳’，我手冷。”

劳拉愣了一下，歪着头看我：“可是……我要去吃饭。”

我像个小孩一样在她面前摇摆，故意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啊……”

劳拉忍不住笑了，伸出手：“好吧。”

她的手有些凉，但握住的瞬间，我却觉得心里暖暖的。我们就这样牵着手，慢慢走向教学楼下面。路上，偶尔有同学经过，投来好奇的目光，但我们谁都没有松开。

可就在这时，有个声音突然在我脑海中回响：“我们要杜绝传纸条的坏习惯，麻烦的女人最讨厌麻烦事了！”……………

那段时间，我们的恋爱还是很甜的。每天放学后，我们会一起走一段路，偶尔偷偷牵一下手，或者找个没人的角落说几句悄悄话。劳拉总是很害羞，每次我靠近她，她都会脸红，但她的手总是没逃开……

可过了好些天，事情开始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那天早上，我走进教室，发现劳拉趴在课桌上，一动不动。她的脸埋在臂弯里，头发散在桌子上，看起来有些憔悴。我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小纳’，你怎

么了？”

她没有抬头，只是轻轻摇了摇头，声音有些沙哑：“没事，就是有点累。”

我正想再问几句，HowSheep 突然凑了过来，压低声音说：“她感冒了！你快去安慰别个……”

我愣了一下，心里有些慌乱：“啊……？”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上课铃响了。我只好回到座位上，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劳拉。她平时总是活力满满的，今天却趴在桌子上，连头都不抬。我忍不住撕下一张纸条，匆匆写下：“‘小纳’，你感冒了？”

纸条传过去后，我紧张地盯着劳拉的背影。过了一会儿，她终于抬起头，拿起笔在纸条上写了几个字，然后传了回来。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纸条，却发现上面只有一个字：“对。”

我心里一沉，正想再写点什么，CatChen 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克林顿，我给你包感冒药，你去给劳拉弄起嘛。”

我接过 CatChen 递来的药，心里有些犹豫。我知道我应该去关心她，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觉得有些羞耻。教室里那么多同学，我要是当着大家的面去给她送药，会不会显得太刻意了？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劳拉突然站了起来，拿起书包，慢慢走出了教室。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心里一阵懊悔。我为什么没有勇气去关心她？为什么总是这么胆小？

她走了，我还是心里一直惦记着。我拿起手机，给她发了条信息：“‘小纳’，好点了吗？”

过了很久，她才回复：“好点了。”

我松了口气，赶紧又问：“周五就输完液了？”

“嗯。”

她的回复简短得让我有些不安。我忍不住发了一句：“好冷漠。”

她回了一个“[火]嗯[火]”，然后就没有再说话了。

我看着手机屏幕，心里有些酸涩。这家伙发信息真有趣。我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她的影子。我想起她平时笑起来的样子，想起她害羞时低头的模样，心里一阵阵发紧。

那段时间，我和劳拉在《原神》里度过了很多时光。提瓦特大陆成了我们的另一

个世界，我们在那里打卡了无数地方，拍下了许多照片。每次看到她操控角色在游戏里蹦蹦跳跳的样子，我都会觉得她好乖啊。

有一天，我们刚打完一个副本，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便对劳拉说：“‘小纳’，我还有个地方，你来我尘歌壶。”

劳拉有些好奇：“尘歌壶？好。”

我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催促她快点传送过来。她进入我的尘歌壶后，我带着她穿过竹林，来到一个小岛上。岛上堆满了石头，围成了一个丘陵，丘陵上有一棵大树，树下是一个小小的池塘。池塘边还有一条依靠树木修建的上升木梯，树上挂着一个悬空的木椅，正对着天上散乱的小石块。

“这是什么地方？”劳拉问，语气里带着一丝惊讶。

我没有回答，只是拉着她的手，带她爬上木梯，坐在那个悬空的木椅上。她有些紧张，但还是乖乖坐了下来。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看着天空中的小石块。

“等一会儿。”我轻声说。

劳拉有些疑惑，但没有再问。我们就这样坐着，从夜晚等到日出。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天上的小石块上时，它们的影子竟然在地面上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形状：“I LOVE YOU”。

劳拉愣了一下，随即发出一声惊叹：“哇啊……”

我看着她，心里有些紧张：“怎么了？不开心吗？”

她回复，感觉脸上带着笑意：“不是……我只是觉得，我小鹿的建模好美。”

我忍不住笑了：“那我可以发说说吗？”

她回复：“嗯嗯。”

元旦前夜，我和劳拉打了很久的电话。我们从晚上聊到凌晨一点，话题从学校的琐事到未来的梦想，无所不谈。直到劳拉的声音变得有些疲惫：“不行，我遭不住了，我想睡了。”

我有些不舍，轻声问：“啊……难道……我不可以陪你嘛？”

劳拉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语气里带着一丝笑意：“你的意思是不挂嘛？”

“对。”我回答得干脆，心里却有些紧张。

她笑了笑，没有反对。我们又聊了几句，突然，我鼓起勇气说：“对了，‘小纳’，我有话可以对你说吗？”

“可以呀。”她的声音轻柔，带着一丝好奇。

我深吸一口气，用英语问：“Could I take photos with you?”

劳拉愣了一下，语气有些困惑：“啊，我没听懂。”

我笑了笑，换回中文：“你愿意不？”

她轻声回答：“好。”

其实，劳拉的英语并不好，可能只是和我相处久了，大概能猜出我的意思。她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暖意，仿佛我们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一些。

图 1，我和劳拉玩游戏的时候的照片。



第十二章 断路的星期

过了好些天，我们的关系依然很稳定。虽然偶尔会有一些小摩擦，但总体来说，我们过得还不错。有一天，我突然想给劳拉传张纸条，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便找到了 YueLan 帮忙。

“YueLan！我怎么和劳拉传纸条？”我压低声音问。

YueLan 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帮你传。”

他拿起笔，以我的身份写了一张纸条：“‘小纳’，其实最近没聊，I Miss you.”

纸条传过去后，劳拉很快回复了：“嗯，我也是。”

我心里一阵窃喜，YueLan 赶紧又写了一句：“今天你能陪陪我吗？”

她回复：“好，什么时候？”

“晚二下课。”我写道。

晚自习第二节课下课是自习第三节，所有人都必须上，不得旷课。我和劳拉趁着下课的时间，偷偷溜去了无人的美术室。

“这儿就是美术室吗？”劳拉环顾四周，语气里带着一丝好奇。

“对。”我点点头，“不喜欢这儿吗？”

“有点。”她轻声说，眼神里带着一丝不安。

我看着她：“你不怕遭？”

她瞪了我一眼，语气里带着一丝嗔怪：“我怕。”

我看着她，突然注意到她的双手插在兜里，似乎有些紧张。我轻轻伸出手，从她的兜里把她的手拉出来，五指扣住她的手。她的手有些凉，但握住的瞬间，我却觉得心里暖暖的。

劳拉的手有些僵硬，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忍不住调侃她：“你不扣回来？机器人一样咩？！”

她像是被气笑了，轻轻把手扣了回来。我们就这样牵着手，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大概过了一分钟，劳拉突然说：“不行，脸红好尴尬，得走了。”她拽着我的手，想要离开。

我一把拉回她，低声问：“你不相信我？”

她摇摇头，脸上泛着红晕：“我相信你！但要上课了，我脸好红……”

我松开手，轻声说：“那你走吧。”

她点点头，转身离开了美术室。我站在原地，心里有些失落，但更多的是甜蜜。

劳拉先回了教室，我则故意等了一会儿才回去。可我刚进教室，值日老师就盯着我，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满：“我都没注意到克林顿没有回来。”

我低下头，假装整理书包，心里却有些紧张。就在这时，SeaKing 传了一张纸条给我：“不是哥们，你牵成了？她脸那么红！”

我笑了笑，回复道：“对，成了。”

SeaKing 回了一句：“嗯，就保持这样！”

我看着纸条，心里一阵窃喜。虽然只是牵了手，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手里捏着 YueLan 传给我的纸条，心里既兴奋又有些不安。纸条上写着：“成了不谢谢我？”“接下来可以做什么？”“适当的话可以亲一个嘴一个抱一个/狗头”。

我看着纸条，脑子里全是劳拉的影子。她的手，她的笑，还有她在美术室里脸红的样子。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既甜蜜又沉重。

第二天早上，我顶着黑眼圈走进教室，脑子里还在想着昨晚的事。可刚坐下没多久，格林老师就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她的脸色阴沉得可怕，手里捏着一张纸条，目光像刀子一样扫过全班，最后停在了我身上。

“克林顿——！”她突然吼了一声，声音大得吓了我一跳。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走到我面前，狠狠地打了我的头一下，“你以为你藏得住吗？！我昨天就从监控看到你们搞一前一后……等着嘛！”

我愣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格林老师怎么会知道？难道她真的看了监控？我低下头，不敢看她，心里既害怕又有些委屈。

格林老师又把目光转向 YueLan，语气更加严厉：“这是你写的吗？”

YueLan 低着头，声音有些发抖：“我……我不知道。”

格林老师显然不信，抬手就给了 YueLan 一巴掌：“一天天的……”她又打了一巴掌，“只教一些不好的。”

教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低着头，不敢出声。我偷偷瞥了一眼劳拉的方向，发

现她正紧紧攥着笔，脸色苍白得可怕。

“Ring.....”上课铃响了，格林老师走出教室，可没过多久，她又折了回来，冲着全班吼道：“克林顿，我早在昨天就发现了，你要耍朋友，自己给我接回去把别个养起来，来读啥子书安？一天天都给我惹事.....”

她的语气突然放缓了一些，目光扫过劳拉，似乎不想对她发火：“还有有些同学，利用我对她的信任，肆意妄为！等着吧，我一个个来逮.....”

下午，劳拉被叫去改听写。我坐在教室里，心里七上八下，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果然，没过多久，劳拉回来了，脸色比早上还要难看。

听说，格林老师把她叫进去了，当时老师问她：

“你有什么想给我说的没有？”

“你想知道什么？”她很平静地回答。

.....

那天之后，我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失去了颜色。劳拉不再理我，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每次我试图靠近她，她都会刻意避开，仿佛我们之间从未有过那些甜蜜的瞬间。教室里，她的座位离我只有几步之遥，可我却觉得我们之间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有一天，我正坐在座位上发呆，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抬头一看，是班上的一个同学。他压低声音对我说：“你别再去找劳拉了，她现在看起来挺开心的。”

我愣了一下，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刺了一下。挺开心的？没有我，她真的能开心吗？我试图从她的表情中找到一丝破绽，可她总是低着头，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心里一阵酸涩，忍不住去找迈卡。他是班上最了解我和劳拉的人，也是我唯一能倾诉的对象。

“迈卡，我该怎么办？”我坐在他旁边，声音有些沙哑。

迈卡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哎，人家本来就是怕麻烦那种类型，别人给过你机会的，前几次被发现的时候，她陪你一起骗了。可她的家里有个妹妹，万一格林给她家长告了，你还怎么办呢？”

我低下头，心里一阵刺痛。迈卡说得对，劳拉一向是个怕麻烦的人。她不喜欢惹事，更不喜欢让家里人担心。可我却一次次把她拉进麻烦里，甚至让她陪我一起骗老师。现在想想，我真是太自私了。

“可是.....我真的不想失去她。”我低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

迈卡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克林顿，有些事强求不来的。你越逼她，她越会觉得压力大。不如……先冷静一段时间吧。”

我点点头，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喘不过气来。

“你还喜欢克林顿吗？”有人问劳拉。

她笑而不语，眼神里带着一丝复杂的情感。那个笑容像一把钝刀，狠狠地割在我心里。我知道，她的沉默比任何回答都更伤人。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毫不犹豫地点头，或者害羞地低下头。现在，她的笑容里只有疏离和无奈。

周五晚上，我鼓起勇气给劳拉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直到自动挂断。她没有接。我盯着手机屏幕，心里一阵失落。过了几分钟，我给她发了条微信：“‘小纳’，要不要一起打游戏？”

她过了一会儿才回复：“好。”

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玩《光遇》。我本来以为，游戏会是一个让我们重新靠近的机会。可没想到，从晚上九点到凌晨四点，但是我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劳拉的角色在游戏里飞来飞去，偶尔停下来等我，但几乎不说那些甜蜜的话了。

我看着她操控的角色，心里一阵酸涩。以前，我们玩《原神》的时候，她总是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告诉我哪个角色的建模好看，哪个地图的风景特别美，尽管她喜欢的不是风景而是我陪她看风景。可现在，她连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

凌晨四点，游戏里的天空也正好渐渐亮了起来。劳拉突然停下脚步，站在一片虚拟的沙滩上，背对着我。她的角色静静地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塑。

“克林顿，”她突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我们结束吧。”

我愣了一下，心里一阵慌乱：“结束？什么意思？”

她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我一直都相信你，可是谁能保证没有意外呢？我还是更想结束这段故事……不给你机会了……就这么结束吧，我说真的。”

我听着她的话，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我拼命想挽回：“‘小纳’，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我保证不会再让你失望……”

可她打断了我：“算了。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我最后给你拍几张照片吧。”

“好，朋友就朋友吧。”



图 3，离别的照片，通过游戏。

她的语气平静而坚定，像一把锋利的刀，直接切断了我们之间最后的联系。我看着她操控的角色慢慢消失在游戏里，心里一阵空落落的。

后来，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劳拉似乎对我做过的每一件事都充满了不满。她开始对别人说我的不好，说我自私、冲动、不负责任。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心里都像被针扎了一样疼。

可即便如此，我依然无法放下她。每次看到她，我都会想起我们曾经的那些甜蜜时光。想起她在美术室里脸红的样子，想起她在电话里轻声说“好”的样子，想起她在游戏里操控“小鹿”蹦蹦跳跳的样子……

可劳拉却不想再见到我。她开始刻意避开我，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每次我试图靠近她，她都会冷冷地转身离开。

第十三章 像暴风雨

“哎呀，你不要伤心了，你当时已经尽力挽回她了，其实也没什么的。”菲娜的手轻轻落在我头顶，指尖缠绕着我凌乱的发丝。我趴在课桌上，脸埋在臂弯里，鼻腔里全是木质课桌的陈旧气味。她的触碰让我浑身一颤——太像劳拉了。从前劳拉也会这样揉我的头发，只是她的动作更轻，像一片羽毛扫过。

我猛地直起身，甩开她的手：“你走开，我没事。”

菲娜的手僵在半空，脸上的笑容像被冻住似的：“好吧。”

以前，还是挺喜欢菲娜的，可是因为那些不良少年的事情……（如果你不知道，请跳转到新版第六章后面内容。）

后来，我听人说，劳拉在走廊里对朋友冷笑：“克林顿？他现在和菲娜那种人混在一起，真恶心。”她的声音像一根冰锥，精准地刺进我耳膜。我攥紧拳头，指甲几乎掐进掌心。原来在她眼里，我早已成了“那种人”。

第二天，我订了最早一班去布莱恩郡的机票。鲁登道夫太小了，小到每条街都刻着我和劳拉的影子。

在沙滩海岸机场，海风裹着咸腥味灌进领口，我摸出手机，屏幕上菲娜的信息：“不是，你怎么去布莱恩郡了，我把我带起去？”后面跟着一串哭泣的 emoji。

我几乎能想象她撅着嘴打字的样子。她总是这样，热烈得像一团火，可我现在只想避开所有灼热的东西。我飞快地打字：“哼，我要带你跟我去那就怪了，我会那边过年。”发送后立刻关了机，像是怕自己后悔。

就在此时，我也感到奇怪，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热情？

出租车载着我驶向老家的路上，我歪头靠在车窗上。路灯的光晕在玻璃上晕成一片模糊的暖黄色，感觉到了她曾经对我的温柔。我迷迷糊糊睡过去，梦见她站在天台上，把我送她的风筝撕成碎片。纸屑混着雪落在她睫毛上，她说：“你看，它本来就不会飞。”

凌晨三点，手机屏幕的蓝光刺得我眼睛发疼。菲娜的信息跳出来：“去了这么多天布莱恩郡了，有没有想我？”后面跟着一只摇晃尾巴的小狗表情包。我盯着那条信息，突然想起劳拉分手时说的话：“就是你和别人的事，把我搞得心烦意乱！”她的声音像一根生锈的钉子，至今仍卡在我骨头缝里。

我缩在老家的旧沙发上，手指悬在键盘上许久，最终只回了一个：“也许吧。”

菲娜几乎秒回：“‘也许’是什么意思嘛！”后面追了一连串哭泣和炸弹的表情。我把手机倒扣在胸口，黑暗中听见冰箱发出嗡嗡的电流声。这栋老房子太安静了，安静到

能听见记忆里劳拉画画的沙沙声。

以前，她上课画画，我就希望她学习好一点，我就拿我冰冰的手放在她的脖子里冻她，告诉她下次别被我发现了。她说好……

其实菲娜对我好得过分。她会在我失眠的凌晨三点陪我看无聊的直播，会记住我随口提过的游戏，事情，甚至在我提到劳拉时也从不生气。可越是这样，我越觉得窒息。她的爱像一片潮湿的沼泽，我陷进去时温暖柔软，但每挣扎一次就下陷一寸。

我们开始重复那些我和劳拉做过的事：在《原神》里打卡璃月最高的山，用游戏截图拼成九宫格发朋友圈……但菲娜太急了，她总是抢着说“这里好美”，而劳拉只会在我笨拙搭建的石头告白阵前沉默很久，最后小声说“我小鹿的建模好美”。

在布莱恩郡的日子，我试图用菲娜的热烈覆盖劳拉的冰冷。深夜在被子底下打游戏，菲娜也是表现力强得很离谱。她的呼吸声透过耳机传来，潮湿的，带着奶茶的甜腻。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要沉溺在这种廉价的温暖里……我猛地关掉手机，掌心全是冷汗。菲娜在电话那头问“怎么了”，我说“网卡了”。她立刻说要给我充流量，声音甜得发颤。我突然觉得恶心，不是对她，是对把菲娜当成止痛药的自己。

菲娜的语音消息在黑水镇的雨夜里亮起来时，我正盯着 Word 文档里密密麻麻的字发呆。手机外放的声波撞在内心，她的声音裹着电流声，像浸了水的糖：“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我缩了缩脖子，后颈残留着某道旧伤的隐痛——那是去年被菲娜那群“朋友”用台球杆砸出的疤。此刻它正随着雨声跳动，仿佛在提醒我：你早该知道，和菲娜沾边的事，最后都会变成沼泽。

在布莱恩郡的深夜，我们确实有过看似温情的时刻。菲娜总在我失眠时发来《PUBG》组队邀请，枪声在耳机里炸开的瞬间，我能短暂忘记劳拉把我拉黑的聊天框。但每当决赛圈缩到最小，她总会突然尖叫：“克林顿救我！”——就像那晚我被按在台球桌上时，她隔着人群投来的眼神，潮湿的，哀求的，却从未真正靠近。

“不打了！刚刚有老六把我阴死了呜呜呜……”她总这样。死亡回放里她的角色倒在集装箱后，像极了当初蜷在角落发抖的我。我知道她在等我哄她，可我只是默默退出游戏，听着耳机里渐渐加重的呼吸声，直到她赌气挂断。

我花了三周写完一份万字的文档。菲娜刚开始和我的种种，她玩辅助时喜欢躲在我身后加血……——我事无巨细地记录这些，仿佛写得越详细，就越能说服自己这段关系值得拯救。可敲下最后一个句号时，我突然发现通篇没提过她身上永远洗不掉的烟味，那是她混社会的“朋友们”留给她的烙印。

回学校那天，我把文档打印给菲娜。我感觉到了什么，突然明白这份文档不过是我的忏悔录，而她早已读懂字里行间未写的真相。

我叫菲娜来走廊，注意到，正午的阳光把她的发梢染成蜂蜜色。她蹦跳着转了个圈，裙摆扫过我膝盖：“怎么啦？把我叫出来，是想让我陪你么？”我并不是很喜欢女孩子穿这些“露身体”的东西，但还在我已经决定说出口：

“不，我想说……”我刚开口，她突然跳起来捂住我的嘴。掌心有汗，带着廉价护手霜的草莓味。

“STOP YOUR MO...（住嘴！）”她瞳孔紧缩，仿佛看见我喉管里即将爬出的分开的宣言。这个曾对混混们的暴行视若无睹的女孩，此刻却对我未出口的话敏感到可怕。

她的手像被烫到般缩回：“好吧……如果你需要我，我一直都在。”

那天傍晚开始下雨，菲娜在教室后门堵住我。她浑身湿透，睫毛膏在眼下晕成乌云：“你文档第17页写错了，我不喜欢那些烂仔。”

我愣在原地。她突然笑起来，声音像碎玻璃扎进耳膜：“你写的时候在想谁？嗯？每句‘菲娜’都是谁的名字？”

雨水顺着她的下颌滴在瓷砖上。我想起劳拉分手时干燥的眼眶，突然意识到这场雨永远不会停——只要我还妄想用菲娜的体温，去烘干被劳拉淋透的心脏。

时间流逝，转眼间，我在道夫中学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了。中考临近，校园里的气氛变得越发紧张。可就在这时候，一直以来和我关系紧张的迈卡，却主动找到了我。

迈卡——我的朋友，或者说，曾经的朋友。我们原本并无太多矛盾，只是因为劳拉，我们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层无形的隔阂。

那一天，劳拉正式成为了我的女朋友。消息传开后不久，迈卡找到我，他的神色看起来有些落寞，语气也少了往日的轻松：“哎……很难说出口啊。喜欢了一个人五年，最后却看着她和别人走到了一起。我从未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能静静地听着他继续说下去。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怀念，一丝苦涩。

“还记得以前吗？”他轻笑了一声，眼神仿佛回到了初一那年，“军训结束，坐公车回学校。那时候，我坐在窗边，一个人看着窗外的风景。阳光透过车窗洒在座位上，秋风轻轻吹拂，带着微微的凉意。然后……她走了过来，直接坐到了我旁边。”

迈卡的嘴角微微扬起，但眼神却透着一丝失落。

“那是我觉得和她在一起，最幸福的时刻。我们一路上有说有笑，她轻轻靠在椅背上，头发被风吹起了一点，阳光照在她的侧脸上……那种感觉，就像世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

他顿了顿，像是在整理自己的情绪，然后继续说道：“她说她喜欢《凹凸世界》，我特意花时间把它看完了；她喜欢怪盗基德，我也追完了。我以为.....我是在慢慢靠近她的。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和你越来越亲近，而我，却像个局外人一样，成了多余的那一个。”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微微颤抖了一下，嘴角的笑意也变得有些苦涩。他没有责怪我，但这番话却让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我没有立即回应，而是沉默了片刻，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试图安慰他：“迈卡.....感情这种事情，真的不是努力就能换来的。你做了很多，可是.....有些东西，终究不是谁付出得多，结果就会如愿以偿的。”

迈卡没有说话，只是低头轻轻地叹了口气，神情落寞。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劳拉。她听完后愣了一下，随即轻声说道：“放心吧，我不会让迈卡难看的。”她的语气平静，像是在给我保证，但眼神里却透着一丝复杂的情绪。

“唉，克林顿，听说你改了你的游戏昵称？”迈卡突然问道，语气带着点试探。

我愣了一下：“第五人格？”

“对。”迈卡点点头，随即压低声音说道，“她觉得你的游戏 ID 那个时候拼写和她有某种关联，她妹妹更是直接认为，你在用 ID 表达‘You love her’。”

我心里一震，但表面上仍旧装作漫不经心：“没有啦，我只是看了一部电影，这是女主的名字。”

“RoadLittleRian（路小雨）？”迈卡挑眉，“这拼起来，怎么和‘Rola’那么像？”

我没有继续解释，只是笑了一下。迈卡看着我，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没再继续追问。

劳拉生日的那天，我原本没打算做什么。毕竟，我们的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甚至连说话都变得困难。

这时，HowSheep 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今天我送我 GF 回沙坪坝，你来小镇广场陪我一下吧，我有点尴尬。”

看到兄弟召唤，我立刻套上拖鞋，火速冲出了寝室。

但谁能想到，在飞奔去广场的路上，我竟然撞见了劳拉和她的妹妹安娜。

空气瞬间变得凝固，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她们似乎还没反应过来，而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能让这场偶遇变得更加尴尬！

于是，我假装若无其事地转身，迅速穿过街道，绕到另一条小路，避开了她们的视线。

到了广场，我看见 HowSheep 正和他女朋友站在一起，他抬头看到我，笑了笑：“来啦？”

我点头，走上前，压低声音对他说：“欸，刚刚下来时遇见劳拉了，好尴尬……今天好像是她生日。”

HowSheep 有点惊讶：“那你不给她准备点礼物？”

我苦笑了一下：“关系太尴尬了，送个礼物过去，不是更奇怪？”

HowSheep 耸耸肩，没再多说什么。我陪着他送女朋友回家，等到他们进入情人的私密时光后，我默默地选择了离开。

很多天后，寝室里，HowSheep 突然开口：“不是，劳拉生日那天，我有些话没告诉你。”

我愣了一下，隐隐感觉有什么不对：“怎么了？”

HowSheep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我就知道！你那天约我出来，肯定没那么简单。”

“不是……”他故作神秘地咳嗽了两下，接着说道：“当时送完我 GF 之后，我没直接回寝室，而是向上走了一段路。结果，在中学门口遇见了劳拉和她的朋友。”

我皱起眉头，有种不祥的预感。

“然后呢？”我追问道。

HowSheep 轻笑了一声，带着一丝促狭的意味：“我开玩笑地说：‘劳拉，克林顿在下面等你。’”

“你说什么？”我瞪大了眼睛，整个人都有些坐不住了。

“真的！”HowSheep 的表情夸张得像是压不住嘴角的 AK，“我还记得她听完后，愣了一下，然后问：‘哪儿？’”

“然后你呢？”

“我没回答她，直接走了。”

我的心脏狠狠地抽了一下，一时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劳拉问“哪儿？”是什么意思？是单纯的疑问，还是……

可惜，我那天已经离开了，错过了这个瞬间，甚至永远无法得知她当时的反应是

出于什么样的情绪。

但现实却比我的猜测更冷漠。

从表现来看，我和劳拉的关系正在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

她越来越不想见到我，甚至连社交软件上的互动都消失了。以前，她偶尔还会对我的朋友圈点个赞，或者留个评论。可是后来，某天我主动找她聊了一次天，聊到一半，她直接把我拉黑了。

我盯着那个熟悉的头像，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去解释她的行为。

至此，我们的两人的关系彻底崩裂。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主动找过她。而她但凡听到我的名字，都会皱起眉头，甚至随口找点话语来贬低我、讽刺我。她的朋友们也渐渐站在她那边，不再对我抱有任何善意。

有时候，我偶尔会听到一些关于她的风言风语——那些言语里充满了厌恶，甚至带着几分刻意的疏离。

我知道，她是在刻意让我消失在她的世界里。

但我从未去争辩，也从未反击。

只要那些言语没有被我亲耳听见，我就可以假装，它们从未存在过。

第十四章 跨过天台

中考前几天，我的心情比天气还要阴晴不定。

“迈卡，我去你们那边玩。”我在手机上敲下这句话，按下了发送。

很快，他的回复弹了出来：“你来……怕是有目的哦。”

我翻了个白眼，回道：“不，我找 OFan 玩。”

“噢，老实说，你到底有什么目的？”迈卡显然不信。

我沉默了一下，回了句：“如果遇见劳拉，我会闪开。”

迈卡那边像是顿了一下，随后发来一条让我微微皱眉的信息：“哦！我突然想起来，你还记得那天我们聊的那些话吗？就是你们刚在一起的那天……你发给她看了？”

我没有回避，直接打了个“嗯”。

片刻的沉默后，迈卡的语气突然变了，带着怒意：“为什么？”

我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劳拉后来把那些聊天记录转发了出去，而那些内容让迈卡在别人面前很难堪。我看到这些时，心里也涌起了一股无名火。

愤怒之下，我让劳拉的朋友给她带个话：“别再乱说了。”

过了一会儿，那边传回消息：“她说你真自恋，她最近都没说你，她就在我旁边。”

我盯着屏幕，心里的情绪更加复杂了。

“没事。”我敲下字，“你叫她以后别再乱说了。”

原本，我以为这次的交流就会这么结束，可没想到，劳拉的反应比我更激烈。信息一个接一个地弹出来，几乎没有停顿。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觉得我们得好好谈谈。”

“不要……不想见到你。”

“你看什么都想谈。”

她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抗拒和防备，而我忍耐已久的情绪也终于到了极限。

我盯着聊天框，手指敲击屏幕的力度比往常更重。

“我也不想一直唯唯诺诺地说话。你不需要我的尊重，那我这次最后一次尊重你，

到此为止。如果你不放下偏见，我们不可能再有正常的沟通。”

发完这句话，我长出一口气，靠在椅背上，心跳却不受控制地加快了。

我以为她会直接拉黑我，或是继续发火，可她沉默了一会儿，发来的信息却让我愣住了。

“好，我放下偏见，我用微信和你聊。”

就这样，我们重新加上了联系方式。

她的态度有了变化，像是终于愿意卸下一些防备。她告诉我，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的情绪一直不平静，分手后更是变得难以控制。她承认自己有时候确实会吐槽我，但那只是她情绪不稳定的发泄，而不是想要故意抹黑我。

她说，她也尝试过改变，可身边的朋友对她的变化不以为意，而我当时总是给她发一些作文一样的长篇大论，反而让她的表达变得更加别扭，甚至偏离了她的本意。

我听着，沉默了许久，然后轻轻叹了口气：“以后别再让我听到你在吐槽我了。”

“好的，我明白了。”她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其实，我觉得你认真的样子挺好的……只是，过去的那些事……”

她没有说完，但我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

重归于好吗？“如果我们能放下过去不谈，我觉得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她发来这句话。

我盯着屏幕，嘴角动了动，苦笑了一下。

可我们真的能放下过去吗？

后来，我们去了不同的学校，联系没有彻底断掉，还会一起玩游戏。有时候，深夜里，我们也会聊上几句，可无论话题如何轻松，总有一层阴影横亘在我们之间，挥之不去。

时间过去了几个星期。某天夜里，我看着微信对话框，突然有些说不清的思念。

我打下一行字，犹豫了一下，还是按下了发送。

“我们……还算朋友吗？”

她很快回了，言简意赅，却又意味深长。

“你觉得算…就算。”

教室里白炽灯管嗡嗡作响，松哥甩着扑克牌敲我课桌时，粉笔灰簌簌落在《中考冲刺手册》上。“克林顿，滚过来炸金花！”他故意把最后三个字拖得老长，后排几个

男生立刻发出心照不宣的哄笑。

我合上模拟卷站起身，余光瞥见菲娜正在摆弄她新染的粉色指甲。

“哟，来了哦。”松哥往塑料凳上拍了拍根本不存在的灰。我挨着他坐下时，听见菲娜把椅子往前拽的刺啦声。

“哎——！”她突然把整副身子压到牌桌上，“我要来！”

HowSheep 的球鞋在桌底踢了我一脚。我转头看他，他正用口型比划“劳拉”，又冲菲娜努了努嘴。

“去挨着菲娜坐。”HowSheep 的手掌重重拍在我后背，疼得我弓起腰。菲娜的睫毛膏在台灯下闪着细碎的亮片，让我想起去年圣诞夜劳拉粘在我围巾上的金粉。

松哥的脏话和起哄声里，我鬼使神差挪到菲娜旁边。她校服袖口蹭过我手背，凉得像初春未化的雪。

“我 JQK！”菲娜甩牌的气势像在扔炸弹，耳坠上的塑料星星撞得叮当响。松哥捏着三张牌笑得浑身发颤，烟灰抖落在她手背：“妹妹，我 JQK 的金花。”

菲娜捂着脸往后仰时，发丝扫过我脖颈。“真心话还是大冒险？”松哥的尾音上扬得诡异。菲娜咬着下唇偷瞄我，指甲在桌面上划出浅浅的白痕：“大冒险吧。”

“大冒险呀！？那你给我和克林顿……………”

当松哥比出十指相扣的手势时，我听见劳拉的书包挂件在记忆深处叮铃一响——那是去年圣诞节我送她的星星铃铛，此刻却像丧钟。

“我不玩了。”我准备离开，不是不想，而是害羞。松哥一把按住我：“给我坐好哟！”我又坐下来，望着菲娜，菲娜开口：“这到底是我的大冒险，还是我们的呀……”菲娜笑了笑，朝我伸手：“喏？”两人十指还是相扣了。

菲娜的手比想象中更凉，掌心潮湿像淋过雨的。我们手指交缠的瞬间，后门传来值日老师的手电筒光柱。HowSheep 猛踹我凳子的那脚，不知是在提醒我躲避，还是在催促我握紧。

第二局菲娜输得更惨。她拽着我胳膊摇晃时，校牌链子滑进我袖口，金属的凉意蛇一般攀上小臂。“我又输了呜啊！”她额头抵着我肩膀，发顶翘起的碎发搔得我下巴发痒。

松哥拍桌子的力度像在拆楼：“真心话！请问你呀——”他故意停顿，直到所有人的呼吸都凝固，“有没有和克林顿 Kiss 过呀？”

菲娜的耳尖瞬间红透，我的手还僵在她指缝里。劳拉第一次牵我时也这么烫。我低头盯着桌缝里卡着的半块橡皮，上面还有劳拉用圆规刻的“R”。菲娜突然抽回手，带

翻了松哥的可乐罐。棕褐色的液体漫过，像一道正在溃烂的旧伤。

第二天，我趴在教室的阳台上，眼神迷离地望着远方，心里不断盘旋着对劳拉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担忧。我担心，最近和菲娜那些暧昧的行为，会不会彻底破坏我和劳拉之间仅存的希望。“如果当初我和老师关系好一点……是不是一切就会不同？”我喃喃自语，心里充满了忏悔与迷茫。

就在这时，我感到身后有东西轻轻捂住了我的眼睛。突然，一双小手调皮地传来一个声音：“猜猜我是谁？”那熟悉的语调让我立刻警觉起来，心跳瞬间加速。我努力辨认，声音里透着温柔，我知道——是菲娜。我不由得低声喊道：“把手放开。”

菲娜听了，立刻松开了我的眼睛，然后歪着头看着我，眼里满是关切：“你怎么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可以和我说说。”

我咽了咽口水，强装镇定：“我还好。”然而，她似乎看穿了我的内心，转过身来，背对着我，说道：“跟我来教室。”

我跟上她，走向她在教室里的座位。到了那里，菲娜示意我坐到她桌子后面的位置上。刚坐下，我便看到她从书包里悄悄取出一件东西，戴上一副手套，然后凑近我，小声地说：“张嘴……”

我还未来得及反应，只觉得一股突如其来的刺激让我下意识地“啊”了一声。只见她熟练地把一根热腾腾的鸡柳塞进我的嘴里，柔声催促：“快吃。”

那一刻，食物的温热似乎驱散了我心中一丝阴霾。待我吞下最后一口后，菲娜又拿出一张纸，温柔地擦拭着我嘴角，接着问道：“我对你好不好？”

“好~”我低声答道，心中竟涌上一股奇异的满足感，仿佛这简单的一刻可以抚平所有烦恼。

回家后，我沉浸在这种新的陪伴的快乐中，心情略显轻松。可就在这时，我的QQ突然跳出一条陌生的信息：“你敢和菲娜玩，你完蛋了。”那一刻，寒意瞬间袭来，我知道，这又惹上了那些不良少年的麻烦。中考迫在眉睫，我真不想再扯进这些无谓的纷争。

那天晚些时候，我发了一条信息给对方：“我们就这样吧，我不是憎恨你……而是……”信息刚发出去，还未等我完整表达心意，对方又回复：“我跟他们说了，他们不会找你的。”

我再也受够了这种折磨，心中的疲惫和无奈让我决定离开学校，断绝一切联系。离开后，我果断地把菲娜也拉黑了，似乎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切断所有令我心烦意乱的牵绊。

时间就这样悄悄过去，几个月后，也正是我和劳拉渐渐和好的时期。虽然过去的

阴影依然隐约存在，但至少我和劳拉的世界开始慢慢重新交织在一起。那时，我偶尔会想起曾经的一切，心中五味杂陈，但也明白，有些人和事，注定只能成为回忆。

关键抉择 搁浅？⁷

“劳拉……”

夜色笼罩着鲁登道夫的小镇广场，月光洒在青石板上，映出我们并肩而行的影子。夜深了，广场上没什么人，只有远处的路灯孤独地亮着，偶尔一阵夜风拂过，带着夏日乡村特有的蛙鸣和蝉声。

劳拉听到我叫她，微微抬头，目光直直地望着我：“怎么了？”

我下意识地盯着她的眼睛，却突然发现，她的目光中透着一种熟悉的温暖，仿佛回到了最初认识的日子。

“为什么要抬起头来看我？”我随口问道。

劳拉眨了眨眼，露出一丝调皮的笑意：“你太高了知道吧，每次都得抬起头看你。”

我被她逗笑了，轻咳了一声：“咳咳……也没几个人能让我低头看她，除了班主任知道吧。”

劳拉忍不住笑出声，轻轻捶了我一下。我假装被她的力道打得后退半步，夸张地揉了揉肩膀：“哎呦，你这力气怎么越来越大了？”

她得意地哼了一声，然后靠在公园的围栏上。我也学着她的样子，趴在围栏上，看着眼前的景色——夜色下的梯田被月光照亮，错落有致的田埂在黑夜中泛着淡淡的银辉，如同静谧的梦境。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香，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宁静而美好。

我忍不住问：“我们还算好朋友吗？”

劳拉偏过头，轻轻一笑，眼里带着一丝戏谑：“当然，你想我怎么回答？”

我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最终只是笑了笑，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中考结束后……

一天，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 SMS 短信。屏幕上显示着菲娜的名字，我点

⁷ 由于有人说原来旧版的结局看起来不爽，这里就交给你们自己抉择吧。

开一看，只有短短一句话：

“我要去旧金山了，你会 Miss me 么？”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感觉。

或许，我始终对菲娜有所亏欠。



关键选择：

在这里，你可以替克林顿做出行动。

| 选择 1：邀约菲娜出来见最后一次面 | 选择 2：不回复信息，继续过自己的生活 |
|---|---|
| 我内心反复盘旋着这条短信，脑海里闪过无数回忆。 | 我也可以选择沉默，不对菲娜的短信做任何回应，将这段往事彻底封存。 |
| <p>我渴望得到一个彻底的答案，哪怕是最后一次见面，也好让所有的疑问、遗憾都得以释然。</p> <p>对于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为了挽留过去的那段感情，更是一次对自我内心的审视和告别。</p> <p>我想知道她是否依然在乎我，是否还有一丝情感留存，哪怕只是一个告别的拥抱。</p> | <p>多年的风雨已经让我明白，有些人和事注定只能成为过去，我不愿再为此牵扯太多情感和精力。</p> <p>我渴望重新开始，专注于自己的学业和未来，不再受过去感情纠葛的困扰。</p> <p>选择不回复，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避免旧情复燃带来的痛苦和困扰，更能获得劳拉的期待。</p> |
| <p>见面后我们可以坦诚交谈，把多年的误会、矛盾、和未曾说出口的心声都说出来，也许能平静地告别。</p> <p>即使最终我们无法重归于好，至少我能放下心中那根长久以来纠结的刺，走出困惑，开始新的生活。</p> <p>此外，如果我选择这么做，可能会让劳拉失望！</p> | <p>我可以慢慢放下那段感情，不再被旧事牵绊，专注于中考和未来的发展，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p> <p>不回复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纷争和情感波动，让我在生活中更稳定、更有方向。不会影响到劳拉那边感觉快要复合的感情。</p> <p>长远来看，这或许能促使我成熟起来，学会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也让自己更加坚强。</p> |
| <p>这次见面可能会让我再次陷入情感的漩涡，无法自拔。她可能带着冷漠或者愤怒的情绪，那种破裂感会让我彻底受伤。</p> <p>还有一种可能是，见面后双方都会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和尴尬，甚至会引发冲突，让一切彻底变得不可挽回。</p> | <p>我可能会留下深深的遗憾和不甘，总觉得自己没有给彼此一个告别的机会，心里始终有些欠缺完整的闭环。</p> <p>菲娜或许会误解我的沉默，觉得我并不在乎她，从而彻底割断最后一丝联系，让内心更加孤独。</p> <p>或者，这种选择会让我后悔，觉得自己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永远失去了和她坦诚面对的机会。</p> |

面对这两个选择，我心里反复权衡：是勇敢面对、坦然告别，还是默默放下、让时间抚平一切？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将深刻影响我接下来的生活和心态。对于我来说，选择哪一个，都意味着必须接受那份好与坏、痛与乐共存的未来。

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请查看对应的章节：

选择 1：查看第 15-A 章。

选择 2：查看第 15-B 章。

图 3 犹豫的。



第十五章 搁浅

在这里，请在上一页做出抉择后选择对应的章节阅读。

A 方向

感觉有什么亏欠菲娜，于是我回信息：“我下周要回布莱恩郡，你来找我玩吗？”准备见最后一面。

我站在客车站的遮阳棚下，手机屏幕被汗水浸得发亮。菲娜的回复跳出来：“好。”简单得像是随手丢的硬币。我把她微信从黑名单拉回来时，指尖黏糊糊的，不知道是融化的冰棍还是冷汗。

第二天客车颠簸着开进鲁登道夫时，菲娜已经蹲在站牌下啃雪糕。她穿着牛仔短裤，腿上的蚊子包红得扎眼。

“去哪儿？”我踢开脚边的烟头，“别让那群烂仔看见。”

她舔着冰棍棍子笑：“天台呗。”

在鲁登道夫这个偏远小镇上，有两幢高高的公寓，象征着这镇上的繁荣。要上天台，必须先进入公寓，而那扇楼门口的身份检验门只对业主开放。

我好奇地问：“你是住哪儿的？”

她撇了撇嘴，“不，我自有办法。”

到了小区里，菲娜从包里拿出一根木棍，试图插进楼下检测门的缝隙里，想触碰那“出门”按钮以开门。但菲娜个子小，根本够不着。我站在一旁，望着她笨拙地用棍子碰碰门边，心里既好笑又担忧。

突然，门外来了两个人，我听到他们的脚步声靠近。心里一紧，我急忙咳了两声：“菲娜……我先走了。”说完，我便冲开人群，飞快地逃离现场。

“你等一下我嘛……”菲娜急切地用木棍喊道，她还在试图解决门的问题。

我跑了没多远，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人追来。还没等我回头，就听见菲娜急促的呼唤，她从我后面扑了上来，突然紧紧抱住我：“好尴尬……”

我一时僵在原地，心跳加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过了好一阵子，我们终于合力找到了办法，进入了天台。

天台上，微风轻拂，月光下我和菲娜趴在公寓的护栏上，望着远处黑黝黝的天际

和低矮的屋顶，。我却一直在喃喃自语，念叨着过去那些不好的经历。菲娜只是静静地听着，眼神柔和，似乎不太愿意打破这份沉默。我也看到了，劳拉家。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终于到了分离的时刻。“抱一个……”菲娜突然低声说。我连忙摆了摆手：“不……”我心里有些抗拒，但她又急切地哀求：“求你了。”看着她手里还握着气球，映着淡淡的月光，我心里一阵软化，张开了双臂，试图给她一个拥抱。

就在那时，突然有人悄然上楼——是那些总围在菲娜身边的不良少年。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他们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不可以！不允许动手……”我低声嘟囔着，心中满是担忧。

那一刻，我的心乱成一团，不知道未来该如何继续……

八月的夜晚

“劳拉，最近心情不好，能陪我出来走走吗？”

她回得很快：“好！什么时候？”

“晚上。”

天色渐暗，路灯昏黄，影子被拉得很长。我们走在公园的小路上，脚下是细碎的石子，四周蝉鸣不绝，远处有人放着收音机，微弱的歌声飘进夜色里。

今天，我没像往常那样主动找话题，只是低着头，慢慢踢着地上的小石子。劳拉察觉到我的沉默，轻轻地侧头看我：“你怎么了？”

我抬起头望向夜空，半晌才说：“……说不出来。”

空气沉默得可怕，像是被夜色吞没。

“小纳？”

“嗯？”她抬起头，眼神有些疑惑。

我低声问：“如果当初我们没分开，现在会怎么样？”

劳拉愣了一下，眼神飘忽，脸颊泛起淡淡的红色。她轻咬了一下嘴唇，语气有些不自然：“……你想让我怎么回答？”

“随便。”

沉默再次笼罩我们，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填补着空隙。

过了好一会儿，我突然伸出手：“小纳，我手冷。”

她被逗笑了：“现在可是夏天啊，你怎么可能手冷？”

我故意晃了晃身体，语气有点撒娇：“啊……”

她轻轻叹了口气，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指尖。她的手微凉，像晚风一样，轻轻地包裹住了我的掌心。

“以前啊……”她低声说道，“我面对你总是有点害羞。”

我偏头看着她：“为什么？”

“因为……你其实还挺帅的，知道吧？”她笑得有些心虚，低头踢了一下脚边的小石子。

“那你害羞什么？我们不是一直都很合拍吗？”

她哼了一声，岔开话题，盯着我的鼻子：“你的脸怎么回事？”

“骑车摔的。”我摸了摸鼻梁，伤口已经结痂，“过几天要去北洋克顿城做手术。”

“哦……”她沉默了一下，忽然抬头看我：“那……你带我去城里玩？”

我点点头：“好。”

车上

我们坐在大巴上，窗外的街灯不断后退，公路旁的田野被夜色笼罩，偶尔有小卖部的霓虹灯发出微弱的光。

“欸，小纳？”

“嗯？”

“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和我一起走晚三？”

劳拉的脸立刻红了，像是被抓住了什么把柄，眼神闪躲：“咩……喜欢。”

我嘴角微微上扬：“猜猜我为什么这么问？”

“为什么？”

“因为你那么内向，平时也不怎么主动找我玩。我以为你会拒绝，结果那天我前桌，连问都没问你，直接通知你：‘放学和克林顿一起走。’”

我停顿了一下，缓缓地笑了：“你当时那个笑容，想藏都藏不住。”

她的脸更红了，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小声嘟囔：“额哈哈……”

车厢里气氛有些微妙，暧昧又带着点不确定性。

她轻轻地说：“其实……我当时是喜欢你的。”

我的心猛地一颤，但她又叹了口气：“可是那时候，事情太多了。”

“你知道吗？”我忽然笑了笑，“我们班主任还说，如果我们能走到最后，她一定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真的假的？”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真的，数学老师也是这么说的。”

我沉默了一下，忽然想起安娜以前的玩笑：“姐夫，如果哪天你把我惹生气了，你们结婚那天，我会紧紧抱住户口本不放手。”

劳拉听了，扑哧笑出声来，车窗外的灯光映在她的眼睛里，亮晶晶的。

北洋克顿城

“来我们学校玩吗？”劳拉问。

“好啊。”

克顿职高的校门口有点破旧，门口摆着几张塑料桌子，有几个老师坐在那儿，偶尔翻着表格，和路过的学生聊几句。

我们走进校园，迎面碰上一个老师，他看了我一眼，突然问：“考虑来我们学校吗？”

我愣了一下：“额……”

老师像是看穿了我的犹豫，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如果我是你，没考上高中的话，我就会来这儿。”

他没说明原因，但我知道，他指的是劳拉。

等老师走远，我们又校园里走了很久，操场上有学生在踢球，教学楼里透着淡黄的灯光。

夜色下，劳拉的侧脸柔和又熟悉，风吹起她的发丝，一切都像从前一样。

好像……只差一个契机，我们就能回到过去。

最终的抉择

几天后，医院。

手术室的红灯还亮着，我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仿佛整座世界都陷入了一种无声的停滞。而门口，劳拉正来回踱步，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眼神里满是焦急和不安。

终于，“叮——”一声，手术室的门开了。

还没等医生出来，她就急不可耐地冲了进去。

我正坐在病床上，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精神还好。看到她冲进来，我咧嘴一笑，伸出手朝她挥了挥。她愣了一下，眼眶有些泛红，下一秒便快步走到我身边，直接抱住了我。

她的拥抱很紧，像是生怕我会消失。

“你好啦？”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压抑着什么。

我轻轻点头：“嗯，不过还得住几天院。”

我从床头拿起一张药单递给她：“帮我去二楼取个药，好吗？”

“好！”她接过单子，转身就跑出了病房。

我望着她的背影，嘴角扬起，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心。

二楼，药房

“请 406 号，克林顿到 3 号窗口取药。”

劳拉拿着药，脚步轻快地回到了病房。但当她推门进去时，却发现我已经睡着了。

她站在门口，望着我的睡颜，犹豫了片刻，轻轻地把药放在桌上。她的眼神中透着柔软，像是终于放下了什么东西。

然后，她走到床边，俯下身，慢慢地靠近我。

我仍然沉浸在梦境中，没察觉到她靠得如此之近。

她轻轻地吻了我。

触碰到的那一刻，她的心跳快得仿佛要冲破胸膛。可她没有后退，反而在这微妙的温度里停留了几秒，然后缓缓起身，脸颊绯红，像是终于鼓起勇气做了她一直不敢做的事。

她站直身子，低头看着我，嘴角扬起一抹浅浅的笑意。

然后，她转身离开，准备去给我买点别的东西。

我在她离开后不久便醒了过来，头有些昏沉，但还是看到了桌上劳拉放好的药袋。她应该是已经回来了吧？我想着，一边伸手去拿药，一边试图下床活动活动。

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猛地推开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闯了进来——是菲娜。

我一时怔住，脑子里还没能反应过来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她则像是终于找到了什么似的，深吸一口气，抬起手，猛地将自己手腕上的住院手环扯了下来，然后用力甩在地上。

那声音清脆而刺耳，在寂静的病房里回荡。

下一秒，她扑到我怀里，死死地抱住我，力道之大，仿佛是要把我嵌进她的身体里一样。

“终于找到你了……”她的声音带着些许沙哑，像是忍了许久才说出口，“你别再走了，我不会再让那些事发生了……”

我的背脊猛地一僵。

“你快走开。”我咬牙，试图推开她，“我不想每次我受伤了，你还坐在原位！”

“不！”她猛地收紧双臂，声音颤抖着，“我好不容易在这里听到你的名字，才找到你的……”

我深吸一口气，理智在情绪的汹涌下逐渐崩塌。我强行推开她，想要让她看清楚现实——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病房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门口。

是劳拉。

她手里拿着两个冰淇淋，原本是想给我个惊喜。可当她看到眼前的场景时，却愣在了原地。

她的目光落在菲娜的身上，又看向了我——在她的视角里，我们还保持着刚刚推开的姿势，彼此靠得很近，而菲娜的眼眶泛红，像是经历了一场久别重逢的拥抱。

气氛死寂。

她的手指微微收紧，冰淇淋被捏得有些变形。

然后，她没有说话，什么都没有说，转身，走了出去。

我猛地回过神，直接推开菲娜冲了出去，可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一盏微黄的走

廊灯闪烁着。

她走了。

这次，我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再回来。

三年后...

我推开了弗德医生的办公室门准备离开，心情沉甸甸的。三年的时间过去，很多事似乎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但心底那些沉默的角落依然充斥着无法愈合的伤口。

弗德医生看着我，像往常一样沉默地点了点头，他的眼神有些深邃，似乎早已看透了我的一切。

“克林顿，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他声音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期待。

我顿了顿，低声开口：“弗德医生.....容我多说一句，我想开了。”

他的眉头微微挑起，似乎在等待我更明确的回答。

我清了清喉咙，继续说：“如果我们初二那年就在一起，或许一切都不一样了。”

弗德医生没有立刻回应，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仿佛在等待着我的内心继续展开。可是，我却没有更多的话语，只是长时间的沉默充满了房间。

“我明白。”他说。

“她给了我几次机会.....”我苦笑了一下，“可是，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风筝，最终还是搁浅了。那段时光，那个曾经让我激动的笑容，现在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模糊而苍白。她的一切似乎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过去，而我却依然无法放下。无法释怀。

我站起来，摆脱了那令人窒息的空间，走出了弗德的办公室。楼道里，空荡荡的，回荡着我每一步的沉重脚步声。脑袋里回响着那些从未被解开的对白，仿佛一切都还在不断重复。她的脸、她的声音、她的笑容——这些都在我的记忆中打转，然而每一次触及，都会让我感到更加痛苦。过去的事，已经无法再改。

走到楼下，我准备推开会所的门，准备离开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

然而，门口的一声呼唤，让我的心猛地停顿了一下。

“克林顿，你也来问询嘛？”那个声音，温柔而熟悉。

我猛地转身，看见她——劳拉，站在那里，眼神温暖，微微一笑。

“好久不见。”她说。

我愣了一下，心中翻腾起了复杂的情绪。三年，仿佛一瞬间就过去了，然而那段曾经的关系却像是深深埋藏在时间的裂缝里，难以抚平的伤疤。

“这是我在三年后，第一次再见到‘小纳’。”

她依然是那个温柔、内敛的女孩，似乎岁月没有改变她什么。可是我呢？我变了。很多事情，我明明早该放下，可是却始终无法忘记。

她走向我，微笑依旧，可我的心却被拉扯成两半——一半是对她的眷恋，一半是对往事的沉痛。她站得不远，却又仿佛隔着千山万水。

“你还好吗？”她的声音轻柔，带着些许的试探。

我轻轻点头，嘴角挤出一丝笑意，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她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然而我知道，时光已经把一切都改变了，所有曾经的可能，已经不再。

“我挺好的。”我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只是.....一些事，还是放不下。”

她的目光中有些黯淡，仿佛瞬间明白了我的心情。她轻轻地叹了口气，似乎也在思考着什么。

“或许，我们都已经走到了各自的路上。”她低声说。

我沉默了，心中的那根线已经彻底断了，剩下的只是无尽的空白。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她，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

是的，风筝已经搁浅。无论多么努力，它再也飞不起来。
.....

正如所言，这一切终究是一个“Bad Ending”。也许，最初的选择就注定了无法避免的结局。就像劳拉曾经说过的那样，她曾烦过我和菲娜走得太近，然而这就是现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走在不同的轨迹上，最终却永远无法交汇。

无论是菲娜，还是劳拉，或者我，终究都不能在彼此的世界里找到一个完美的位置。曾经有过的光景和感情，最终都成了过去的回忆。没有什么比“错过”更深刻的痛。菲娜和我，劳拉和我，所有的关系，仿佛都在时光中慢慢褪色，逐渐消失。

这段感情，就像一只曾飞翔的风筝，最终被遗弃在了那个再也无法触及的角落。我们都曾尝试过，努力过，但终究没有重回原点。走不到一起，才是最真实的结局。而这，便是属于我们的结局。

依据 LeBaor 的真实故事改编。特别感谢：Jiang, Si, Chou.

这一篇终了，你可以看 B 方向继续推进故事。

B 方向

算了，也许不该再见到菲娜。

不回信息了。

还记得早在很久之前，菲娜就给我推过一首歌，是《不该》。里面有一句“缘若尽了就不该再重来~”

我觉得就保持这个状态吧。

我也很想念劳拉...

八月的夜晚

“劳拉，最近心情不好，能陪我出来走走吗？”

她回得很快：“好！什么时候？”

“晚上。”

天色渐暗，路灯昏黄，影子被拉得很长。我们走在公园的小路上，脚下是细碎的石子，四周蝉鸣不绝，远处有人放着收音机，微弱的歌声飘进夜色里。

今天，我没像往常那样主动找话题，只是低着头，慢慢踢着地上的小石子。劳拉察觉到我的沉默，轻轻地侧头看我：“你怎么了？”

我抬起头望向夜空，半晌才说：“.....说不出来。”

空气沉默得可怕，像是被夜色吞没。

“小纳？”

“嗯？”她抬起头，眼神有些疑惑。

我低声问：“如果当初我们没分开，现在会怎么样？”

劳拉愣了一下，眼神飘忽，脸颊泛起淡淡的红色。她轻咬了一下嘴唇，语气有些不自然：“.....你想让我怎么回答？”

“随便。”

沉默再次笼罩我们，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填补着空隙。

过了好一会儿，我突然伸出手：“小纳，我手冷。”

她被逗笑了：“现在可是夏天啊，你怎么可能手冷？”

我故意晃了晃身体，语气有点撒娇：“啊……”

她轻轻叹了口气，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指尖。她的手微凉，像晚风一样，轻轻地包裹住了我的掌心。

“以前啊……”她低声说道，“我面对你总是有点害羞。”

我偏头看着她：“为什么？”

“因为……你其实还挺帅的，知道吧？”她笑得有些心虚，低头踢了一下脚边的小石子。

“那你害羞什么？我们不是一直都很合拍吗？”

“算了，我回家啦！”劳拉看了我的脸决定好了对我说。

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身影，我也很不是滋味。

经历了这么这么多的事情，我从未想过，事情会发生这个样子。

我们能重新联系上，是不是打败了很多很多的人呢？还是说，我们能重新联系上，说明我是不是该释怀了？

此时，有一句话在我脑中回响，是劳拉曾经说的话：

“如果他一直喜欢我，那么我可以等他。”

以前，我给“小纳”推过一首歌，是周杰伦的《爱你没差》。

“我只有不停的飞，直到我将你挽回。”

B 方向没有定下克林顿的结局，请继续。

查看 16 章.

第十六章 新生活

午后的阳光透过教室窗帘，在课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望着那些跳动的光点，突然记起初中时劳拉坐在我前排时，马尾辫在阳光下泛着的金色光泽。那时我还会在课本的空白处写满情诗，而现在，我的笔记本上只有潦草的“晓雯”二字，被反复涂改，像极了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

现在的我总爱和班里的男生一起去旷课，在一些烟雾缭绕的场景中……我还是会想起当年被菲娜堵住的那一天，我衬衫的第二颗纽扣崩落在地上，连同我最后一点天真。自此，我的校服永远敞开衣领，说话时会不自觉用虎口摩挲⁸下巴——就像此刻望着晓雯低头记笔记时垂落的发梢，明明心跳快要把胸腔撞出淤青，脱口而出的却是“不处”。

她的朋友圈背景是北海道冬季的缆车，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把围巾分她一半。我盯着手机直到屏幕暗成镜子，映出自己左耳新打的耳洞，那里本该别着去年劳拉送的银杏叶书签。

风卷起满地银杏叶，我望着它们在空中旋转，忽然觉得，或许青春就是这样，在期待与失落中不断打转，最终归于平静。⁹

晓雯通过好友申请的那天，窗外的梧桐叶正簌簌落下。我盯着手机屏幕，直到它暗成一面镜子，映出我略显局促的脸。曾经，我会在劳拉的动态下写下大段评论，而现在，面对晓雯“我在外面玩”的消息，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悬停了许久，最终只打出了“那好吧”三个字...

过去的种种像一块未完成的拼图，总是缺了最关键的一片。劳拉的离开太突然，像一场没有预告的暴雨，冲刷走了我最后一点勇气。现在的我，连一句“你在哪里玩”都问不出口，仿佛多问一句，就会揭开那些还未愈合的伤口。

但晓雯不一样。她的朋友圈里总是充满阳光——北海道的缆车、樱花树下的野餐、图书馆窗边的咖啡杯。每一张照片都像一扇半开的门，让我忍不住想要走近，却又害怕推门而入后看到的不是我想象中的风景。这么多照片，感觉好有钱的样子。

于是，我选择了另一条路——接近达奇。他像一杯烈酒，热情而直接。我们在篮球场上称兄道弟，在食堂里分享同一份便当。有时候，我会看着他的侧脸出神，想着他是否知道晓雯喜欢在雨天听周杰伦？

某个雨后的傍晚，我和达奇坐在空教室。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拒绝了，却接过了

⁸ “摩挲”是一个汉语词语，读音为 **mó suō**，意思是用手轻轻地抚摸或揉搓。

⁹ 这一大段如果看不懂的话，大概是写的是“我”的感情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更加自我保护，有新的喜欢的人发现对方有对象了，想开始主动却说错话，说明过去影响很大很大。

他递来的耳机。里面放的是晓雯最喜欢的一首歌。

“久未放晴的天空……”

达奇的声音混着窗外的雨声，像一首走调的歌。“晓雯要去做手术了，”他顿了顿，指尖无意识地敲打着课桌，“可能会失忆。”

我手中的笔突然掉在地上，发出一声轻响。抬头望向窗外，雨滴在玻璃上划出蜿蜒的痕迹，像极了晓雯朋友圈里北海道缆车的轨迹。

“其实，”达奇的声音低了下来，“我不是很喜欢她。”这句话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一圈圈涟漪。我望着他，发现他的眼神闪烁，像极了那年被菲娜的朋友们围住的时候，我眼中的恐惧与不安。

“男人最懂男人了，”达奇突然笑了，笑容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你难道猜不出我什么意思吗？”

我沉默着，低头捡起地上的笔。笔尖已经摔弯了，就像我此刻的心情——明明有机会靠近晓雯，却觉得这一切都扭曲得不像话。

“我觉得她太粘人了，”达奇继续说道，“拒绝一个女孩子的心意，总让我觉得愧疚。这一个 nnn……月，我真的很累……”

我盯着他，突然觉得眼前的人变得陌生。“你有点渣，”我轻声说，声音却像一把锋利的刀，划开了我们之间那层薄薄的友情。

“我只是想满足自己，”达奇耸耸肩，“为了我的未来，这段感情迟早会结束。”

我没有回答，只是望着窗外。雨还在下，远处的梧桐树在风中摇曳…

我为什么会喜欢晓雯呢？或许是因为她朋友圈里北海道的雪，或许是因为她低头记笔记时垂落的发梢，又或许，只是因为她是那个在雨天会听周杰伦的女生。

又或者，人总是孤独：

我也很渣？

不行，高中的感情更加细腻，复杂。我想我得开始休息了。

第十七章 晓雯

其实不管达奇这个人怎么样，我觉得他对待朋友还是够意思的，毕竟这么好看的妹仔就直接甩给我了。这让我不禁好奇，达奇真的是这样吗？就像他说的，为了“未来”。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达奇靠在教室的窗边，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玻璃，眼神飘向远方。他深吸一口气，像是要吐出积压已久的秘密。“其实，”他的声音低了下来，“我并不是在高中的时候认识晓雯的。”

我愣了一下，放下手中的笔，“什么意思？”

达奇笑了笑，眼神有些复杂，“她家就在我家附近，初中时我们就认识了。不过，那时候她身边还有一个人——卢斯卡。”

“卢斯卡？”我皱了皱眉，“从来没听你提过。”

达奇点点头，“卢斯卡是个很纯情的家伙，他和晓雯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好。那时候，晓雯家里没人管，她总跑到卢斯卡家玩。卢斯卡的房间里贴满了他们的合照，每一张都笑得特别开心。”

“后来呢？”我忍不住问道。

达奇沉默了一会儿，“后来，卢斯卡不得不离开。他走的那天，晓雯去车站送他，结果在回家的路上出了意外。醒来后，她失忆了，连卢斯卡是谁都不记得了。”

我瞪大了眼睛，“失忆了？”

“对，”达奇叹了口气，“医生说 she 可能永远无法恢复记忆。那时候，她整个人都变了，像一只迷路的蝴蝶，跌跌撞撞的。我看着她那样，心里很难受，就经常去陪她。慢慢地，她对我越来越依赖，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默默点头。

达奇继续说道：“卢斯卡回来后，看到我们在一起，心里肯定不好受。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有时候，晓雯会给我们送奶茶，他总是把自己的那份给我，然后笑着继续工作。我知道，他心里还放不下她。”

“那你呢？”我忍不住问道，“你会觉得愧疚吗？”

达奇苦笑了一下，“愧疚？当然会。但我也知道，晓雯现在需要的是我。卢斯卡明白这一点，所以他选择了退出。我们三个人之间，就这样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我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道：“晓雯的记忆，真的永远恢复不了了吗？”

达奇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有时候，她会盯着一些东西发呆，比如樱花吊坠，或

者旧照片。我问她在想什么，她总是说，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

我叹了口气，“那卢斯卡呢？他怎么样了？”

达奇笑了笑，“他很好，现在和我在一家社团上课。有时候，我们三个人会一起吃饭，像以前一样。晓雯虽然不记得他了，但对他还是很友好。卢斯卡也总是笑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点点头，心里却有些复杂。

达奇拍了拍我的肩膀，“其实，不管晓雯的记忆能不能恢复，我们都希望她能幸福。卢斯卡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可是，你却把她推给我。”

“我感觉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你可以对她更好。抓住机会吧。”

说实话，达奇的声音在空荡的教室里显得格外清晰，窗外的雨点砸在玻璃上，像在敲打着我混乱的思绪。他讲述完和晓雯的往事后，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烟盒上还沾着干涸的咖啡渍，“你要不要试试嘛？”他递过来时，我闻到他袖口残留的消毒水味——和医务室的味道一模一样。

我摇摇头，目光扫过他手腕上崭新的运动手表。表带勒出的红痕还没消退，这让我想起上周体育课，晓雯崴脚时他冲过去的样子。他当时几乎是撞开人群跪在她身边，手指颤抖着连绷带都缠不利索。现在想来，那种慌乱不是出于爱，倒像是某种赎罪。

“听了这些，你还觉得我渣吗？”他突然把烟按灭在窗台上，火星在雨夜里闪了闪，像晓雯朋友圈里那张北海道雪景照中的星光。我没回答，反而盯着他衬衫领口下若隐若现的疤痕——形状像半片樱花，和晓雯后颈的伤痕如出一辙。

第二天午休时，我在图书馆撞见晓雯。她正踮脚够最上层的一本书，袖口滑落露出缠着创可贴的手腕。“需要帮忙吗？”我伸手时，发现她耳后别着枚银杏叶发卡，和劳拉当年别在我课本里的一模一样。

此刻的晓雯却歪头笑道：“达奇说你在打听我们的事？”她指尖划过书脊的动作，像极了劳拉当年抚摸毕业纪念册的样子。

其实，那一切（哪一切？）都是我的幻想，只是想起了孤单的时候曾经陪过我的人。

第十八章 我回来了，鲁登道夫

十一月的鲁登道夫冷得哈气成霜，天气预报说这是三十年来最冷的初冬。我缩在长途大巴最后一排，看着抖音里老家后山那棵歪脖子松树覆了层薄雪，突然想起初中时和劳拉逃课去那里玩过。

“老师，我想请假回去几天。”

“你怎么了？”

“就是想回去休息几天。”

“给你家长打电话吧。”

手指在请假条边缘抠出毛边，班主任签字时钢笔漏了墨，蓝渍晕染在「回家休息」四个字上，像朵冻僵的云。

安街的柏油路裂得更厉害了，行李箱轮子卡进缝里差点绊倒我。街角那家小卖部的老板娘还是爱穿紫棉袄，正往门口泼热水化冰，看见我愣了两秒才拍腿喊：“哎呀这不是小林嘛！长这么高啦！”她身后货架上还摆着初中常买的包面，包装袋上的卡通小人儿都褪了色。

突然，我的初中好朋友 SanZe 给我发来了信息：

“今天吃席的时候遇见了你的‘小纳’了。”

这把我激动得，“来镇上接我。”

“OK，马上来！”

Sanze 的摩托车从巷子口窜出来时，排气管喷出的白烟活像老式火车头。“上来！”他扔给我个起球的毛线头盔，油门一拧差点把我甩下去。风刮得耳朵生疼，他扯着嗓子喊：“待会儿就见到劳拉了，激动不激动？”

宴席棚子搭在打谷场上，二十多张圆桌铺着大塑料布。我刚瞄见劳拉坐在主桌那边，Sanze 就拽着我胳膊往里挤：“你坐这儿！”结果一屁股挨着她爸坐下。老爷子脸红得像关公，满身豪气地掏烟：“小伙子整根华子？”

“叔我真不会抽...”我往后缩了缩。她低头扒拉碗里的粉蒸肉，睫毛在脸上投下小扇子似的影。

她爸突然把啤酒瓶怼到我面前：“不抽烟总该能喝吧？”玻璃瓶还凝着水珠，山城啤酒的商标被冻得发脆。我硬着头皮灌了两口，冰得牙床发酸。桌上手机震个不停，劳拉爸爸伸脖子一看：“哎哟你们小年轻都玩这个农药是吧？带我开黑！”

开局三分钟他射手就送了三个人头，急得直拍桌子：“这什么破英雄腿这么短！”对

面桌的大婶端着粉蒸肉过来添菜，瞅见屏幕直乐：“老刘你行不行啊？”劳拉终于噗嗤笑出声：“爸爸怪不得你拿不到五杀。”，这是我今晚第一次听见她声音。

可他们打了一把王者就走了。

回程路上 Sanze 把摩托车骑成了过山车，后视镜里打谷场的红灯笼越来越小，像浮在雪夜里的一串柿子。

夜晚的空气里还飘着饭菜的余味。

吃席吃到深夜，已经回不了家，我只能去 Sanze 家借宿。路上，车窗外的路灯飞快掠过，我盯着夜色出神，心里某个地方空落落的。

“Sanze。”我低声叫他，嗓音里带着点迟疑，“我想‘小纳’了，怎么办？”

Sanze 一边开车，一边瞥了我一眼，嘴角扬起戏谑的笑意。他掏出手机，熟练地按下语音键，笑着说道：“克林顿说他想你了。”

“诶——你干嘛！”我猛地伸手去抢，他笑着撤回了消息，随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别想了，已经废了，你们。”

他的话像一颗钉子，砸在心里，钝痛。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可心里还是不舒服。

我忽然想起那个夏天——

当初，劳拉决定分开的时候，Sanze 也曾毫不留情地冲我吼：“你为什么非要天天下晚二把她叫出去啊？你有病是吧？”

他的口气凶巴巴的，可我听得出来，那是关心。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怎么回答的，只记得那一刻，我好像第一次意识到，有些东西，是会一点点从手里溜走的。

Sanze 见我还愣着，随手推了推电脑屏幕，“行了，别一副死人脸，玩会儿我的电脑，放松放松。”

第二天早晨，阳光刺眼。

Sanze 开车送我回家，他的车一向开得飞快，我坐在后面，随手掏出手机，打开相机录像。

“你开慢点啊，前面是急弯。”我一边录着视频，一边提醒道。

Sanze 嘴角一扬，单手扶着方向盘，脚下油门没松半分，语气里带着点兴奋：“怕啥？我带你感受一下压弯。”

我从镜头里看着前方的弯道越来越近，Sanze 猛地打了一下方向盘，车身迅速向一侧倾斜。他还以为能稳稳贴着弯角漂过去，可就在轮胎即将触地的一瞬间——

失控了。

地面不是平整的柏油，而是一片松软的泥土，轮胎彻底失去抓地力。那一秒，我的手机还在录像，画面剧烈晃动，天、地、车内，一切都在翻滚。我甚至能清楚地听见自己在视频里的惊叫，还有 Sanze 低声爆出的脏话。

“卧槽！——”“啊...”

车侧翻了。

我的两个膝盖跪在地上，耳朵里是金属撞击和玻璃碎裂的声音，时间被无限拉长，又像是短暂的瞬间。一切终于静止后，天地倒置，我喘着气，胸口起伏剧烈，脸上沾满了尘土。

车上一片狼藉，Sanze 也摔了，喘了口气，语气里还带着几分不服：“淦.....就差一点。”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还停留着刚才的录像，最后定格画面是一片翻转的天空，灰蒙蒙的，就像我的心情。

坠机了。

回到家后，我发了条朋友圈，配上那段视频，等着劳拉的反应。

她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点赞，就好像——我的翻滚、我的坠落、我的不甘，都已经和她毫无关系了。

我发现我有一种心理，就是和她联系减少之后，我总是会发一点朋友圈，尝试吸引她的注意，好像她看都不看。可是，劳拉，如果你真的在我身边，我好想告诉你：“如果不发朋友圈，我拿什么来跟你分享我的日常呢？”

我发现自己有种奇怪的心理，自从和她的联系变少后，我总忍不住发些朋友圈，好像在用这种方式试探，期待她能看到，甚至给我点回应。可每次打开手机，看到点赞列表里没有她的名字，我就知道，她大概连看都没看一眼。劳拉，如果此刻你真的站在我身边，我想鼓起勇气对你说：“如果我不发朋友圈，我还能用什么办法让你知道我的日常呢？你会不会偶尔也想想我呢？”

六月的时候，我们和好了，那段日子一度让我觉得一切都回到了正轨。我们聊天的语气变得柔和，甚至偶尔还会开些小玩笑，我以为我们终于能扛住这段距离带来的考验。可现实总是残酷的，距离像一面无情的镜子，把两个人的心思照得清清楚楚。或许是我以前犯了什么错，自己却浑然不觉，而她早就藏起了失望。

脑海里突然闪过伊莉雅，那个初中时让我印象最深的女孩。那时候她生病了，躺在床上，声音虚弱地说：“我想牵你的手。”那句话像刻在了我心上，单纯又温柔，让人舍不得忘。还有菲娜，那个跳舞和“人际好”的女孩，灵动得像一阵风。最开始

我们似乎有走到一起的可能，可后来现实摆在面前——她有她的舞台，朋友，我有我的平凡，终究是两条不同的路。

至于劳拉，我只能怪自己，怪我没好好珍惜。刚和好的那段时间，她愿意陪我独处，愿意一条条回我的消息，可现在想想，那也许只是她出于礼貌，或者是对过去的某种尊重罢了。可能只是：我呢，却傻乎乎地以为那是感情回温的信号。回过头看，我真是蠢得可以，连她眼底的疲倦都没看出来。

时间不等人，我得收拾收拾心情了。请假的最后几小时，我得赶车回高中学校。车窗外的风景飞快掠过，像我乱成一团的思绪，抓不住，也放不下来。



第十九章 果果

上了高中之后，我才发现日子能这么沉重，像背了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课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老师的目光冷得像要把人钉在座位上，连走廊里的空气都带着股让人窒息的味道。可就在这种灰扑扑的日子里，我居然对一个女孩有了点感觉——就是那个晓雯，刚开学时坐在我前排，扎着普普通通的马尾，笑起来却有种让人安心的暖意。

一开始，我没当回事，以为自己只是随便看看，图个新鲜。可时间一长，我发现这不是玩玩而已。她的存在像是教室里唯一没被压力染灰的角落。每天看着她低头抄笔记，手指偶尔不小心碰到课本边缘，我就觉得心跳快了一拍。日久生情这话，原来是真的。

我决定试着和她搭话，哪怕每次开口前手心都出汗。让我意外的是，她性格好得超乎想象。有次我不小心把水杯碰倒，水洒了她满桌子，我慌得赶紧拿纸巾去擦，生怕她嫌我笨拙。可她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轻轻说了句：“没事，我来吧。”然后默默接过纸巾，自己擦了起来。那一刻，我愣在那里，手还悬在半空，心里却像被什么烫了一下。她的声音软得不像话，可又安静得让人猜不透——是她真的不在意，还是只是不擅长拒绝？

就这样，我们的关系像是蒙了层薄雾，说不清是朋友还是别的。有时候我觉得有点暧昧，比如她会随手递给我一支笔，眼神撞上时嘴角会微微上扬。可转念一想，也许只是她性格好，对谁都这样。我呢，又开始胡思乱想，像从前对劳拉那样，总在揣测她每句话每个动作的意思。课间她跟其他同学笑得开心，我站在旁边看着，心里酸酸的，又不敢凑过去。我想鼓起勇气靠近，却总怕自己看错了信号——万一她根本没那个意思，我不就又成了那个自作多情的人？

盯着课本，脑子里却一片空白，我终于忍不住在心里喊了声：“啊！好烦！”这才读了几天高中啊，怎么就又开始内耗了？我攥紧笔，手心全是汗，觉得自己像是被困在个看不见出口的笼子里。晓雯的事让我心烦，学业的事让我喘不过气，再这么下去，我怕自己真要崩溃。

算了，我不想再撑了。我收拾好书包，鼓起勇气去找班主任。推开门，我低着头说：“老师，我想请假。”

她皱着眉抬头看我，语气里带着点不耐烦：“你又爪子了安？”

“累了，想回家休息一阵子。”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可嗓子还是有点哑。

“你的学习怎么办？班级前几名还是能保住的吧？”她翻了翻桌上的成绩册，像是想提醒我别自暴自弃。

“我自有办法。”我咬了咬牙，没多解释。

老师叹了口气，推了推眼镜：“那你得给家长打电话确认……”

“对了，老师，”我顿了顿，抬起头，“我要签长期的请假条，希望随时能回学校。”

她愣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惊讶：“长期请假？你这要求可少见。好吧，只要你家长同意，我就给上面汇报。上次有个学生退学，我两节课就给她办完了，这种事我还不至于拖。”

老师平时说话挺凶，嗓门大得能在走廊里回荡，可真要说找麻烦，她倒也没怎么为难过我们。至少这一点，我还挺感激的。

手续办完，我背起包，最后去找晓雯告别。她坐在教室靠窗的位置，低头抄着笔记，我走过去，轻声说：“我走了。”

她停下笔，抬头看我一眼，轻轻叹了口气：“哎~”声音软得像一阵风。

“你又怎么了？”我问，心里却有点慌，怕她说出什么让我接不下去的话。

“之前你坐我旁边，上外语课我听不懂，还能偷偷看你刷抖音，或者传个纸条吐槽老师。”她低头笑了笑，手指无意识地卷着纸角，“你这一走，我还不习惯呢。”

我愣了愣，没想到她会这么说。喉咙里像堵了什么，我只能挤出一句：“嗯，我有空会回来的。”说完，我转身就走，没敢回头看她的表情。走廊的风吹过来，冷得刺骨，我却觉得心里烫了一下——她那句“不习惯”，是真的在意我，还是只是随口一说？我又开始胡思乱想，像从前对劳拉那样，猜来猜去，却永远没答案。

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我深深吸了口气，空气里没了教室里那种闷味，自由的感觉像风一样扑过来。可站在路边，看着校门口快速路上来往的车流，那些西装革履的大人赶着去上班，喇叭声和尾气混在一起，我心里却冒出一股说不出的压抑。他们有他们的方向，可我呢？我逃出来了，又能去哪儿？

读书对我来说早就没意思了。学校里没人挨着我，也没我在乎的人。老师讲课像念经，同学聊天我插不上嘴，连晓雯那点模糊的温暖都留在了教室里。高中这地方，像个灰色的框，把我困得喘不过气。既然这样，还不如彻底放手，去玩，去找点别的活路。

我开始混迹街头，找那些跟我一样逃课、不读书的家伙凑在一起。没多久，我就有了个小团体——一群在社会上游荡的家伙。他们不像学校里那些规规矩矩的学生，身上有股野劲儿，抽烟、飙车、满口脏话，像从电影里走出来的混混。说实话，这个团体有点黑，成员里不少是那种喜欢挑事的主儿。有人看谁不顺眼，他们就摩拳擦掌，嘴上喊着“干他”，眼里全是兴奋的光。

我算不上硬实力强，打架时手脚都慢半拍，可奇怪的是，他们每次要搞什么行动

——比如跟隔壁街的混混约架，或者砸谁的车——都会先跑来跟我报告，像汇报工作似的：“克林顿，这事儿你看咋办？要不要多叫几个人？”我点点头，他们就当我同意了，呼啦啦跑去凑人手。我有时候挺纳闷，自己明明不是老大，他们为啥把我当回事？后来想想，可能是我话少，看起来沉得住气，他们觉得我有点“深不可测”的味道吧。

以前，我总有个念头，想保护什么人。记得劳拉初中那会儿被班主任刁难，我站在旁边攥紧拳头却不敢吭声；晓雯抄笔记时被同桌笑字丑，我心里也憋着火。现在呢？带着这帮家伙在街上晃荡，我偶尔会冒出个可笑的想法——这算不算我以前的黑帮梦成真了？哈哈，可笑归可笑，我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真要打起来，我还是会犹豫，脑子里想的不是怎么赢，而是劳拉会不会看不起我，晓雯会不会觉得我变了个人呢？

我家的情况挺特别，父母离了婚，听起来像是挺惨的故事，对吧？不过还好，我后妈对我不赖。我从不叫她“后妈”或者“阿姨”，直接喊“妈妈”，她也从没拿我当外人。她心挺大，每次我出门晃荡，她都会从兜里掏出一百块、一百块地塞给我，笑着说：“没得事，去耍开心点！”我们家条件其实一般，要真有钱，初中那会儿我也不会农村的小破学校里读。可她从没抱怨过，硬是把那点钱省出来给我，我心里挺暖的，也挺愧疚。

那天，我带着富兰克林帮——就是我那群街头兄弟，在街上闲逛。说是帮派，其实就十来个不读书的家伙，平时抽烟吹牛，偶尔跟人瞪眼较劲。我们晃到菜市场附近，正巧撞上了死对头那伙人，一群染着黄毛的家伙，盯着我们就像饿狼看见肉。两边人马没说几句就推搡起来，肩膀撞肩膀，眼看就要抄家伙开干。空气里全是火药味，菜摊的老板娘都吓得缩到一边。

可就在这乱糟糟的场面里，我眼角瞥到一个女孩。她站在水果摊后面，低头切着橙子，手脚麻利，摊子上摆满五颜六色的果汁瓶，像是这灰扑扑市场里唯一的亮色。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脑子一热就想靠近点看看她。我迈开步子，挤过人群，富兰克林帮的兄弟们瞅见我走过去，居然很识相地让开了路。有人还拍了拍我肩膀，低声说：“老大，眼光不错啊。”我懒得理他们，径直走到摊前。

她抬头看见我，眼睛清得像水，带着种单纯的信任感，像是完全没被这街头的戾气污染。我愣了一下，脱口而出：“我要买柠檬汁。”

她笑起来，嘴角弯得像月牙，对着我这个不怎么像好人的顾客也一脸高兴：“好，要几杯？”

我回头扫了眼身后，两边人马还在互相瞪着，气氛紧得像拉满的弓。我心想，干脆玩一把大的，手一挥，比了个“五十”：“五十杯！”

她眨了眨眼，估计没见过这么豪气的订单，但还是点点头，埋头开始榨汁，手忙

脚乱地挤柠檬，橙色的果肉溅了她一手。

周围的家伙们全傻眼了，富兰克林帮的小弟和对面那帮黄毛都停下手，齐刷刷看向我。我扛着这堆目光，摆摆手说：“看什么看？买给你们喝的。”

“这么好？”一个黄毛嘀咕了句，语气里还带着点怀疑。

我没搭腔，靠在摊边看着她忙活。果汁一杯杯摆出来，酸甜的味道飘在空气里，刚刚还剑拔弩张的场面居然慢慢松了下来。有人接过杯子咕咚喝了一口，有人甚至咧嘴笑了。我站在那儿，手插兜里，心里却有点乱——我在干什么？想要帅，还是想让她多看我一眼？脑子里突然闪过劳拉的影子，还有晓雯抄笔记时的侧脸，我赶紧摇了摇头，把这些念头甩开。

我走近几步，低头看着她忙碌的手，忍不住问：“对了，你叫什么名字？看起来挺年轻的。”

她抬起头，笑了笑，声音轻快：“我叫果果。”

等果果把五十杯果汁都榨好，富兰克林帮的兄弟们和对面那帮黄毛队各自拿了杯子，三三两两散开。我挥挥手招呼自己人：“走吧，别在这儿晃了。”对面那伙人也挺识相，喝着果汁骂骂咧咧地走远了。菜市场的喧闹渐渐平息下来，只剩我和果果坐在摊子旁边的小板凳上。她收拾着桌上的果皮，我手里还攥着没喝完的柠檬汁，酸酸甜甜的味道在舌尖上打转。

我瞅了她一眼，她穿得简单，白T恤上沾了点橙汁渍，像是刚从哪个普通初中走出来的女孩。我忍不住问：“你还在上学吧？怎么在这儿卖果汁？”

她停下手里的活，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嗯，没上学了。初中读完就没继续了。”

我刚喝了一口柠檬汁，听到这话差点呛住，咳了两声才缓过来：“啥？为啥不读书了？”

她歪了歪头，笑得单纯：“我不喜欢读书，学校那地方总觉得不适合我，想出来闯闯社会啦。”她的语气轻快，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我盯着她看了几秒，心里有点乱。她跟我差不多大，却已经站在这儿摆摊，而我呢？逃课混日子，连自己想干嘛都搞不清。我抿了抿嘴，问：“那你……找男朋友了没？”

“没有啊。”她摇摇头，手里捏着块抹布擦桌子，“这么早找男朋友，他又不能对我负责。你呢？找女朋友了没？”

“没。”我脱口而出，话一出口才反应过来自己在撒谎。劳拉的影子在我脑子里晃了一下，还有晓雯抄笔记时的侧脸，可我就是不想承认。也不知道为啥，坐在果果旁

边，我只想让她觉得我跟她一样干净，像没被那些乱七八糟的过去缠住。

聊着聊着，我突然心里一紧，像被什么戳了一下。果果这么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站在菜市场里忙活，笑得那么干净，而我呢？整天拿着妈妈给的钱逃课混日子，连自己想要什么都没想清楚。念头一闪，我有点舍不得就这么走开，犹豫了半秒，低声说：“诶，能加个微信吗？”

她抬起头，眼睛弯了弯，爽快地点头：“可以啊。”

我赶紧掏出手机，手指有点笨拙地翻出二维码递过去。她拿出她那台屏幕有点花的小手机，对着扫了一下，屏幕上跳出“添加成功”。我盯着她的头像——一个很有氛围感的女性头像，嘴角不自觉上扬了点。

“加好了。”她冲我笑笑，把手机塞回口袋，继续收拾摊子。我嗯了一声，站起身，手插进兜里攥着那杯喝了一半的柠檬汁。风吹过菜市场，卷起地上的菜叶，我看着她的身影，心里乱糟糟的。果果没读高中却在努力活着，我却在学校外晃荡，像个没方向的风筝。劳拉的事我没抓住，晓雯也没留住，现在呢？

我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走了。”我扔下这句话，转身迈开步子。她似乎说了句“再见”，声音被风盖住，我没回头。

路上，我攥着手机，盯着她的微信名看了半天，最后下定决心——回学校去。不是因为读书多有意思，而是因为我不想再让自己这么飘着，像个连自己都看不起的废物。

出租车停在学校门口，我付了钱下车，站在那扇熟悉又有点陌生的大铁门前，抬头看着“克顿崔家中学”几个字，心里突然闪过果果的身影。她在菜市场忙碌的样子，手上沾着柠檬汁渍，还冲我笑得那么干净。我攥了攥拳头，胸口莫名涌起一股劲儿——她都能那么努力，我总不能一直混下去吧？回学校，好好读一阵子，至少让自己有点方向。

老师给的请假单还揣在兜里，随时进出都行，可我站在这儿，脚却有点沉。随便逃课是方便，可总觉得不太对劲——像是辜负了什么，不只是妈妈给的那几百块，还有果果看我时那双信任的眼睛。我深吸一口气，推开校门，走进去。无论如何，先试试吧。

第二十章 才离开就开始担心今天你过得好吗

回到高中那天，我推开教室门，班主任正站在讲台上翻课本。听见动静，她抬头一看，眼睛瞪得圆圆的，语气里满是惊讶：“耶~克林顿回来了嗦？”

我挠了挠头，尽量让声音听起来稳当点：“嗯，在外面学了点东西，感觉好多了。”

她眯着眼打量我一会儿，哼了声：“行吧，只要别再三天两头请假就成。”我点点头，没多说，心里却有点松了口气——至少她没追问我在外头晃荡的那些事儿。

我下决心改改自己，至少别再那么邋遢随便。以前的T恤皱得像抹布，头发也乱得像鸟窝，现在我开始把衣服熨平，头发也理了理，照镜子时总算不那么讨厌自己了。晓雯第一眼看到我回来，愣了一下，随即嘴角一扬，走过来拍了拍我桌子：“哦哟，回来了哦？你走那会儿，老师都没找人替你位置，现在我又能蹭你的手机看了~”我笑笑，没反驳。初中那会儿沉迷手机的毛病还是没改，上课刷视频、传纸条，晓雯总爱凑过来偷瞄。她语气轻松，可我心里却有点暖——她好像真挺高兴我回来的。

晚上回到宿舍，我没像以前那样抱着手机玩到半夜。洗完澡，躺上床，看着天花板上的霉点，居然早早睡着了。脑子里却忍不住飘过一个念头：明天果果会过得好吗？她还在菜市场挤柠檬汁吗？会不会有谁跟她搭话？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拉过头顶，强迫自己不去想，可那双单纯的眼睛还是晃在眼前。

高中的课还是那么枯燥，老师的粉笔在黑板上吱吱作响，像在锯我的耐心。可教室里坐着晓雯，这个小小的、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的动力，我居然开始愿意认真听一听。她外语课总是抓瞎，皱着眉盯着课本，像只迷路的小猫。我便凑过去，低声教她些简单的英语：“‘xoxo’是亲亲抱抱的意思，‘gf’是女朋友，知道不？”

她眼睛一亮，捂着嘴偷笑：“那‘bf’就是男朋友咯？”我点点头，她又歪头问：“那你有‘gf’没？”我愣了下，心里闪过果果的柠檬汁摊，又赶紧摇头：“没啊。”她笑得更高心了，拿笔在本子上写了个“xoxo”，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心。

看着晓雯，我脑子里却不自觉飘过菲娜的影子。那时候初中，菲娜总爱喂我吃东西，手里捏块巧克力，笑嘻嘻地塞我嘴里……她的笑跟晓雯不一样，带点野劲儿，像风吹过的味道。可有天出了点事儿——一个走读生给我带了一堆零食，薯片、糖果塞满书桌抽屉。我上午吃，下午吃，上课嚼得嘎吱响，乐得忘了形，完全没想起晓雯。

晚上她找到我，声音低低的，带着点委屈：“克林顿……你都不懂得分享吗？今天早上我就看见有人给你带吃的，你上课一直在吃，也不给我留点……”她眼圈红红的，像只被冷落的小狗。我心里暗暗有点爽，故意拖长声：“哦，那给你点吧，真是的。”她却撇撇嘴，声音故意挤出点哭腔：“算了，你不想给就算了。”

我看着她那副模样，莫名觉得有点意思，耸耸肩说：“好吧。”

其实我早该知道，她不是真想要那几块糖，她想要的是我在乎她。可我呢，总学不会把心里的在意说出口。

我试过改变自己，想主动点，像晓雯那样笑得自然，可每次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一股莫名的恐惧拽回去。如果我主动了，她却对我没那意思，岂不是又要重蹈覆辙，像当初跟劳拉那样，满心期待换来一地空落落的疼？我怕得要命，怕再尝一次那种滋味，怕自己连装作无所谓力气都没了。

上课传纸条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多瞄她一眼。她接过纸条，那小手¹⁰轻轻碰过我的，暖得像是冬天的热水袋。我的手凉得像冰，她却一点没嫌弃，只是低头看我写的那句“xoxo”，嘴角偷偷翘起来。我心里痒痒的，顺手牵羊的念头冒了好几次，真想就这么握住她的手，可每次都只敢想想，攥紧笔杆就算了。最近她还戴了个细框眼镜，架在鼻梁上，整个人文静得像书里的女主角。我盯着她抄笔记的侧脸，心想：这丫头，怎么能这么可爱？

周末终于到了，我躺在宿舍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脑子里蹦出富兰克林帮那帮家伙，他们估计还在街角抽烟吹牛，得去看看他们，别又惹出什么乱子。还有果果……她那小摊子还开着吗？会不会还是忙得满手柠檬汁，冲我笑得那么干净？我翻身坐起来，抓起外套，决定出去转转——帮派得管，果果也得见。

我出了校门，脚步有点快，直奔富兰克林帮常聚的街角。还没走近，就听见一阵喧闹，有人喊了声：“哟！老大回来了？”我抬头一看，小五叼着烟，满脸笑地冲我挥手。

“是啊，回来了。”我拍了拍他肩膀，扫了圈周围，“这几天没啥乱子吧？”

“没有，报告！Sir！”他故意立正站好，学着电影里的语气，其他人哄笑起来，气氛热得像夏天的烧烤摊。我们不是什么正经上下级，就是一群凑在一起瞎闹的朋友。我往墙边一靠，看着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聊最近的八卦，心里居然有点踏实。

“待会儿我去看看那天那个卖水果的，你们自己玩。”我扔下这句话，准备转身。

“老大，你对那小妞有意思啊？”小五挤眉弄眼，旁边老黑也凑热闹：“我也觉得那丫头挺好看的，眼睛亮亮的。”

我笑笑，没搭腔，低头掏出手机给果果发消息：“你在哪？”

她回得快：“卖水果啊~”后面还加了个笑脸。我心跳快了一拍，回了句“等着”，就撒腿往菜市场跑。

¹⁰ 克林顿总是觉得别人手小，那是因为他经常玩音游，手指发育稍微好一点。

到了摊子前，她正忙着给人装橙汁，手上沾着果汁渍，低头切水果的样子认真得像幅画。我悄悄拿出手机，咔嚓拍了张照——她穿着那件白T恤，阳光洒在她脸上，单纯得让人挪不开眼。她忙她的，我没打扰，就站在旁边看，等她周围的顾客渐渐散了。

人走得差不多，我才走过去，靠在摊边问：“今天有啥新鲜事吗？”

她抬头看我，笑了笑，眼睛弯成月牙：“还好啊，有你来了啊。”她的语气轻快，像在说件稀松平常的事，可我心里却咯噔一下，嘴角不自觉上扬了点。

说实话，果果身上有种特别的气质，像阳光穿过树叶洒下的光斑，干净得让人心里一暖。在她这儿，我能感觉到一种纯真，像是那种没被世故染过的关怀，连空气都轻了点。

“四天都没给我发信息，你跑哪儿去了？”她一边擦着摊上的水果刀，一边抬头看我，语气里带点小埋怨。

“回学校上课去了。”我靠在摊边，手插兜里，低声答。

“为啥突然想去学校上课了？”她手里的动作没停，眼睛却瞟过来，满是好奇。

“感觉自己有点太颓废了。”我顿了顿，实话实说，“在外头混日子，总觉得不对劲。”

她停下手里的活，认真地盯着我，眨了眨眼：“哦，是这样吗？”然后歪着头，像个老师似的问，“嗯，想说啥呢？知错能改吗你？”

我被她逗笑了，忍不住回：“哈哈，有点吧。”她说话的方式单纯得像个小孩，没半点拐弯抹角，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跟她聊着，心里那层硬壳好像软了点。

“你一天在这儿卖水果不累吗？”我看着她忙碌的身影，忍不住问。

“有钱赚耶！怎么会累呢？”她笑得眼睛眯起来，手里拿了个橙子挥了挥，像在炫耀战利品。

“你一个人在外头，不怕遇到坏人吗？”我皱了皱眉，想起富兰克林帮那群家伙的德行。

她愣了一下，然后歪头想了想，说：“坏人也不一定一直是反派嘛……”她的声音轻快，像在讲个童话故事，我看着她那双清澈的眼睛，一时竟没接上话。

见我俩没再聊下去，果果低头继续擦她的橘子，手指在果皮上蹭来蹭去，动作慢悠悠的，像在发呆。我靠在摊边看着她，心里正琢磨着再说点啥，突然旁边窜出来一个家伙——穿得花里胡哨，校服上写着“克顿职高”，一看就是那种街头混混。他瞥了果果一眼，嘴角一咧，走过去伸手就去抓摊上的橘子，手指还故意往果果手上蹭了

蹭，像在挑衅。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火气，像是被点着了引线，胸口一股保护欲蹿上来。我没多想，胳膊一甩，直接用肘把他顶开。那家伙没站稳，踉跄几步摔地上，嘴里骂了句脏话，瞪着我爬起来。我攥紧拳头盯着他，心跳得像擂鼓，完全忘了自己平时打架都慢半拍。

果果愣住了，手里的橘子掉在桌上，眼神呆呆地看着我，又看看地上的混混。她抿了抿嘴，小声说：“下次别这样直接打人了嘛……”她的声音轻得像叹气，带着点不知所措。我瞅着她那副模样，像是被泼了盆冷水，火气一下灭了，低声回：“好吧。”心里却犯嘀咕：难道果果有自己的办法对付这种人？我这冲动是不是又搞砸了什么？

那混混揉着肩膀站起身，狠狠瞪了我一眼，嘀咕着“等着瞧”就灰溜溜走了。果果默默捡起橘子，继续擦，连头都没抬。我站在旁边，手还攥着拳，脑子里乱糟糟的——有对那家伙的厌恶，也有对果果那句话的困惑。

我正站在果果摊边，手还没松开拳头，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喊声：“克林顿——！”我猛地回头一看，富兰克林帮的三四个兄弟正朝我跑过来，步子急得像踩了风。小五跑在最前面，满头汗，喘着气凑到我耳边，低声说：“咱们帮在玉林公园下面的城郊开发区打起来了，对方人多，乱成一团，得你快去参谋参谋！”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眼角瞥见果果抬头看我。她手里的抹布停在半空，轻轻摇了摇头，眼神里透着点担心，像在无声地说：“别去。”她的目光软得像水，撞在我心上，我愣了半秒。可耳朵里还回荡着小五急促的喘息，脑子里闪过帮派那群家伙的脸——他们平时吊儿郎当，可真有事的时候，总把我当主心骨。我咬了咬牙，兄弟情谊还是压过了那点犹豫，低声对她说：“我得去一趟。”

果果没说话，只是抿着嘴，低头继续擦她的摊子。我转身跟着小五跑开，心里却像塞了块石头，沉甸甸的。玉林公园离这儿不远，旁边就是那片荒得像鬼城的新开发区，杂草丛生，连路灯都没几盏。更近的是克顿职高——我突然一激灵，刚才那混混不就是职高的？难道是他们找上门了，要扯架报复？

第二十一章 到底谁更记仇 谁更麻烦

我一路狂奔到玉林公园下的开发区，远远就听见喊骂声混着脚步踩草的乱响。荒地上两拨人马对峙着，空气里全是火药味。我喘着气挤进人群，眼睛扫了一圈，却突然定住——一个熟悉的身影撞进视线，是劳拉。她站在对面的人堆里，旁边还有她初中那两个朋友，一个染了红毛，一个抱着胳膊瞪我们这边。她在这儿干啥？我心跳猛地漏了一拍，手不自觉攥紧。

我调整了下站姿，缓缓走下去，尽量让自己看起来镇定。观察了一下，对面有 11 个能打的家伙，个个眼神不善；我们这边算上我有 15 人，人数占优，真要干起来胜算不小。可这地方是城边荒地，杂草晃眼，连个路灯都没，谁敢真在这儿动手？我皱着眉，目光又落回劳拉身上。她低着头，手插在卫衣口袋里，像在躲什么。我有好多话想冲她说——“你怎么在这儿？”“你还好吗？”——可喉咙像被堵住，她估计根本不想看见我，尤其是在这种破场面下。

我正琢磨着我们帮派到底惹了什么祸，突然劳拉旁边那个红毛女孩走了出来。她慢慢靠近我，站在我旁边，细声细气地说：“你来了？”

我皱眉看她，声音有点冷：“你找我有事？”

她笑了笑，眼角弯了弯，语气轻得像耳语：“我在这儿等你很久了。”

“嗯？”我脑子里嗡了一下，满头雾水。她谁啊？等我干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小五急匆匆跑过来，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老大，就是那个女的，好像对你有啥仇怨……”他的话没说完，对面人群里有人喊了句脏话，气氛一下绷紧。我瞥了眼劳拉，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得像藏了千句话，然后又迅速低下头。我心乱如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红毛女孩瞪着我，声音尖得像刀子：“你以前总拆散我和男朋友的感情！”

我皱眉，脑子里飞快回想，疑惑地回：“我有吗？那时候我只是问你和 Weder 还有没有机会。”

她还没说话，她旁边那个男朋友——一个叫 StarAng 的家伙跳了出来，气势汹汹，眼神跟 YouHu 那混蛋有一拼：“这难道不是对我女友赤裸裸的挑衅吗？！”他嗓门大得像要炸开，胳膊上青筋都鼓起来了。

我冷笑一声，耸耸肩：“你觉得是就是吧……你巴不得把事儿闹大，StarAng。”

他脸一沉，往前跨了一步，猛地推了我一把：“信不信我锤爆你啊？”我个子不算壮，被他推得后退了两步，差点摔进草丛。可还没等我站稳，富兰克林帮的兄弟们呼啦围上来，小五带头吼道：“要咋子？打人吗？你打得过不？”他们的气势像堵墙，把 StarAng 和他的人逼得顿了顿。

就在这时，对面人群里一个瘦高个站出来，瞅了眼小五，语气一软：“哎哟，这不是伍哥吗？”他犹豫了下，摆摆手退到一边：“算了，我不掺合这破事儿了。”StarAng 的男朋友脸色变了变，眼里闪过一丝慌，可嘴上还是硬撑：“咋子！盯着我看，你就是欠打！”他挥了挥拳头，像是给自己壮胆。

我盯着他，突然觉得有点可笑，忍不住怼回去：“笑死我了哥们，大家都开学去认新人了，你还在这儿扯旧账，真够好笑的。”这话一出，我自己都愣了下——以前我哪

敢这么呛人？可现在不一样了，身后站着兄弟，我腰杆硬了不少。劳拉站在对面，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像是头一次见我这么凶，眼底闪过点惊慌，又有点陌生。我心一紧，差点忘了她还在场。

我深吸口气，压下火气，看了眼红发女孩的男朋友：“我可以让你们走，你觉得呢？你们还少个人，咋打？”我指了指那个退出去的瘦高个，语气冷静下来，想把这事儿了了。

“要不算了吧。”那个红毛女孩抱着 StarAng 说道。

StarAng 的男朋友咬了咬牙，瞪了我一眼，拉着红毛女孩转身就走，低声骂了句什么。对面的人群也散了，只剩一片踩乱的草地。

冲突散场后，劳拉和她的朋友还站在荒地边没走。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低头抠着卫衣袖口，像个局外人。我心里一堆疑问堵着，忍不住一个人走过去，尽量让语气轻松点：“你在这儿干嘛啦？”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底闪过点慌乱，低声回：“啊……我朋友叫我来的。”

我皱眉，瞥了眼她身后的红毛和 StarAng 那伙人：“你跟着他们不怕遭吗？”

她张了张嘴，像要解释什么，却只挤出半句话：“我没得 xu……”话没说完，她叹了口气，“哎，算了。”

我盯着她，胸口像被什么压着，脱口而出：“你现在还在一直逃避。”

她愣住了，手指攥紧袖子，眼圈微微泛红，像是被我戳中了什么。她顿了顿，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我要上课了，我先走了。”说完，她转身就走，脚步匆匆，连头都没回。红毛瞥了我一眼，拉着她加快了步子，很快就混进人群，只剩我站在原地。风吹过，草丛沙沙响，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她逃避什么？初中那段日子，还是我？

劳拉转身走远后，我站在荒地里，风吹得脸发凉，脑子里却翻涌起初中的一堆旧事。那时候她的朋友圈子乱得像一团麻，说不上来的那种乱。安娜，她妹妹，有次偶遇我，看到我，小声说：“她（劳拉）的朋友圈子真的很乱……”我当时没当回事，只觉得安娜小孩子气，可现在想想，那句话像个警钟，早就敲在我耳边。

我突然记起我们快要分开的那段日子。有一天课间，劳拉的一个朋友——那个嗓门大的长发女孩，跑来指着我的鼻子说：“克林顿，我觉得你很渣诶。”劳拉就站在旁边，趴在走廊上看风景，没吭声。

“嗯？怎么了？”我皱眉问，想弄清她为啥这么说。

“就是感觉吧。”她翻了个白眼，懒得解释。

“好吧。”我没再追问，上课铃响了，我转身去操场上体育课。可那句话像根刺，

扎在我心里，走路时脚步都重了点。那一刻，我就感觉这段关系藏着太多问题，像个随时会塌的破房子。

以前放学晚三下课，我俩一起回寝室，她的朋友总围在旁边起哄：“克林顿，你看！别人都会送自己对象手表啥的，你咋不送？”她们笑得大声，劳拉却只是低头看着楼梯，没接话。我嘴上笑笑，心里却堵得慌——啊？买这些东西……可是都不是劳拉叫我买而是你们叫我买……这种场面让我尴尬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也许那时候就该明白，这段感情对我俩来说，都不好过。

我站在荒地上，回过神来，劳拉的身影已经没了。初中那段日子像场梦，暧昧得让人心动，却乱得让人喘不过气。她现在跟红毛、StarAng 混在一起，是不是还在逃避那些乱七八糟的过去？还是说，职高真的会把一个普通乖巧的女孩培养成另一种样子？

我站在荒地边，风吹得脸发麻，不敢让自己想太多。可劳拉转身走掉的样子在我脑子里转个不停，她变得好快，快得让我觉得有点陌生，又觉得有点不自然。以前被班主任拆散那次，她连句商量的话都没跟我说，就那么沉默着，像早就打定主意要跟我分手。我当时满肚子委屈，觉得她是不是压根没在乎过我。难道她家里教她不能搞这些“杂七杂八”的感情？

可想想又不对。初中那会儿我们偷偷谈恋爱，安娜有次给我发信息，偷偷摸摸地说：“我爸多少听说了你俩的事儿，教训了劳拉一顿。不过他说这个年纪要朋友挺正常的，只要别越界就行。”我当时看着手机愣了半天，觉得她爸还挺开明。可劳拉从没跟我提过这茬，连半个字都没漏。她要是真跟我掏心掏肺，怎么会藏着不说？给我的感觉像是，她的心在动摇，可又藏着什么没告诉我。如果她从那时就不喜欢我了，以她那“顺从”又“理性”的性子，早就该干脆跟我分了吧，何必拖着？

是因为她那堆朋友吗？我脑子里闪过红毛、StarAng，还有初中那群起哄的家伙。也许那时候，她是真怕麻烦——怕朋友的眼光，怕老师的责备。她说过好几次，叫我别传纸条，说那是“坏习惯”，可我总当耳旁风，觉得她小题大做。教室里人来人往，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藏着秘密，头顶还有个监控像只冷眼盯着。我呢，被老师抓到好几次，每次她都低着头不吭声，我却傻乎乎觉得那是甜蜜的冒险。

她听了朋友的闲话，还是跟我谈着，可我呢？谈恋爱谈得那么张扬，被抓包那么多次，却没学会收敛。朋友骂我那句“没好好珍惜她”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圈。也许吧，我太主动了，主动得让她喘不过气。她早就暗示过我别那么高调，可我偏偏没听懂。哎，说白了，她怕麻烦，我却一直在给她添麻烦。到头来，她逃了，我还在这儿怪她。

我踢了脚下的石子，抬头看天，灰蒙蒙的，像极了那时候的教室窗户。

想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我摇了摇头，决定回学校去。劳拉的事像团雾，散不开也

抓不住，还是先管好自己吧。走到校门口，保安老张瞅了我一眼，挥挥手让我进。学校里谁都知道我这“随时请假进出”的特权，说实话有点不光彩，可心里却莫名有点得意，像戴了个隐形的徽章。

按规矩，进门得检查学生有没有带手机，前头的几个请假回来的都被翻了包，轮到我，老张却只是笑笑，低声问：“刚刚去了玉林公园吧？”我一愣，心跳快了半拍，脑子里闪过荒地上的乱仗。他咋知道的？我张了张嘴想解释，他却摆摆手：“进去吧，别惹事儿就好。”我懵懵地点头，走进去，心里有点怪——保安都看出我混街头了，我这日子到底算啥？

回学校当然是想看看晓雯。她是我在这儿唯一的盼头，有她在，这破地方才有点意思。进了教室，她正跟前排几个女生笑闹，手里拿张纸条指指点点。我顿了顿，心沉了下去——好吧，我就是个普通人，没啥特别的。我默默放下书包，坐回位置，翻开课本假装看书，眼神却有点飘。

没过一会儿，晓雯忽然走过来，拍了拍我桌子：“喂，你知道这道题咋做不？”她眼镜框后面的大眼睛眨了眨，手里拿张数学卷子。我抬头看她，人瞬间精神了，像被打了针鸡血，心里喊着：“我可以是你的依靠！”可定睛一看，是道函数题，满页的 x 和 y 像乱码。我心一凉，数学是我死穴啊……

“呃，我不会。”我老实交代，声音有点蔫¹¹。

“好吧。”她撇撇嘴，转身走了，留我一个人盯着卷子发呆。

淦！我暗暗骂了句，攥紧笔杆。劳拉的事我搞砸了，晓雯这儿我还想当个靠谱的家伙，连数学都不会咋行？我得好好学数学，至少别再让她失望！

遥想当年，劳拉的数学还不错，初一能考一百多，我初一只考了四十多。

后来我数学考了九十多，她却只能考二十多了。

她也贪玩，感觉上来讲。

¹¹ “蔫”读作“niān”，形容植物枯萎或人无精打采的样子

第二十二章 安娜

数学课上，老师在黑板前讲得口沫横飞，满嘴的函数和公式在我脑子里搅成一团浆糊。我实在听不下去，偷偷从书包里摸出手机，手指一滑，第五人格启动！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像打了鸡血，躲在第一排靠空调的角落，激动地搓着手开局。老师布置完作业就坐回讲台，我低着头，手指在屏幕上飞，耳机里传来的脚步声让我心跳加速，完全忘了教室这地方还有别人。

突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从讲台传来，像擂鼓似的越来越近。我手一抖，心脏差点跳出来，眼看老师下了讲台直冲这边。我脑子里闪过游戏里“振刀”的操作，手忙脚乱地把手机往书箱里塞，可用力过猛，“咚——！”一声巨响，手机撞在书箱壁上，整个教室都安静了。完了，本来老师还没发现我玩手机，现在全班的目光像聚光灯似的扫过来。

“啧。”数学老师站在我面前，声音冷得像冰，手伸得老长，“你懂吧？”

我头皮发麻，天塌了的感觉涌上来，慢吞吞地把手机递过去，心想这下完了。老师接过手机，二话不说甩手就扔给了班主任。我站在办公室门口，低着头等着挨训，可班主任瞅了我一眼，居然笑了：“你小子，又玩游戏？手机还你，别在课堂上搞了。”她把手机塞回我手里，语气里没啥火气。我松了口气，暗暗庆幸跟她关系还算铁。

回到教室，我躲在后排角落，刚准备再开一局，手指还没点到屏幕，手机震了一下——是安娜发来的消息。我心一跳，指尖顿住，点开一看，屏幕上的字让我脑子嗡了一下……

我点开安娜的消息，屏幕上的字让我愣了下：“你跟姐姐见过面了？”

我手指顿了顿，回：“是啊，就昨天。”

“没想到你还留着我的联系方式。”她回得挺快。

“如果你不联系我，我还以为是随便加的网友。”我敲下这句，心里有点别扭。

“哦~”她回了这个，后面没下文。

我知道安娜找我肯定有事，可这么久没联系，冷不丁聊起来怪尴尬的。我咬咬牙，还是问了：“你有啥事？你也学会带手机来学校了？”

她停了一会儿，才回：“就是……姐姐跟那帮人混，我挺担心的。”

我脑子瞬间懵了，这是让我管？手指悬在屏幕上半天，我回：“你以前不是说她朋友圈子很乱吗，那时候你咋没说啥？”

“是啊，可这次不一样。”她回得急了点。

“咋不一样？我帮你。”我敲下这句，胸口有点紧。尽管我跟劳拉现在冷得像冰，可一想到她，我还是放不下来。至于晓雯……说不清，感觉不一样。

“你把她带回鲁登道夫吧。”安娜又发来一条。

“我没车。”我皱眉回。

“找你兄弟借啊。”她语气跟指挥似的。

这小丫头，以前就说过她消息灵通，现在看来真不是吹的。我撇撇嘴，回：“我没驾照。”

“你以前不是说农村路上没人管吗？”她秒回，像是早料到我会推脱。

我盯着屏幕，想装装矜持，可脑子里闪过劳拉昨天在荒地低头的样子，心一软，回：“好吧。”

安娜这丫头挺有意思，跟劳拉不一样。她姐姐情绪像风，一会儿刮过来一会儿又没了，安娜却稳当当的，像个成年人。朋友以前开玩笑说：“今天的朋友，明天的妹妹，最后变小宝贝！”我当时笑笑，现在想想，安娜确实不像劳拉那么飘忽，至少跟她聊着，我不用老猜她在想啥。

安娜的消息让我心里一沉，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半天，最后咬咬牙下了决心——得去找劳拉。可没车我又开不成，我咋办？脑子里蹦出富兰克林帮那帮家伙，他们虽说跟我一样未成年，可总有些门路。我再次抓起外套，出了教室，直奔街角那块他们常聚的地儿。

到了地方，天已经擦黑，路灯昏黄，几个兄弟正蹲在墙根抽烟。小五嘴里叼着根中华，看见我跑过来，吐了个烟圈，懒洋洋喊：“老大，咋啦？你要去干架咩？”

“别扯了。”我喘着气站定，“谁有车？我得借一辆。”

“车？”老黑扔了烟头站起来，咧嘴笑，“你小子啥时候会开车了？”

“不会。”我老实回，顿了顿又补了句，“农村路上没人管，随便开。”

小五哈哈一笑，拍了拍我肩膀：“没学过还敢上路，有我初中挂牌的模样！不过车嘛……”他瞟了眼旁边的小胖，小胖正靠着墙玩手机，怀里抱个破旧摩托头盔。“他家有辆摩托。”

小胖抬头，皱眉瞅我：“你去咋子哇？又不是跑长途。”

“有事儿，得去接个人。”我没细说，低声催，“Please, please.”

“摩托行吗？”小胖站起来，从兜里摸出把钥匙晃了晃，“我爸那辆二手雅马哈，油还剩半箱，就是有点漏机油。”

“行，啥都行。”我接过钥匙，手心有点汗，脑子里全是劳拉昨天低头走掉的样子。

“哎，你真不会开啊？”老黑凑过来，语气半信半疑，“别半途翻沟里，兄弟们还等着你回来喝酒呢。”

“翻不了，信我。”我硬着头皮回，心里却没底。初中时在城头扫了共享电瓶车，我以为雨天也可以随便骑，结果摔得我鼻青脸肿，摩托这玩意儿我连油门在哪都得摸索。可安娜那句“把她带回鲁登道夫”在我脑子里转啊转，我没退路了。

小五看我一脸严肃，扔了烟头，拍拍胸脯：“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算了。”我摆摆手，“我自己来，事儿不多。”其实是不想让他们掺和劳拉的事儿，太乱了，我怕解释不清。

“是不是那个上次扯架那个叫劳拉的哇，藕断丝连？”有人说了一句，但我只是笑了笑。

我跨上那辆破摩托，车身锈得斑斑驳驳，钥匙一拧，引擎突突响了两声差点熄火。小胖喊了句：“油门轻点，别炸了！”我点点头，深吸口气，硬着头皮拧了把手。车子猛地往前一窜，我差点没抓稳，手忙脚乱稳住方向，歪歪扭扭冲上路。风吹得脸生疼，我心里却有点兴奋——没驾照又咋样？农村路上没人管，我得满足安娜的请求。

后面没时间写了，就直接进入《Encore》的尾声了。



[使用文档中出色的引言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或者使用此空间强调要点。要在此页面上的任何位置放置此文本框，只需拖动它。]

没时间写了，进入尾声了。实际上就是我的现实故事要结束了，
等我复合/有新的一（/更多）段感情了就有下一篇了。



Encore (Old) 尾声一

我骑着那辆破摩托，引擎突突响着，一路颠簸奔向玉林公园。风吹得脸生疼，我脑子里却全是劳拉。本以为她在学校，可安娜说她跟红毛那帮人混，我越想越慌。太阳已经落山，公园边那片荒地黑乎乎的，远处传来几声笑骂，我眯眼一看，果然是她——劳拉蹲在地上，深思着，旁边是 StarAng 和几个染毛的家伙，围着个破啤酒箱瞎闹。

我心一下提起来，害怕得要命。她跟这些人混在一起，万一出啥事儿咋办？摩托车刚停稳，我腿一软差点摔下去，扔下车就朝她跑过去。草丛踩得沙沙响，我喘着气在她面前站定，声音有点急：“劳拉，你妹妹让我送你回家。”

她抬头看我，眼神愣了下：“你？”我还是有些许高兴，她没学抽烟。

“你不信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我手已经摸向兜里的手机，心跳快得像擂鼓。

“没有。”她站起来，声音低低的，“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这话像根针扎进我胸口，我愣住了，心颤得厉害，像有股暖流撞上来。“啊，谢谢。”我挤出这句，嗓子干得发不出声。初中那会儿，她从没这么当着我的面直白说过信任我，我一直以为她早把我当空气了。

可还没等我缓过神，StarAng 从旁边晃过来，嘴里嚼着烟草，眼神不善：“你想带人走？就是你想带她走？”他往前跨一步，肩膀撞了我一下，语气里满是挑衅。我后退半步，攥紧拳头，脑子里乱成一团——劳拉刚说了相信我，我不能在这儿怂了。

“如果你想打的话，我乐意奉陪。”

我的语气十分坚定，想想初中劳拉被班主任阴阳的日子，我心里十分不满意。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抉择：

A：呼叫富兰克林的兄弟帮来帮忙。

如果你选择好之后，请查看尾声二的 A 部分。

B：我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一切。

如果你决定选择 B，那么请查看尾声二的 B 部分。

Encore (Old) 尾声二

请根据你选择的结局，查看对应的部分。

A 结局

StarAng 的肩膀狠狠撞过来，我跟踉退了半步，拳头攥得指节发白。他咧嘴冷笑，嘴里喷出烟草味：“想带她走？你算老几？”我瞥了眼劳拉，她站在我身后，低头咬着唇，眼神里藏着点期待又有点慌。我心跳快得像擂鼓，脑子里闪过初中被班主任抓的那股窝囊劲儿——不能再怂了，可我一个人干不过这群混混。

我咬紧牙，摸出手机，手指飞快给小五发消息：“玉林公园，快带人来！”StarAng 看我低头，嗤了声：“咋了，找救兵啊？怂货！”他往前跨一步，挥拳砸过来。我侧身躲了下，拳风擦着耳朵过去，疼得我耳鸣了一下。我没还手，硬撑着抬头瞪他：“你试试。”心里却在默数时间，盼着小五快点到。

没两分钟，远处传来摩托引擎的轰鸣，像野兽低吼。车灯晃得荒地亮如白昼，小五带着老黑、小胖几个兄弟冲过来，跳下车就喊：“谁动老大？”小五手里攥着根甩棍，老黑抄了个空啤酒瓶，小胖喘着气跟在后面，手里还拿个摩托链条。对面的人愣了下，StarAng 骂了句脏话，可眼神明显虚了点。

“干他！”小五吼了一声，冲上去就给了 StarAng 一棍子，砸在他肩膀上。StarAng 吃痛，骂着还手，一拳打在小五脸上，血瞬间从鼻子里淌下来。老黑冲过去，啤酒瓶砸在旁边一个黄毛头上，玻璃碎了一地，黄毛捂着头倒下。小胖挥着链条乱甩，场面一下乱成一团。我没忍住，冲上去踹了 StarAng 一脚，他跟踉跄跄摔进草丛，回头瞪我：“你等着！”

打斗没持续多久，对方人数少，又没啥章法，StarAng 见势不妙，拉着他的人退了，扔下句狠话：“这事儿没完！”小五抹了把鼻血，朝他们背影啐了口唾沫：“跑啥跑？”我喘着气，转头找劳拉。她远远站着，脸色苍白，眼睛死死盯着地上的血迹和碎玻璃，像被吓住了。我走过去，低声说：“走吧，别在这儿耗。”

她抬头看我，眼底没半点温度，像隔了层冰。她点点头，跟着我往摩托那儿走，脚步僵硬。小五在我身后喊：“老大，爽不爽？要不要再追上去干一架？”我摆摆手：“算了，走。”我跨上摩托，劳拉坐上来，手抓着我衣服边，可一点没靠紧，像怕沾上什么。车子突突响着冲出荒地，我感觉得到她在我背后绷得像根弦。

到了鲁登道夫，天已经黑透，街上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她下了车，我以为她会说什么，可她只是低声扔了句：“谢谢。”声音冷得像冬天的风，没回头就往巷子里走。我靠着摩托站那儿，喊了声：“劳拉！”她停了下，没转身。我咬咬牙，问：“你咋了？不高兴？”

她沉默了一会儿，转过身，眼神像刀子：“你打架的样子，我不喜欢。”

我愣住，心像被攥了一下：“我没想打，是他们先动手的。”

“那你叫人来干啥？”她声音低低的，带着点失望，“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克林顿。”

我沉默了。

“他们虽然不是很好的朋友，但我以前就想说，我没得选。只不过，我们再次再见的时候，我没说出口那句话。”

“我……”我张嘴想解释，可喉咙堵得说不出话。以前的我窝囊得连话都不敢多说，可现在呢？我叫兄弟来，是想护她，可她眼里，我像是变了个混混。她没等我回答，转身走了，背影瘦得像片影子，很快消失在巷子尽头。

我站在原地，风吹得身上发冷，手还攥着摩托把手，指节疼得发麻。小五他们开着车过来，远远喊：“老大，干得漂亮！喝酒去不？”我没吭声，脑子里全是劳拉那句“你以前不是这样的”。这场架我赢了，兄弟们拍我肩膀夸我硬气，可我一点没觉得好受。她信我，却看不上我现在的样子。我跨上摩托，低声回了句：“你们去吧，我先回。”

车子开回学校巷子，我停下来，靠着墙点了根烟。烟雾呛得眼睛疼，我盯着夜空发呆。劳拉回家了，可她那眼神像把刀，割开了我俩之间的最后点暖意。我是硬气了，可她离我更远了。手机震了下，是晓雯发来的消息：“你今天咋没来上课？”我没回，掐了烟，脑子里乱糟糟的——劳拉走了，晓雯还在，可我到底想要啥，连自己都搞不清。

B 结局

StarAng 又推了我一把，嘴里骂得难听：“想带她走？做梦！”我胸口火气蹿上来，可一瞥劳拉，她站在那儿，眼里闪着点害怕。我咬紧牙，心想不能在这儿动手——我觉得让劳拉看见了影响不是很好，我不想让她瞧不起。我深吸口气，挡在她身前，低声说：“你先往摩托那儿走，我拦着他。”

她愣了下，点点头，转身小跑开。我回头瞪着 StarAng，硬邦邦地说：“你冲我来，别找她麻烦。”他冷笑一声，拳头砸过来，我没躲开，结结实实挨了一拳，脸火辣辣地疼，眼前一阵黑。我咬牙撑住，又挨了他一脚，踉跄着差点跪下。旁边两个黄毛也围上来，拳脚乱招呼，我只能护着头，闷哼着往后退。

“住手！”劳拉的声音突然响起来，她跑回来，冲到我俩中间，推了 StarAng 一把，“别打了！”她声音有点抖，可 StarAng 没停手，骂着：“你管啥子？滚开！”又挥拳过来，我赶紧拉她胳膊，把她拽到身后。他拳头擦过我肩膀，疼得我倒吸凉气。劳拉急了，喊：“你够了吧……他也是我朋友啊。”可他红着眼，像头野狗，根本劝不动。

我喘着气，顾不上疼，一把抓住劳拉的手：“走！”她愣了下，被我拉着往摩托跑。StarAng 在后面吼：“别跑！”带着人追过来，我跳上车，油门拧到底，摩托猛地窜出去，差点翻沟里。我咬牙稳住方向，劳拉紧紧抓着我腰，风吹得她头发糊在我脸上。身后骂声渐渐远了，我才松了口气，可脸和肩膀疼得像针扎，喘气都费劲。

摩托突突跑了十来分钟，荒地的灯火甩在身后，我找了个路边停下，腿软得站不稳。劳拉下了车，皱眉看我，声音低低的：“你咋样？伤哪儿了？”她伸手碰了下我脸上的淤青，我疼得一缩，她手顿住，眼圈有点红：“你干嘛不还手啊？”

“不想让你看我打架。”我揉着肩膀，挤出个笑，“我觉得你不喜欢我动手动脚的样子，特别是我以前，你捡笔的时候，我按了你的头。”

她咬了咬唇，低声说：“可你这样……傻乎乎的。”她从兜里掏出張皱巴巴的纸巾，递给我，“擦擦血吧，嘴角破了。”我接过来，手抖得差点掉地上，擦了擦，纸巾染红了一片。她站在旁边没走，低头踢着地上的石子，声音小得像耳语：“谢谢你。”

我心跳快了下，喉咙有点堵：“没啥，你没事就好。”她抬头看我一眼，眼里多了点暖意，没初中分手时的那会儿的冷漠。我俩站那儿，风吹得树叶沙沙响，谁也没再说话。我跨上摩托，说：“走吧，送你回鲁登道夫。”她点点头，坐上来，这次抓我衣服的手紧了点，像怕我再跑去挨打。

路上，摩托颠得我肩膀更疼，可她靠着我，我居然觉得没那么难受。车灯晃着前

头的土路，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她劝架的样子，她递纸巾的手，都比以前近了点。可她跟 StarAng 混的事儿，她没解释，我也没问。到了鲁登道夫，巷子口站着个小身影，是安娜。她看见劳拉，眼睛一亮，跑过来抱住她：“姐！你可算回来了！”

劳拉摸了摸她头，没说话。安娜抬头看我，笑得露出牙：“谢谢姐……”她顿了一下，眼珠一转，改口，“谢谢你啊，克林顿。”她估计看出我俩气氛怪怪的，挠挠头补了句：“我姐总算有人管了。”说完，她拉着劳拉往他们屋那个方向里走，回头冲我挥手：“我走了，你保重！”

劳拉被她拽着，回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像想说啥，可最后啥也没说，跟着安娜进了门。我靠着摩托站那儿，脸上的血干了，疼得像裂开。她们姐妹俩的身影消失在巷子里，我买了瓶山城啤酒，想起以前分手的时候我酗酒的日子。劳拉关心我了，可她没留我，甚至没多看我一眼。她回家了，我护了她，可我俩之间，还是隔着什么。

我骑车往回走，夜风吹得身上发冷，脑子里全是她递纸巾的那一刻。她没讨厌我动手，可也没靠近我。手机震了下，是晓雯的消息：“你咋老不回我？”我没回，车开到学校附近，停下来靠着墙抽完那根烟。劳拉的事儿像团雾，散不开也抓不住。安娜谢我，劳拉信我，可我呢？我救了她，却还是搞不清她心里有几分我在。她回了家，我回了学校，日子还得过，可我心里空得像少了块啥。

故事结束

由于后面没有真实故事作参考了，就写不下去了。编的话我真的编不出来。

等 LeBaor 哪天复合了，或者有新的感情了就有下一篇了。

其实，这个新的内容只占了 1/2。有很多在本子上就有提及了。

旧版全文约 1.4 万字，新版全文约有 7.5 万字左右。

相比于旧版，描述得更为全面。

享受摸鱼时光吧！

HuiLan Studio

Encore old story

THE END